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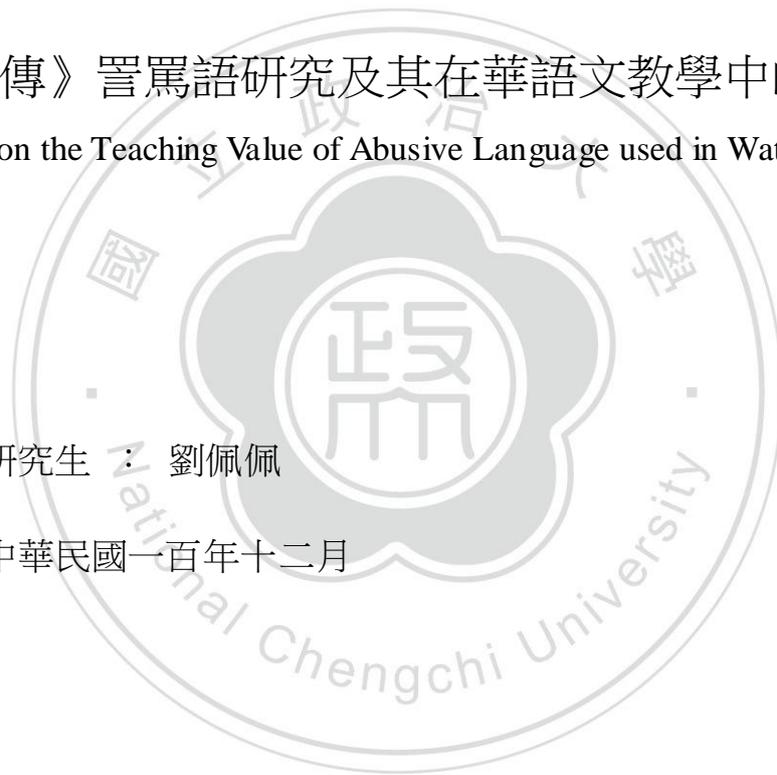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宋韻珊 教授

《水滸傳》詈罵語研究及其在華語文教學中的意義
A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Value of Abusive Language used in Water Margin

研究生：劉佩佩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2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4

第二章 漢語詈罵語的定義、構成與發展

第一節	漢語詈罵語的定義	11
第二節	漢語詈罵語的構成內涵與屬性	13
一、	罵意	
二、	罵語	
三、	罵態	

第三章 《水滸傳》中詈罵語的語義分類

第一節	詈罵詞的分類與類別	
一、	與相貌、生理缺陷有關的詈罵詞	21
二、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的詈罵詞	22
三、	與年齡、性別有關的詈罵詞	26
四、	與地位、身份、種族意識有關的詈罵詞	27
五、	咒死類詈罵詞	30
六、	與骯髒有關的詈罵詞	31
七、	以東西、貨色、動物、植物罵人的詈罵詞	33
八、	與人體器官、排泄物、性有關的詈罵詞	41
九、	其他	43
第二節	詈罵詞分類分析	
一、	語義分辨的認知不同	60
二、	侮辱性不足	61
三、	定義過於寬鬆	62
四、	版本不一以致於用字不同	63

第四章	《水滸傳》中詈罵語的語用習慣	
第一節	詈罵語使用的特有風格	64
第二節	“鳥”字的使用變化多元	64
第三節	前綴詞發達---以“賊”、“老”為例	75
第四節	多項詈罵語連用	79
第五節	語用目的鮮明	
一、	斥責、謾罵	81
二、	侮辱、詛咒	82
三、	厭惡、發泄	83
四、	嘲笑、諷刺	83
五、	調侃、戲謔	84
第五章	從《水滸傳》中詈罵語看社會與文化涵蘊	
第一節	詈罵語風格促成的原因	
一、	生活環境	85
二、	人物身份、性格與修養	86
三、	當代的社會風貌及常民詞彙的普遍使用	87
第二節	詈罵語與社會文化內涵	
一、	人畜物貴賤觀念	88
二、	宗族觀念	89
三、	尊卑等級觀念	90
四、	生死觀念	91
五、	性別差異觀念	92
第六章	詈罵語教學應注意的問題	
第一節	華語文學習者對詈罵語的認知	94
第二節	借助詈罵詞可加深對文學作品的認識	
一、	反映時代背景	99
二、	突出人物形象	100
第三節	認識詈罵語的歷時性與共時性	101

第四節	認識詈罵語的地域差異	104
第五節	注意區分字面詈罵語和實際詈罵語	106
第六節	注意詈罵語的使用場合和對象	108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詈罵語在學術研究與華語文教學上的意義與作用	110
第二節	未來尚待開展的議題與方向	112
參考書目		113
附錄		
一、	《水滸傳》中詈罵文化教學探討之問卷調查（正體版）	118
二、	《水滸傳》中詈罵文化教學探討之問卷調查（簡體版）	123



第一章 緒論

歷來，在全世界各個地方，對於詈罵詞的研究其實並不多，在臺灣地區所得到的相關資訊更是少之又少。本文重點在於探究《水滸傳》書中的詈罵詞，希望能為學術研究增添另一視角，並擴大研究視野。在這一章中，筆者將先就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兩部分來進行闡述。之後，再針對《水滸傳》的作者、版本、朝代及其演變和書中的詈罵詞研究成果做簡要的綜述與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隨著“文明”社會的發展，世人常將詈罵詞視為“不文明”的行為表現，基於這種禮貌原則，學校在課堂學習上也不被重視。

筆者翻找了幾個國家的法律條文，發現大家針對咒罵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定，如：

《防止滋擾和規管乘車規則》(香港法例第 107A 章) 第 12 條規定：“任何人在任何電車廂之內或之上時，不得咒罵，或使用淫褻性或令人反感的語言，或在任何電車廂之內或之上或對電車廂或對公司的任何處所或財產造成滋擾，或干擾任何乘客，使其感到不舒適。”¹

試問：詈罵詞真的有那麼恐怖嗎？甚至沒有任何價值可言？當然，筆者認為杜絕這種有傷風化的社會面貌是有其必要性的，不過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而言，研究詈罵語相關課題對語言學界也是有貢獻的。

1923 年 12 月，周作人應北京大學《歌謠週刊》²紀念增刊之約，撰寫了一篇〈猥褻的歌謠〉，文中強調了該刊的一個重要觀點：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另外，歐陽忠在 1998 年的〈作品中的罵人語不要用“X”代替〉（《出版科學》第 3 期：62 頁）指出：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及朱德熙先生早在 50 年代就指出過，在作品中

¹ <http://www.legislation.gov.hk>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

² 1920 年 12 月 19 日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任主任，繼續徵集中國近世歌謠。1922 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國學門，歌謠研究會併入其中。因徵集材料不夠，歌謠研究會決定創辦《歌謠週刊》，繼續廣泛徵集各地歌謠並展開對歌謠的研究。1922 年 12 月 17 日《歌謠週刊》在北大 25 周年紀念日創刊。(資料摘自網頁：互動百科)

不要用“X”號來代替那些罵人的醜話，因為這是生活的實際，而文學作品是生活的一面忠實的鏡子。

由此可見，身為研究者應認同“所有的文學創作所運用的詈罵詞並不是為了要自我醜化”的這個看法，從表面上看來，它好像正挑釁著道德理倫及社會價值觀，實際上卻能展露出作品的真實性及感染力，所以筆者認為學術界實不應有杜絕詈罵詞的反對聲浪，而這也正是啟發筆者來研究詈罵語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隨著時代轉變，詈罵詞的運用也跟著產生變化，可是隱藏在詈罵詞當中的那一份悠久文化並沒有因此而消失。換言之，現在我們所聽見的詈罵詞原來是有跡可尋的，它與漢族過去的歷史、文化、風俗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身為一個華語文教學的老師，在課程的安排上除了詞彙、語法、句型的教授外，筆者認為文化的傳授也很重要。一般華語文教師在課堂上所設計的教程，多半著重於讓學生賞析優美的文句，對於詈罵詞卻從來不曾去碰觸過。因此，筆者想借探究《水滸傳》一書中的詈罵詞彙進行分類，從而分析該詈罵詞在當時的使用習慣，以明該書中對詈罵詞的定義為何？另外，透過研究這些詈罵詞背後所代表的漢民族文化，也能讓華語文教師在安排教材時能有多一種選擇，讓他們在通過教授詈罵詞的機會，既能提高外國學習者對中華民族的認識，又能提升他們對於作品的理解能力。

總括而言，本文的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幾點：

- 一、探究《水滸傳》書中詈罵語的分類狀況。
- 二、探討《水滸傳》書中詈罵語使用的特有風格。
- 三、瞭解《水滸傳》書中詈罵語與當代社會和文化的深層意涵。
- 四、經由問卷測試結果去探究詈罵語教學是否有其必要性，並提出具體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在研究方法上採用了三種方法，研究步驟則分為四階段，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在撰寫過程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分別是文獻分析法、歸類法以及問卷

調查法三類，今分述如下：

(1) 文獻分析法及歸類法

文獻分析法之步驟如下：

閱覽並整理所蒐集的資料(包括期刊、學位論文、參考書籍、網頁等)
→描述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水滸傳》詈罵語分類→詮釋論文理論之依據

(2)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學術界最廣泛採用的一種調查法，即是依據研究者個別之研究目的而設計出來的工具。儘管它的結果並不能顯示事實的全部，不過問卷調查的結果的確有較高的可靠性及有效性。

本論文通過問卷想要測試母語為華語及母語非華語的學習者對《水滸傳》詈罵語認識的情況，並檢測他們對《水滸傳》中詈罵語的認識程度和將“詈罵語列入華語文教學的接受程度”為何？

1.問卷調查對象：

(A) 60 人是母語為華文的臺灣籍及中國籍大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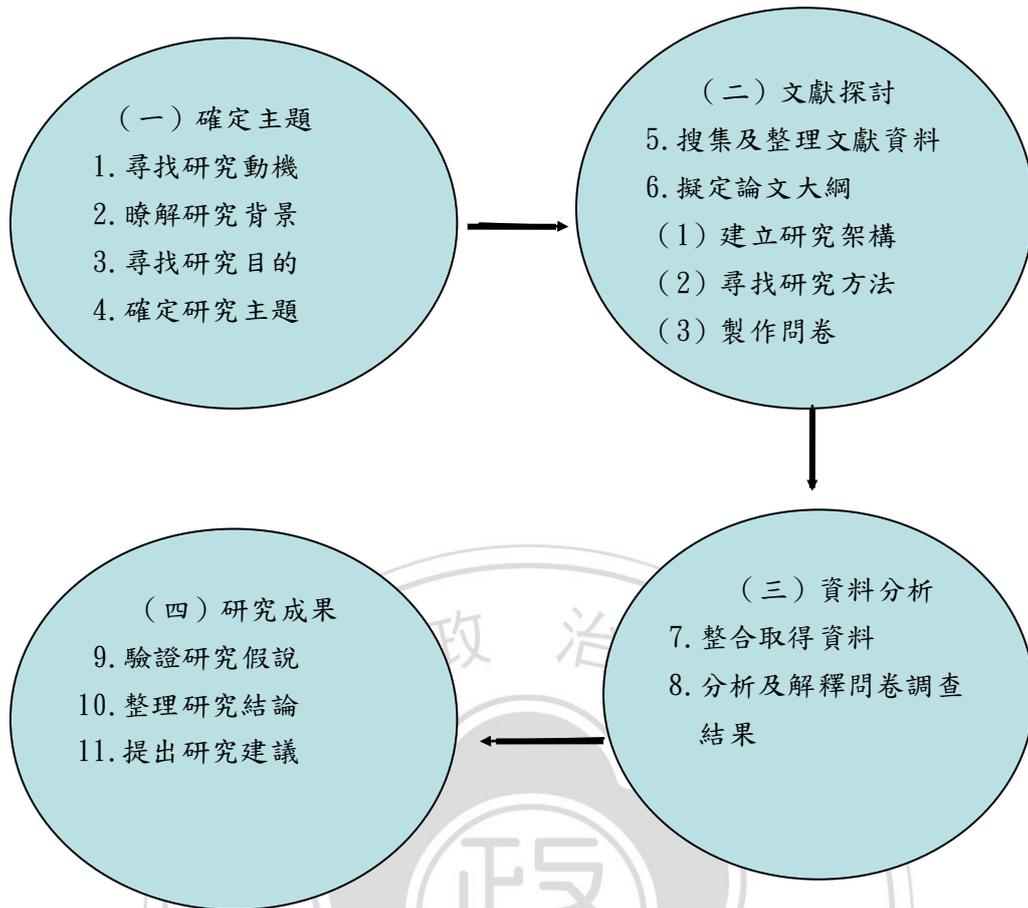
(B) 43 人是母語非華文，且學習華文程度達中級或達 3 年以上的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日本、緬甸、越南及美國籍學習者。

2.問卷調查內容:

由於填寫問卷對象是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因此筆者安排了正體字及簡體字兩種版本的問卷，不希望調查對象因文字的出入而影響研究結果。問卷一共分四部分：一為調查者個人資料；二為對《水滸傳》詈罵語的認識；三為對《水滸傳》內詈罵詞的文化蘊涵認識；四為調查者對詈罵語教學的接受度。筆者希望透過此項問卷，能從中獲悉以上兩類學習者對詈罵詞的基本認知程度，以作為教學授課之參考。

(二) 論文研究步驟

關於本論文的研究步驟一共分為四個階段，工作流程圖如下：



希望藉由以上工作流程的進行，能清楚釐析出《水滸傳》詈罵語的分類及內容，並深入探討詈罵語與文化間的關係。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一)《水滸傳》的作者、版本、流傳及其演變

一、《水滸傳》的作者

截至目前為止，對《水滸傳》的作者考究可說是眾說紛紜，據陳中凡（1998）認為明人對此的論斷有以下五種說法：

一為《水滸傳》是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二為宋人羅中貫編撰；三為元人施耐庵編；四為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五為施耐庵編羅貫中續，金聖嘆說。

另外，陳中凡（1998）在書中也提到明人最早談及《水滸傳》著者的說法，可見於明人高儒的《百川書志》（1540年）卷六《史部·野史》類中：

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宋寇江三十六人之

³據《三國》及《宋江》（《水滸傳》別名）二書：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

事，並從副百有八人，當世尚之，周草窗“癸辛雜誌”中具有百八人混名。

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水滸傳是由施耐庵建立底本、羅貫中編次的這個說法較能受到各界所信服。翻查了我國各大小書店有關《水滸傳》的圖書及教科書資料，筆者發現施耐庵就是《水滸傳》的作者這一說法，已是根深蒂固地烙印在大家腦海裡，成為一個事實。其實，《水滸傳》的形成並非一人，作者或編者的人數也超過一人，據筆者找到的資料，相傳參與編寫的作者除了施耐庵之外，還包括羅貫中、郭勛、余象門、楊定見、金人瑞等。本論文的重點並非在探究《水滸傳》的作者上，因此就據時代最早時即參與《水滸傳》編寫者的施耐庵及羅貫中來進行探析。

《水滸傳》的前身是元朝《大宋宣和遺事》話本⁴。《水滸傳》的故事內容全是來自說故事人的散亂及零碎殘篇，而作家施耐庵只是擔負起了文字整理的責任而已，所以還稱不上是真正的故事及內容創作者。對於這一點，筆者認為學術界不妨仿效《詩經》，因為它是民間詩歌的集成，那麼《水滸傳》就是說故事者的內容匯集了。筆者認為只有清楚分辨“著者”與一般“編者”，才不會再讓大家處於一片又一片濛濛的白霧中。因此，給予廣大閱讀者一個釐清是有其必要性的。

其次，與《水滸傳》另一個扯上關係的人就是羅貫中了，陳松柏（2006）對於“羅貫中編次”這樣的說法提出了別解：

- (1) 他認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四大名著中，除了掛上他編著之名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及《水滸傳》這兩部優秀的長篇巨著外，還有一系列演義小說如《小秦王詞話》、《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三遂平妖傳》等。就羅貫中生平來看並沒有創作小說的跡象，且友人當中也不曾有記載他編書的事件，那麼試問在中國小說史上又有誰能像他一樣有這麼多成功流傳的作品呢？
- (2) 署名“羅貫中編次”的第一本書《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出版非常成功，因此接踵而來的《水滸傳》、《小秦王詞話》等都一一列入“羅貫中編次”的系列中，他認為這有可能都是精明書商借助知名度頗高的羅貫中之名，請人把“水滸故事”話本拼湊編纂而成的。

筆者認為陳松柏這樣的猜想並非是沒有道理的，《水滸傳》成書之前原是《宣和遺事》話本，聽過這種民間口傳故事的聽眾人數很多，如果出版社為了賺錢而

⁴話本，當代的說故事者在說故事之前所記下的粗略短篇故事。

找人來編寫一本膾炙人口的英雄傳奇，那麼要成書也非一件難事。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施、羅兩氏都不應背起《水滸傳》的原作者之名，施氏僅就原話本審訂校正，當中可能以自己的文學背景增添不少精彩情節，使之成為定本。而羅氏只是因悼念已故好友施耐庵而幫他完成心願，才對《水滸傳》加工編次而已，所以這兩者只能稱為是《水滸傳》的編寫者，而非原作者。筆者對陳中凡以上的說法深感贊同，儘管現在已經能確定《水滸傳》的故事內容全是來自說故事人的散亂及零碎殘篇，而作家施耐庵及羅貫中只能是擔當起了文字整理的責任而已。對於這一重要訊息，筆者衷心希望大家能拋開誤解，重新接納這件事實的真相。

二、《水滸傳》的版本

現傳《水滸傳》的版本相當複雜，大致市面上可見的有簡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三種）及繁本（一百一十回、一百一十五回、一百二十回及一百二十四回等）兩種體系。簡單來說，繁本就是對故事情節發展的細節描寫地細致；簡本的文字會較繁本簡約，故事描寫也顯得粗略。如今，最早的版本已經亡佚了，馬成生⁵在《水滸通論》（1994年）一書中提道：“魯迅說：‘現存之《水滸傳》則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 (1)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為《英雄譜》。……惟文同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內容與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適文存》三）。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亦此類。
- (2) 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百川書志》六），即明嘉靖時武定侯郭勳家所傳之本，“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野獲編》五），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題為“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惟於文辭，乃大有增刪，幾乎改觀，除去惡詩，增益駢語；描寫亦愈入細微。

⁵ 馬成生，1931年12月生，浙江縣人，現年79歲。他曾擔任杭州師範大學教授工作。此外，還分別當上了浙江省《水滸》研究會會長，兼任中國《水滸》學會常務理事與該會會刊《水滸爭鳴》編委等多項有關《水滸》的研究。

(3)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與李贄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楊定見序。……全書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與字句稍有更定。

(4)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正傳七十回，楔子一回，實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題"東都施耐庵撰"，為金人瑞字聖歎所傳，自雲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受天書之後，即以盧俊義夢全夥被縛於張叔夜終，……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

為了尋求其完整性，筆者在本論文中所選擇的版本，是依據臺灣古籍出版社於 2005 年出版的《忠義水滸全傳》古書的一百二十回本，分為上下兩冊。希望在全本內容比較詳盡的情況下，能讓本論文的研究成果更為準確。

三、《水滸傳》的流傳及演變

《水滸》故事的流傳、演變和發展極為複雜，宋玄伯在《水滸小說研究綜述》和焦循在《據說》卷五中，同樣認為《大宋宣和遺事》是《水滸》內容的來源。由宋代的話本到元代的戲曲，直到明清章回小說寫定，它經歷的是五百多年漫長的歷程。根據宋金民在《水滸故事在元代沒有定型》（2010）提及最早對《水滸》故事演變進行分期的是李玄伯，他將它分為以下四期：

- (1) 北宋末年至南宋末年：從口傳變成筆記水滸故事階段。
- (2) 約元明之間：由許多短篇筆記連貫成長篇章回體的水滸故事階段。
- (3) 約明代：將分散的多篇《水滸》長篇故事聯合成單一的《水滸傳》階段。
- (4) 明代：七十回本。

此後，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1957）⁶、趙聰《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1983）⁷、夏夢菊《水滸傳演變史新論》（1990）⁸等，也對水滸故事的演變階段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力圖為這部巨著推論出完整的發展脈絡。由於水滸故事的史料缺乏，變化性及可能性極高，所以學界始終各執一詞，造成諸多爭議。

鄭振鐸在《《水滸傳》的演變》（1998）中對水滸故事發展的經過做了以下

⁶（從宋室南渡直到元代）分成三期理論：萌芽茁發期、融合鍛鑄期和凝固定型期。

⁷分成五個階段：傳說—說話—話本小說—元雜劇—章回小說

⁸（宋代說話到金聖嘆腰斬水滸）分成五個階段：萌芽期、發育期、發展期、成熟期、定型期

的圖示：



根據以上的歷程圖，我們發現諸位作者在水滸的故事內容上都不斷地在作增刪，沒有規律可循，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故事的原貌似乎是固定的，後期的作者所作的只是“放大”某一些自己喜歡的部分而已。經由此圖，可見它與我們之前所提及的，最早為《水滸傳》分期的李玄伯所提到的四期，似乎看來更為相近。

(二) 關於《水滸傳》中詈罵語的相關研究

到目前為止，漢語詈罵詞對現今語言學界而言，算是個頗為關注的研究題材，因此生產出的成果數目繁多。研究成果呈現形式略分為：一為專書類⁹、二為期刊或學位論文類¹⁰、三為網路雜談¹¹、四為詞典¹²；而內容形式有漢語詈罵考究¹³、單一專書詈罵詞的考究¹⁴、跨學科詈罵考究¹⁵等。

在過去的資料中，筆者發現前人以文學作品中的詈罵詞作為學位論文研究的有不少，而以《紅樓夢》作為研究對象的最多，如：張平(2005, 廣西師範大學)、王琴(2006, 西南大學)等人。此外，還有許雪芬的《《三言》詈罵語探討》(2005, 玄奘大學)則是臺灣唯一研究文學作品中詈罵語的代表作。因此，筆者借由這次難得的機會發展新的方向--《水滸傳》，希望能為這本著作中的詈罵詞做一個整理及分析，開拓出新的視野。

《水滸傳》這一本家喻戶曉的名著從古流傳至今，經由許多學者用心鑽研，研究成果不勝枚舉，可是要搜集有關該書中詈罵詞的相關資料還真不簡單。《水滸傳》出自宋元人之手，其中的詞語就是當代一般百姓常用的，由於時代變遷，後來的學者就編輯出好幾部有關《水滸傳》的詞彙詞典，如：胡竹穆《水滸詞典》(1989)、李法白、劉鏡芙《水滸語詞詞典》(1989.7)等。這一些專書詞典提供了《水滸傳》字詞研究者很大的幫助，也為讀者在面對書中繁多的方言詞時，提供了理解上的便利。

雖然對於《水滸傳》詈罵詞的專書研究至今尚未出現，可是劉福根《漢語詈

⁹ 例如：劉福根 2008.4 《漢語詈詞研究—漢語罵詈小史》，浙江人民出版社、李炳澤 1997《咒與罵》，河北人民出版社、文孟君 1998.2 《罵詈語》，新華出版社

¹⁰ 例如：胡劍波 2009 <我國詈罵研究綜述>，《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卷第2期：137-142頁、吳曉燕 2009.6 <漢語詈罵使用的性別差異及其原因分析>，《社會科學論壇（文學歷史）》141-144頁、薑明秀 2007 《漢語詈罵研究》，中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¹¹ 例如：再談髒話

(<http://hope-season.xanga.com/698238203/%E5%86%8D%E8%AB%87%E9%AB%92%E8%A9%B1/>)、漢語詈罵小史：文學中的罵人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0/8476749.html>)

¹² 例如：余雲華 1990《醜語大觀》，河北人民出版社

¹³ 例如：張儀良 2008 <漢語疾病詈詞初探>，《華師學院學報》第一期第26卷：101-104頁、譚芳芳 2009 <近二十年來漢語詈詞詈語研究綜述>，《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期：71-73頁

¹⁴ 例如：鮑廷毅 1994 <短了罵詈，成不的《金瓶梅》>，《棗莊師專學報》第3期：11-16頁、李玫瑩 2005 <《水滸全傳》中的罵詈語>，《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59-61頁

¹⁵ 例如：吳恩鋒、全曉雲 2007 <詈語的語用認知價值探討>，《術語標準化與資訊技術》第2期：26-30頁、王燕 2005 <宗教及性詈罵的文化闡釋>，《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2期：37-39頁、邱慶山 2004 <漢語詈語致詈方式的文化心理>，《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7頁

詞研究—漢語罵詈小史》(2008.4)一書卻為筆者在論文撰寫上提供了很重要的引領角色。劉氏對先秦到明清六個時期的詈罵詞進行分期探討，並從縱橫兩面徹底考察，使得研究成果既具深度又客觀。在書中的第五章：宋元詈詞的轉型中也透徹地為當代的詈罵詞提出了十種分類。可惜的是對於《水滸傳》詈罵詞的種類並未特別深入研究，不過劉氏卻能藉由該朝代的其他詈罵詞去追溯回《水滸傳》中的詈罵詞起源，相當不易。

單篇研究《水滸傳》的論文也有不少，主要是集中在方言、108條好漢綽號詞語、俗語等的研究上。其中較有趣的是有關“鳥”¹⁶在《水滸傳》中被大量使用的研討，由此可見它是個極富表現力的口語用詞，所以才會引起不少學者對該詞進行探究。對於該詞總量的統計諸家各有不同，王靜《〈水滸全傳〉辭彙研究》(2008)為199次；陳思坤《論〈水滸傳〉中的詈罵詞“鳥”》(2000)有178次；胡士雲《罵人話及罵人話研究雜談》(1997)則是157次。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本論文所採用的古籍版本中，有好幾處的“鳥”字與中央研究院的語料庫內的《水滸傳》版本有著很不一致的現象。因此，筆者在論文中的一切資料是以手中的《水滸傳》用書為依據。

此外，詈罵詞是構成《水滸傳》語言特色的重要部分，所以要為《水滸傳》的詈罵詞做統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王靜《〈水滸全傳〉辭彙研究》(2008)中統計《水滸傳》中的詈罵詞共計378個；李玫瑩《〈水滸全傳〉中的罵詈語》(2005)則統計有337個；王琴《〈紅樓夢〉罵詈語研究(附錄)》(2006)為335個。以上諸位學者的統計各有其說，但並未清楚說明篩選詈罵詞的依據為何，因此筆者力圖在這方面多花點心力，希望能較客觀地重整出書中的詈罵詞。

經過長時間的搜集，筆者發現有關詈罵語言與文化關係的相關資料甚多，無論是中文還是外語學習都有提及，其中主要是淺析文化中粗俗語的運用、探源中英咒罵詞差異的文化、詈罵語與社會文化間的關係等。著名語言學家柏默(L.R.PALMER)《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1936)¹⁷說過：“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相成的，他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啟發。”由此可見，通過詈罵語的使用可直接反映民族本身的文化，它能忠實反映現實生活、社會道德觀及民族特色。因此，筆者認為若能把文學作品中的詈罵語也列入華語文教學中，應可加深學習者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瞭解。

¹⁶《水滸語詞詞典》(第72頁)：“鳥”是“屌”的借字，指男子的生殖器，常用以罵人；有時也並非罵人，只是夾雜在語句裏，成為一種粗野的口頭語。

¹⁷柏默的觀點轉引自羅常培：《語言與文化》(2004)。

第二章 漢語詈罵語的定義、構成與發展

歷來學者們對“詈罵”這種語言現象採用了許多不同的術語，對其所下之定義也不盡相同。因此，筆者在本章試圖為“詈罵”一詞作明確的界定，並列出其構成成份，最後再對詈罵詞的發展史作一完整性的整理。

第一節 漢語詈罵語的定義

詈罵語言行為的歷史可說十分悠久，就陝西師範大學的牛慧芳於 2005 年的碩士論文中提到了“詈”和“罵”兩字的出現前後有別，以《左傳》作為分界。牛氏發現在《左傳》之前皆是以“詈”表示“惡言相加”之義；在《左傳》時，開始見到“罵”字的足跡。另外，據冬春軒於 2010 年 5 月 26 日在《澳門日報》發表的文章中提到“王筠¹⁸作了補充，“詈，見《詩》、《書》，是周語也；罵，見《史記》，是漢語也。”從以上學者的論述中，清楚說明了“詈”和“罵”是不同時期的古代用語，它們是隨著時代、空間不同而產生的同義詞。

“詈”“罵”是出於不同時代的語詞，經《說文解字》的解說，我們發現《說文·網部》：“詈，罵也，從網從言，網罽人。”及《說文·網部》：“罵，詈也，從網馬聲。”的注釋中，這兩個字其實是互訓的，屬於同義關係。與之同時，學者也把與“詈”“罵”相近意義的詞語也拿來做組合，按《漢語大詞典》我們舉出了幾個例子：咒罵、呵罵、吼罵、訕罵、謗罵、唾罵、吐罵、毀罵、啐罵、惱罵、嘲詈、責詈、刺詈、忿詈、穢詈、詈侮、肆詈、毒詈等等。此后，學界甚至針對“詈”“罵”的言語行為創出了以表示相近之義、而貌似已非的全新複合詞，如：詈斥、詈謾、詈詰、咒語、詈讓、啐辱、譏詈、謾啐等。儘管語言學者以“詈語”¹⁹或“罵語”²⁰來相稱，或是以“詈罵語”²¹或“罵詈語”²²這種連用現象來相稱，筆者在本論文均以“詈罵”表示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詈罵是一種從遠古即已存在的特殊語言行為，但卻往往需依賴於詈罵語才能真正表現出來。不少學者以《現代漢語詞典》的“罵，用粗野或惡意的話侮辱

¹⁸ 王筠，清朝語言學家，飽讀經史，對《說文》專研最深，此后作了《說文句讀》、《說文釋例》、《說文句讀》一書共 20 卷，當中採擷了眾多說文大家的著作，辨其正誤，再加入己見而成書。

¹⁹ 例如：李朵 1999〈古代漢語詈語中的文化蘊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第 2 期：65-68

²⁰ 例如：陳開舉 2008〈英漢罵語的文化心理分析〉《江含論壇》；126-129

²¹ 例如：江結寶 2000〈詈罵的構成與分類〉《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9 卷第 1 期

²² 例如：李攻瑩 2005〈《水滸全傳》中的罵詈語〉《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59-61

人”、“罵，斥責”及《辭海》的“罵，以惡言加人”的解釋為基礎，重新為它作了更完善的詮釋。文孟君（1998）視詈罵為一種行為、一種活動及一種現象，而使人遭受恥辱的粗野或惡意的話語就是“詈罵語”了；李玫瑩（2005）認為詈罵語是用來進行謾罵的粗野的或惡意的語言，它可以是惡意也可以是無惡意的；張廷興（1994）認為詈語就是罵人的話，它有獨特的交際功能，它能夠更有力量地表達在特定場合下的特定情緒；劉福根（1997）將詈罵詞的範圍擴大，當中包括惡言惡語、粗言粗語、淫語穢語等等。這些增設的語義似乎讓原本單調的“詈罵”一詞有了更加不一樣的面貌。

胡士雲（1997）認為侮辱人是罵人話的首要因素，如果它不用來侮辱人，自然不應該是罵人話。胡氏這樣的說法與江結寶（2003）所提出的“這些權威性的解釋都認為罵的對象是他人，其實並不盡然，有些場合人們也罵自己。”有著很不一樣的看法。對於江氏的說法，筆者也深感贊同，如：

紫鵑本是想著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下淚來。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若是看著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心躁起來，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甚麼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己才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余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裏倒覺清淨。（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從上文中，儘管在話中出現的代詞是“你”，可是我們依然可以知道“你”所指的非他人，卻是說話者紫鵑本身。其意圖是想通過自責喚醒內心的另一個自己，從而達致平衡心理的目的。這樣看起來責罵自己似乎與責罵他人有著相同的功效，所以筆者認為罵人或罵己都是詈罵語所該概括的範圍。

總括而言，筆者為“詈罵語”的定義作了以下幾點歸納：

- (1) 凡是粗俗、野蠻的用詞都是構成詈罵語的主要成分，不過在程度上必須達致“侮辱”才能真正列入詈罵語之中。
- (2) 詈罵語的目的是為了平衡自己的心理，所以對話的對象可以是自己或他人。
- (3) 詈罵行為必是通過詈罵語呈現，沒有使用詈罵語就不是詈罵行為，兩者需共存。

第二節 漢語詈罵語的構成內涵與屬性

回顧學者們認為構成詈罵語的元素有哪些？罵意與罵語兩項似乎都是大家共同認同的，但對於罵態卻不然。筆者認為詈罵語的組成除了語言本身的內部結構外，罵者非語言的外部罵姿也是很重要的，詈罵語需經由三者的結合才能展現出詈罵的精髓。

(一) 罵意

罵意是指激起詈罵者產生詈罵情緒的目的，學者們對此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因程度參差不一，所以內容包括的範圍變得更加寬泛，包括憎恨、憤怒、嫉妒、鄙夷、不滿、焦慮、興奮、侮辱、憤激等皆可歸入罵意中，如：

- (1) 我們在後面罵著：“都他媽滾！少跟我們套近乎！我們誰的同志都不是！”（王朔《一點兒正經沒有》）（表憤怒，不滿）
- (2) “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卻聽別人調遣？”（南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回》）（表憤怒，不滿）
- (3) “你吃了我的黃瓜，滿肚子生癌，癌死你這個老雜種！”（莫言《歡樂》）（表憎恨）
- (4) “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劉肅《大唐新語·卷八》）（表嫉妒）
- (5) “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死，你就死吧！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郭沫若《殘春》）（表侮辱、憤怒、憤激）
- (6) 宋江在馬上指道：“你這廝是睦州一夥村夫，量你有甚麼福祿，妄要圖王霸業，不如及早投降，免汝一死……”（施耐庵《水滸傳·第一百十三回》）（表鄙夷）

從孫順霖在《中國罵文化趣談》（2000年）一書中發現作者將罵的目的分成了五類，包括：感情的宣泄、精神的慰藉、無聊的排遣、友情的加深、戰鬥的利器。其中，筆者對於“無聊的排遣”這項極感興趣，孫氏在文中不斷強調這種詈罵語只在“閑暇無事”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其功能。可見，這種罵意是經過罵者故意去塑造的，它是不帶惡意的，因此與一般學者所認定的“詈罵語中有侮辱成分”似乎頗為不同。

另外，孫氏提及的“友情的加深”這項就顯得較狹義了，他將“罵著”與“被罵著”只鎖定在朋友關係之上，然而其他人（如：親人、老師與學生、雇主與員工等）的關係卻一概不被列入其中，這種狹義認定比較不符合人性，因人與人之間除了友誼外，其實還建立在許多不同層面的關係上，因此，筆者對於孫氏此項狹義的觀點較不認同。

（二）罵語

罵語既是詈罵者所使用的詈罵語詞，它可經由字、詞、句三種模式形成，罵者所選用的詈罵內容部分有時會因族群和地方有異而流露出一樣的特有色彩。例如：食蕉，在粵語中，這句罵人的話充分展現了罵者的不滿情緒，認為他人在說話或做事時並未經過思考之意，而香蕉這個名詞對說粵語的人而言，就散發了一種另類的貶意色彩，有別於其他族群。

在詈罵語的內容分類上，學者前賢們分別提出不一樣的看法：

柏梅（2009）認為詈罵內容就民族文化、等級輩份傳統及性別輩份差異的內在關係而分為四級：與低級動物有關、與性及排泄有關、與宗教有關、與死亡疾病等災禍有關。

孟昭水（2006）從致詈的角度探討詈罵語的內容共分為五大類：詛咒類詈語、禁忌類詈語、貶損類詈語、歧視類詈語、違背倫理道德類詈語。這樣的分類法與其他人的分類相較，顯得比較廣泛，如：詛咒類詈語所涉及的範圍就有宗教、鬼神、死亡、疾病等，但如果僅以“詛咒類詈語”一詞來含括，就顯得太籠統了。

李佳源，廖德明（2007）就髒話的社會結構將它分成了四類：一為以男性、女性的性器官和性行為為對象的髒話；二為以家庭譜系成員為對象，在輩份上佔便宜；三為把對方比擬成動物或者是牲口；四為把對方比擬成骯髒物、污濁和無價值的東西。對於李氏和廖氏這兩位學者所提出的第四類是個比較新鮮的看法，基本上“無價值的東西”也是時常出現的詈罵語。

在眾多學者中，將詈罵語分類地最為詳盡的是劉福根（1997）的十一類：與相貌、生理缺陷有關的詈語；斥人低能的詈詞；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的詈詞；與年齡、性別有關的詈詞；與地位身份、職業有關的詈詞；咒死類詈詞；與種、族意識有關的詈詞；與鬼神等有關的詈詞；以東西、貨色等罵人的詈罵詞；以動物之名罵人的詈詞；與人體器官、排泄物、性有關的詈詞。筆者在撰寫本論文時就是以劉福根先生的分類作為藍圖，依據《水滸傳》書中的詈罵語重新劃分新的

類別，力求能有不一樣的想法與見解。

這麼多年來，眾多學者都嘗試以不同角度為詈罵語內容進行細部分析，除了以求能精準看出藏在罵語形成的背後因素外，也希望能同時發掘出隱藏在詈罵語中的文化內涵，當然，這也是筆者主要研究的方向及目的了。

（三）罵態

江結瑩（2000）曾在文中指出只有罵意、罵語是構成詈罵的兩個充分條件，至於罵態則非語言的基本要素，因為它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它的作用在於強化詈罵，或者故作姿態以收到喜劇效果。

從江氏的論點中，顯然認為由於“罵態”不能表達語言成分，所以不能列入構成詈罵語的因素內，但對於這個說法，筆者並不認同。罵態（包括情緒、語調、手勢、眼神、面部表情等）是隨伴著詈罵行為同時出現的其中一個關鍵，它雖是外掛成分卻能最直接反映罵者內心所思所想的隱微部分。此外，詈罵語的結構複雜多變，通過一個人的罵態，既能清楚表明說話者是指他人還是自己本身，也能清楚表現出說話的動機，如：表示慨嘆、驚喜、玩笑戲謔、辱罵、責備等。筆者認為罵態雖然屬於非語言現象，可是它在營造詈罵氣氛時卻擔負起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它絕對是構成詈罵語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

阿Q越想越氣，終於禁不住滿心痛恨起來，毒毒的點一點頭：“不准我造反，只準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一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裡去殺頭，一滿門抄斬，一嚓！嚓！”（魯迅《阿Q正傳》）。

筆者認為“點一點頭”這個動作在阿Q說話之際呈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它這樣一點頭既能表達出自己內心對他人是極度憤怒的，甚至心裡面還存有著一種深深的怨恨。“媽媽”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人稱名詞，在點頭這動作一發出後，它在該語境中卻成了詈罵語，詈罵色彩也同時大大提升。因此，筆者認為罵態是詈罵語形成的元素之一，特別是當使用那些中性詞語作為詈罵語詞時就更明顯了。

最後，根據英國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心理系教授史蒂文斯（Richard Stephens）認為詈罵雖然難聽，可是通過詈罵行為可以減輕身體的痛苦。史蒂文斯教授在《神經報告》（*Neuroreport*）²³期刊中報告：他找了六十四名學生作了一

²³ Stephens R, Atkins J, Kingston A. August 5, 2009 <Swearing as a response to pain>. 《*NeuroReport*》 20(12):pg1056-1060

項實驗，要求他們把手伸進冰冷刺骨（5℃）的水中，看一看大家能撐多久時間。在第一次的實驗裡，學生可以持續罵粗話（內容自選），但第二次的則是重複說一些中性詞語。結果顯示，可以罵髒話比不能罵髒話的實驗平均可多支撐四十秒，而且在心理上，痛苦感也會隨著罵髒話而隨之降低，心搏率也明顯提高。

從以上的實驗看來，詈罵中的罵意及罵語似乎能完全發揮正面作用。罵態對於“自己對罵”時並無法發揮作用，反而是當被詈罵對象換成是他人時，罵態的重要性才能凸顯而出。因此，筆者主張罵意、罵語及罵態都是形成詈罵行為的因素之一，缺一不可。

第三節 詈罵詞的發展

根據劉福根（2008）一書，他對中國從先秦起至明清間的詈罵發展做了頗為完整的說明，經由筆者整理後以圖表列出相關重點如下：

朝代	詈罵特色	詈罵詞例舉
先秦	先秦講求仁義禮智的道德教化是辨別人獸之重要標準，因此有“不為聖賢便成禽獸”的價值觀念。	禽獸 禽獸（《勝文公下》） 碩鼠（《魏風·碩鼠》） 熊虎豺狼（《左傳·文公元年》）
秦漢	1.秦漢時斥人“禽獸”略顯寬泛，而“身份類”與“性別類”的詈罵詞是這朝代的主流。 2.秦漢的詈罵詞側重於定尊卑，明貴賤，而非先秦時代的辨人獸。 3.“賊”字已貶化為詈罵詞。	1.身份類 豎子（《史記·項羽本紀》） 婢女（《禮記·內則》） 虜（《戰國策·趙策三》） 2.性別類 老女子（《史記·淮陰侯列傳》） 3.“賊”類 賊臣（《史記》7次； 《漢書》11次） 盜賊（《鹽鐵論·西域》）

三國至南北朝	<p>1.三國魏晉南北朝的詈罵詞數量較前期的數量明顯增加，類別也眾多，當中包括：身份類、年齡與性別類、禽獸與非人類、種族類、鬼類。</p> <p>2.罵詈對象變得寬泛、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將相，乃至同僚、朋友、親屬關係都可以是謾罵對象。</p> <p>3.與詈罵相關語詞的豐富性及詈罵方式的多樣性，由這一時期開始。</p>	<p>1.類別多樣</p> <p>田舍兒（《世說新語·文學》）、逆子（《魏書·公孫表傳》）、狗腳（《魏書·孝靜帝紀》）、姜虜（《晉書·王猛載記》）、鬼子（《世說新語·方正》）</p> <p>2.對象多樣</p> <p>例1 夫妻間 （孫亮）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三國志·吳書》）</p> <p>例2 下罵上 高澄怒罵孝靜帝：“朕！朕！狗腳朕！”（《魏書·孝靜帝紀》）</p> <p>3.（一）相關詈詞豐富性 肆詈（《宋書·趙倫之傳》）、詬詈（《魏書·趙修傳》）、切齒罵詈（《宋書·阮佃夫壽寂之傳》）</p> <p>（二）方式多樣化 唾罵（《南齊書·王敬則傳》）、罵坐（《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罵陣（《戰國策·秦策三》）</p>
隋唐	<p>1.隋唐出現了新的詈罵詞類別，如：罵人為物、與佛教相關的詈罵詞。</p>	<p>1.癡物（《舊五代史·唐書·盧程傳》）、凡物（袁郊《甘沼謠》）、夜叉（《逸史》）、瘞</p>

	2. 種族類詈罵詞在隋唐有淡化現象。	<p>羊僧（《法苑珠林》）</p> <p>2. 獠面（《大唐新語》）、奚奴（《北史·列傳第八十二》）、高麗奴（《舊唐書·高仙芝傳》）</p>
宋元	<p>1. 詈罵內容市井化和低俗化。</p> <p>2. 系列詈罵詞的發達，許多詈罵詞有詞頭功能，組詞能力很強。</p> <p>3. 多詈罵詞的連用。</p> <p>4. 美惡同詞，同一詈罵詞既可表示恨，也可表示愛。</p> <p>5. 宋元時期的“不是人”罵意已弱化，側重於對被罵者長相進行嘲罵。因此，出現了與身體器官有關的詈罵詞。</p> <p>6. 數字類詈罵詞的出現。</p>	<p>1. 數落（《對玉梳》）、作念（《西廂記》）、唱叫揚疾（《遇上皇》）</p> <p>2. （一）窮～ 窮丁（《殺狗勸父》）、窮神（《西廂記》） （二）潑～ 潑才（《水滸傳》）、潑賤（《冤家債主》）</p> <p>3. “糟驢馬！糟畜生！糟狗骨頭！久後直糟殺了！”（《遇上皇》（一折））</p> <p>4. 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水滸傳》第38回）</p> <p>5. 歪刺骨（《竇娥冤》）、屌（《西廂記》）、人沒娘（《酷寒亭》（一折））、人皮囤（《範張雞黍》）</p> <p>6. 三八（《拊掌錄》）、六兒（《百花亭》）、九百（《後山詩話》）</p>
明清	明清時代的詈罵詞發展達到泛	《紅樓夢》書中至少有88人

	濫程度，不論是所使用詈罵詞之頻率及粗鄙程度都是空前的。	在不同場合共使用了 483 次詈罵詞。
--	-----------------------------	---------------------

從以上的資料中，我們得知詈罵的行為自古已存在著，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表現之一。筆者通過劉福根先生的資料，將詈罵語發展劃分成三個時期：

1. 初始期（先秦-秦漢）：因情緒不滿而且經由詈罵行為來表現，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表現方法之一，這一時期屬於詈罵發展的初期，因此在詈罵詞及詈罵語的表現形式上較為呆板。在詈罵詞的類別上，也因受儒家思想的枷鎖而側重於人獸之別。
2. 發展期（三國至南北朝-隋唐）：這是詈罵行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在這一時期，無論是詈罵詞使用、詈罵對象、詈罵形式表現都比以往有了很巨大的改變，為往後的詈罵發展鞏固了實力。
3. 泛濫期（宋元-明清）：這時期的詈罵功力更是超越了前期，無論是開罵對象或是罵態上也力求多樣化。其中又以女性詈罵行為趨於顯著，更能展示詈罵行為在該時期已經是達到泛濫的程度，這也使得原本以父權意識為主導的社會，在性別差異上有了一大突破。

第三章 《水滸傳》中詈罵語的語義分類

本章根據《水滸傳》中所使用詈罵語詞的詞義進行分類，總共分為九節來分別論述。

第一節 詈罵詞的分類與類別

筆者搜集古今中外有關詈罵詞的文獻，通過分析法及歸類法試圖為《水滸傳》這部語料豐富的巨著，進行詈罵詞的界定與分類。對於《水滸傳》中詈罵詞的判定工作，目前眾學者們都不曾做過明確的統計數字，主要是因為詈罵詞的分辨並不容易確定。筆者認為在辨識詈罵詞上要得當，如果只是盲目地將書中所有相關詈罵辭彙都視為詈罵詞的話，這就過於廣泛了。在本論文裡，筆者借由王琴〈《紅樓夢》罵詈語研究〉(2006)一文中對《水滸傳》詈罵詞所列出的 335 個語詞為藍本，加以增刪，以求能確定《水滸傳》中詈罵詞的數量與類別。

在進行《水滸傳》中的這些詈罵語研究之前，筆者以劉福根在〈漢語詈詞淺議〉(1997)²⁴一文中的十一個分類為藍本，再參考了李玫瑩在〈《水滸傳全傳》中的詈罵語〉(2005)²⁵的七類詈罵語後，最後細分了屬於本研究的九大類：與相貌、生理缺陷有關的詈罵詞；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的詈罵詞；與年齡、性別有關的詈罵詞；與地位、身份、種族意識有關的詈罵詞；咒罵類詈罵詞；與神鬼等有關的詈罵詞；以東西、貨色、動物罵人的詈罵詞；與人體器官、排泄物、性有關的詈罵詞；以及其他²⁶等。

此外，研究者們對於《水滸傳》中的詈罵語數量也是眾說紛紜的，李玫瑩(2005)認為有 337 個，王琴(2006)認為 335 個，王靜(2008)認為有 378 個，其中只有王琴在論文中列出了所有的詈罵語。筆者在論文過程中無法知道三者間所指稱的詈罵詞彙有哪些，且無法探究所篩選詈罵詞的認知為何。因此，筆者在本論文中的詈罵語篩選及詈罵語解說上，主要是參考了劉福根《漢語詈詞研究-

²⁴ 與相貌、生理缺陷有關的詈詞；斥人低能的詈詞；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的詈詞；與年齡、性別有關的詈詞；與地位身份、職業有關的詈詞；咒罵類詈詞；與鬼神等有關的詈詞；與種、族意識有關的詈詞；以“東西、貨色”等罵人的詈詞；以動物之名罵人的詈詞；與人體器官、排泄物、性有關的詈詞

²⁵ 貶稱為牲畜、妖鬼或無生命物的罵詈語；用性生殖器來指稱人或事物的罵詈語；用社會地位低微、卑微的稱謂語稱呼人的罵詈語；指人格道德低下甚至敗壞的罵詈語；用與污物有關的東西形容人的罵詈語；威脅、詛咒的罵詈語；故意錯用親屬稱謂或亂拉親屬關係的罵詈語

²⁶ 在這九類當中，筆者將第九類定為“其他”，這原因有二：一為因它們無法和其他八類同歸一類。二為它們在文中例句分量不多，因此將它們整合歸納為同一類，以方便閱覽。

漢語罵詈小史》中曾出現過的《水滸傳》詈罵詞例句及王琴（2006）在單篇論文中所列舉的詈罵詞彙，從而歸納出 234 個詈罵詞。

對於書中出現的詈罵詞，有很多因古今時代的隔閡而不在現今普遍使用，因此筆者對於比較陌生的詈罵詞也特別作了解釋說明。本文對詈罵詞的相關解釋是出自於李法白、劉鏡芙的《水滸語詞詞典》（1989）、劉福根的《漢語詈罵研究-漢語罵詈小史》（2008）、文孟君《罵詈語》（1998）、關英偉《詈語中動物詞的文化含義》（2000）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1994），而在文中的相關詞彙解釋將只列出作者名字以分別之。

在詈罵詞的分類上，由於一詞所牽涉的並非只屬單一類別，所以無法明確通過文字歸類來說明。因此，筆者借用了圖表方式將全部的詈罵詞做了一個詳細歸類，詈罵詞的排列是依照章回回數排序以方便查閱。最後，筆者還根據《水滸傳》書中的所有詈罵詞計算出各類別所占的百分比，這有助於瞭解書中詈罵詞的普遍分布為何。

對於《水滸傳》一書中的詈罵詞，本論文的分類如下：

（一）與相貌、生理缺陷有關的詈罵詞

很多時候，人常會因為自己在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而在社會的壓力下產生莫名的自卑感。在《水滸傳》中，直接以人的相貌或生理缺陷而加以咒罵的例子不多，其中出現最多次的莫過於“禿”這個詞了。如：

例 1 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第 4 回）

例 2 大頭領道：“原來恁。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拿**賊禿**來。”（第 5 回）

例 3 楊志道：“怎奈這**禿廝**無禮！且把它來出口氣！”（第 17 回）

書中魯智深和尚角色鮮明，而自己與伙伴的那一顆光禿禿的頭往往就成了被辱罵的矛頭對象了。

此外，針對外貌的詈罵詞還有“乾隔澇、矮子、黑矮”。罵人的一方希望通過對對方的外貌缺陷處直接展開詈罵，這能使對方感到恐懼，甚至無地自容去面對現實。如：

例4 他（柳世權）平生專好惜作客養閒人，招攬四方乾隔滂漢子²⁷。（第2回）

例5 王婆：“……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卻教大娘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第25回）

例6 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卻認得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個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第33回）
“隔滂”原是指膿包、疥瘡，後來被用來當作詈罵詞，而我們從例5及例6的兩個例子來看，可見身高較矮也易成為被人攻擊的矛頭對象。

（二）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的詈罵詞

基本上，罵人者在罵人時，希望能使對方的人格蒙羞是詈罵行為表現中最為普遍可見的。筆者把《水滸傳》中那些罵人缺德背俗的詈罵詞，分成“品德”與“行為”上兩大現象來細談，其中使用“潑”字這個斥人品德上的缺陷使用率很高。

1. 斥人品德惡劣的詈罵詞

李法白及劉鏡芙在《水滸語詞詞典》（1989）中寫道：“潑，詈罵人的貶義詞，含有鄙賤、惡劣、蠻橫等意味。”，因此將“潑皮、潑賤、潑賊、潑煙花、潑婦、潑才”這些詈罵詞歸類在“品德”這一類上就再適合不過了。如：

例1 智深喝道：“你那眾潑皮²⁸，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眾人！”（第7回）

例2 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侯！那潑賤賊敢來這裡害我！休要撞著我，只教他骨肉為泥！”（第10回）

例3 （林冲）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第10回）

例4 花榮起身道：“……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煙花²⁹，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第33回）

²⁷ 隔滂：疥瘡，因不化膿故成了乾隔滂。乾隔滂漢子，就是指患上疥瘡或是不干淨的人，不三不四的人。（劉福根 2008）

²⁸ 潑皮：流氓、無賴（李法白、劉鏡芙）

²⁹ 潑煙花：賤罵娼妓的話（網路版臺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例5 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眾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先去叫他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仇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第34回）

例6 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³⁰！怎敢罵我！”（第14回）
在眾“潑”字詈罵詞中，針對性較高的惡劣品行詈罵詞並不多，除了例4和例5專指向女性外，其他四例所列的泛指一般性的惡劣品德。

對於斥人品德的詈罵語還有“賤人、賤蟲、潑賤小淫婦兒、淫婦、姦夫、浪弟子，烏歪貨”等。如：

例7 閻婆道：“這賤人³¹真個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第21回）

例8 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著宋押司一個，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第21回）

例9 扈三娘看見傷了丈夫，大罵：“賊潑賤小淫婦兒，焉敢無禮！”（第98回）

例10 （武松）看著婦人（潘金蓮）罵道：“你那淫婦聽著！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來，我便饒你！”（第26回）

例11 盧俊義起身道：“淫婦姦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第67回）

例12 那婦人罵道：“浪弟子，烏歪貨³²，你閒常時，只歡喜使腿牽拳，今日弄出來了。”（第102回）

例13 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瘋！”王婆笑道：“我不瘋，他家自有親老公！”（第24回）

在此處所列舉的詈罵詞針對性高，多指女性品德放蕩不羈為主，特別是“淫”及“賤”字的搭配為較廣。對於例13中的“瘋”並非指精神狀態，而是指瘋狂，屬於撒潑的一種。

³⁰潑才：撒潑的流氓、無賴。（李法白、劉鏡芙）、潑才：無賴。（劉福根）

³¹賤人：對女性的輕蔑稱呼。（劉福根）

³²浪：作為詈詞，有放蕩、輕率、淫蕩之意。弟子：妓女（劉福根）

2. 斥人行為無恥的詈罵詞

在《水滸傳》書中，斥人行為不端正的有“賊”一詞，它的使用非常發達，多是作為前後綴之用，有關“賊”的詈罵詞有 25 個之多，筆者在此只列舉 8 個，其他的將會在第四章中細談。如：

例 14 雷橫大怒，指著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理！”（第 14 回）

例 15 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第 14 回）

例 16 （婆子）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班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第 21 回）

例 17 婆子罵道：“賊獠孫！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第 24 回）

例 18 （兩個公人）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需惹口舌。你若怕打，趕快開去！”（第 30 回）

例 19 （武松）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第 30 回）

例 20 （唐牛兒）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著單日著！我你結果了你，不姓唐！”（第 21 回）

一般而言，“賊”字多半當名詞用，用來指小偷。但以上諸例卻顯示“賊”字可出現在名詞前，充當作形容詞之用；不過，若如例 14 和例 16，當“賊”字出現在形容詞之後時，則還是作名詞，可見“賊”字在組成詈罵詞語時的靈活性及多樣性變化。

其次，以“刁徒”作為詈罵語也出現在《水滸傳》書中。如：

例 21 何九叔：“……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吩咐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個人是個刁徒³³，不容小人不接。”（第 26 回）

例 22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卻不顧外

³³刁徒：刁蠻的家伙（網路版臺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卻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第 26 回)

書中出現的“刁徒”，所指的似乎都是辱罵西門慶惡劣的行為表現的專屬用詞，除此之外，這個詈罵詞並不見用作辱罵他人時之用。

此外，在斥罵他人的行為表現不合道德標準的詈罵語，還包括“搗子、逆子、歹人、忘恩背主，負義匹夫、無智辱子、助逆賊道、愚魯匹夫、逆種”等，如：

例 23 王婆道：“如今這搗子³⁴病得重，趁他狼狽裏，便好下手。……”
(第 25 回)

例 24 (廣花榮)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宋江)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牲何異！”(第 35 回)

例 25 朱貴喝道：“你是歹人³⁵，有何酒肉與你吃！這般殺才，快閉了口！”(第 43 回)

例 26 見單廷珪順了關勝，大罵：“忘恩背主，負義匹夫！”(第 67 回)

例 27 董平大笑，喝道：“只你便是殺晚爺的大頑³⁶。”(第 78 回)

例 28 宋先鋒怒氣填胸，指著喬道清罵道：“助逆賊道！快放還我幾個兄弟及五百餘人。略有遲延，拿住你碎尸萬段！”(第 95 回)

例 29 王耆頓足捶胸道：“是我不該來看著逆種！”(第 102 回)

例 30 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第 51 回)

以上這一系列的詈罵詞因牽涉到行為舉止，因此所搭配的字多圍繞於“孝、恩、義”等道德標準之上，這類的詈罵詞在今天除了“逆子”外，其他的詞似乎較少見了。

³⁴搗子，對拙笨人或流氓、無賴等鄙稱。(李法白、劉鏡芙)、宋時謂搗子，今俗稱光棍。(劉福根)

³⁵歹人：根據冀聘考證(蔣冀聘，2003)，“歹”表示“惡，壞”義的例子最早見於南宋文獻，元時寫作“歹”，受蒙古語影響的結果。(劉福根)

³⁶大頑：大壞蛋(李法白、劉鏡芙)

(三) 與年齡、性別有關的詈罵詞

1. 與年齡有關的詈罵詞

“老咬蟲、老賊蟲”中的“老”屬於前綴詞，既表示年紀大之意，對於其
他的詳細說明將會在第四章繼續探究，此處與之相關的詈罵詞如下：

例1 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著宋押司一個，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吃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第21回）

例2 （唐牛兒）喝道：“老賊蟲！你做什麼結扭住押司？”（第21回）
單從以上的例句來看，筆者發現“老”字本身並不存有詈罵成分，反而它需要借助後面搭上的詈罵詞才能真正發揮辱罵功能。

2. 與性別有關的詈罵詞

在《水滸傳》中，故事主角都是以男性為主，那麼對於男性這個性別的詈罵詞理應有很多才是，不過經過統計發現除了“廝”這個賤稱外，直接針對男性的專用詈罵詞並不多，可見書中的人物在破口大罵時並不習慣說這一類的詈罵詞。

(1) 書中出現的專屬男性的詈罵詞有“潑男女、呆漢、廝”，如：

例3 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³⁷，醜賤畜生，終作何用！眾豪傑且請寬心。”（第19回）

例4 燕青道：“……非是燕青敢說口，臨機應變，看景生情，不倒的輸與他那呆漢。”（第74回）

例5 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著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廝³⁸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第4回）

對於這一類的詈罵詞，只要從字面就能簡單分辨出它們全是指向男性的，除了“潑男女”一詞似乎可兼指男性和女性，顯得較特別外。另外，筆者發現從句中所用“一個”數量詞來看，可見“男女”並非指男和女兩個個體，在古代，這個“潑男女”一詞其實被視為一個整體。

³⁷ 男女：男女是一個不區分男女的詞語，是對地位低下者的稱呼，一般指男性偏多。（劉福根）、潑男女：等於說壞東西。（李法白、劉鏡芙）。

³⁸ 廝：本指男性僕役，引申為對男子的賤稱。（劉福根）

(2) 對於女性的賤稱則有“雌兒、婆娘、妮子”，如：

例6 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³⁹是誰的老小？”（第24回）

例7 花榮道：“……兄長卻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打緊這婆娘⁴⁰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第33回）

例8 （婦人）罵道：“你這賤人！這賊妮子⁴¹！好歹我要結果了你！”（第45回）

除了以上三個例子外，針對女性辱罵的詈罵詞還有不少，相較於其他的詈罵詞，此處的三例在程度上屬於輕微的，如“雌兒”和“婆娘”二詞，甚至近乎口語化的通俗稱呼了。

(四) 與地位、身份、種族意識有關的詈罵詞

在古代社會，一個人地位的高低往往就是立足在社會的一個重要標籤，所以以那些地位較卑微、低賤的人物來作為詈罵詞，即能直接擊中要害。

1. 與地位、身份有關的詈罵詞

(1) “乞丐”，是處於社會階層中最低的一類，所以借用它來咒罵自己討厭的人可充分展現極度鄙視之意。“村”、“草”是指那些缺乏文化教養的農村人，因此社會地位長期以來也受到都市文明人的歧視，相關的詈罵詞有“乞貧婆、草賊、村夫、村驢、賊乞丐”等，如：

例1 （白秀英）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⁴²！賤人怎敢罵我！”（第51回）

例2 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殺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⁴³。”（第21回）

例3 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第61回）

³⁹ 雌兒：稱呼年輕婦女，含有輕薄之意。（劉福根）

⁴⁰ 婆娘：稱呼婦女，含有輕鄙之意。（李法白、劉鏡芙）、已婚的年輕婦女。（劉福根）

⁴¹ 妮子：對婢女的稱呼，後以通稱女子。（李法白、劉鏡芙）

⁴² 乞婆，要飯的婆娘。（劉福根）

⁴³ 乞貧婆：即咒罵人為女乞丐，窮賤老婆子的意思。（李法白、劉鏡芙）

- 例 4 宋江在馬上指道：“你這廝是睦州一夥村夫，量你有什福祿，妄要圖王霸業，不如及早投降，免汝一死！……”（第 113 回）
- 例 5 李虞候便罵道：“村驢，貴人在此，全無忌憚！”（第 75 回）
- 例 6 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⁴⁴好沒有道理！俺又不曾說什的，便要綁縛洒家！”（第 5 回）
- 例 7 李逵心焦，罵道：“這個乞丐道人！卻鳥躲在那里！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第 53 回）

《水滸傳》中的主角們多是出生於草民階層，因此在被人辱罵或對他人開罵時，以上諸詞是書中綠林好漢們所必會使用的與身份相關的詈罵詞。

- (2) “配軍”、“臣”、“官吏”、“君”等語詞多是出現在充軍人口中，通過詈罵行為，可見他們是介於這種上對下或下對上的關係之間的。通常這些身份詞本身並不具詈罵成分，需要借用詞前的“形容詞”相搭配，才能促使心中的一股怒氣燃燒而達到詈罵效果。與之相關的詈罵詞有“賊配軍、不才奸佞之臣、奴婢佞臣、濫官污吏”等，如：

- 例 8 高太尉罵道：“賊配軍⁴⁵！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第 2 回）
- 例 9 天子大怒，喝道：“寡人聞宋江這夥人，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與國家出力，都是汝等不才奸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祿，壞了國家大事！”（第 82 回）
- 例 10 遼王聽了大怒，喝罵歐陽侍郎：“都是你這奴婢佞臣，往來搬鬥，折了俺霸州緊要的城池，教俺燕京如何保守？快與我拿去斬了！”（第 85 回）
- 例 11 班部中，右丞相太師褚堅出班奏道：“臣聞宋江這夥，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卻不肯殺害良民，專一替天行道，只殺濫官污吏⁴⁶，詐害百姓的人。……”（第 84 回）
- 例 12 高叫道：“你們這夥是水滸小寇，何故與宋朝無道昏君出力，

⁴⁴村，粗野、鄙俗、愚蠢。(劉福根)

⁴⁵配軍：發配充軍的罪犯，宋元時常用以詈罵士兵。(李法白、劉鏡芙)

⁴⁶濫官污吏：貪材枉法，禍國殃民的官吏。(李法白、劉鏡芙)

來到這裡送死！”（第 106 回）

《水滸傳》中人物的身份對立鮮明，因此對於書中的英雄好漢而言，政府官吏甚至國君往往就是他們所要對付的目標，因此針對他們辱罵的詈罵詞也就出現了。

（3）在元朝的典章中明文規定“八娼九儒十丐”，可見文人身份在當時是如此低賤，從而出現了嘲諷文人的詈罵詞。與之相關的詈罵詞有“草賊匹夫、懦弱匹夫、助虐匹夫、窮酸餓醋”等，如：

例 13 宣贊拍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第 64 回）

例 14 童貫聽了大怒，罵道：“都似你這等**懦弱匹夫**⁴⁷，畏刀避劍，貪生怕死，誤了國家大事，以致養成賊勢。吾今到此，有何懼哉！”（第 76 回）

例 15 林沖驟馬出陣，喝道：“**助逆匹夫**⁴⁸，天兵到來，兀是抗拒！”（第 94 回）

例 16 花榮道：“……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⁴⁹來做個正知寨，這廝又是文官，又沒本事；……”（第 33 回）

例 17 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婊子**⁵⁰白英秀，也容不得他說了。（第 51 回）

從以上例句可見，匹夫在當時是一介草民的稱謂，前頭搭配上具辱罵意味的形容詞，因而也被列入了詈罵詞的行列。另外，辱罵文人不僅窮，身上還不時散發酸臭的氣味，真的表現出對當代社會的這群讀書人極度地鄙視。

2. 與種族意識有關的詈罵詞

“蠻子、草寇”皆是指外來的入侵者，因此對於這些有別於自己族群的人也

⁴⁷ 《中央研究院》資料庫顯示的為“畏懼懦弱匹夫”，與筆者所用的版本出現異同，筆者決定以用書的“懦弱匹夫”為準。

⁴⁸ 匹夫：蔑稱有勇而無謀或無知者。“匹夫”一詞本意為一個平民成年男子，後引申為平民，再引申為無學識、無智謀的人。（劉福根）

⁴⁹ 窮酸餓醋：譏諷迂腐無能的窮讀書人。（李法白、劉鏡芙）、這是對文人的詈罵詞，沿用了隋唐的“醋”與“酸”風氣。（劉福根）

⁵⁰ 婊子：俗稱賣淫的妓女，作為罵女人的粗話。（《電子版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可變成詈罵詞，如：

例 18 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
(第 29 回)

例 19 秦明見他都走散，心中越怒道：“叵耐這草寇無理！”(第 34 回)

例 20 高叫道：“你們這夥是水滸小寇，何故與宋朝無道昏君出力，來到這裡送死！”(第 106 回)

由於《水滸傳》書中描寫的是同一種族間發生的故事，因此使用其他民族的詈罵詞並不多。

(五) 咒死類詈罵詞

從古至今，生命的永恒是人類所期望的，因突發而來的災禍及疾病等而導致死亡，是人類為之恐懼的事情，因此借由生命結束的毒語來咒罵對方是很陰毒的一種說法。筆者認為除了以直接的方式咒罵別人之外，也能以間接方式對別人下毒口。

1. 直接式——如：短命、碎屍萬段、死期也到等語詞，是咒罵對方希望立即被殺死。

例 1 (婆惜)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⁵¹，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著！”(第 21 回)

例 2 蕭讓、裴宣、金大堅三人睜眼大罵道：“……即日宋先鋒打破城池，拿你每這夥鼠輩，碎屍萬段！”(第 108 回)

例 3 唐斌喝道：“你每的死期也到了。”(第 99 回)

例 4 (林沖)厲聲高叫：“無知叛逆，謀反狂徒，天兵到此，尚不投降！只待骨肉為泥，悔之何及！”(第 109 回)

經由這類詈罵詞可知道人類認為死亡是一種禍害，而讓死者“死無全尸”更是一件侮辱到極點的表現，因此依“死亡的方式”來進行辱罵也成了咒罵的方式。

2. 間接式——如：討死、橫死、殺才、打脊餓不死凍不殺、該死狂徒等語詞，則是詛咒對方該死。

⁵¹短命：為“短命的”之省詞，多用一怨恨對方負情薄義。(李法白、劉鏡芙)

例5 (阮小二)指著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蠹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第19回）

例6 (婆子)道：“……那廝一地去搪酒吃，只是搬是弄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⁵²，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第21回）

例7 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⁵³！該死的賊！”（第29回）

例8 (張保)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第44回）

例9 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敢亂言！”（第69回）

對於自己憎恨的人也可不必親自動手去殺死對方，只要通過這類間接式的咒罵方式，一樣能宣泄自己內心的憤激或是達到詛咒對方死去的效果。

(六) 與不淨有關的詈罵詞

1. 《水滸傳》書中出現了大量的“腌臢”詞，它屬於方言俗語用詞。與之相關的詈罵詞有“腌臢潑才、腌臢、腌臢打脊潑才、腌臢畜生、腌臢歪貨、腌臢混沌”，如：

例1 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⁵⁴，投托著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第3回）

例2 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你自語我切。”（第3回）

例3 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腌臢草寇，何足為道！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第63回）

例4 武松罵道：“腌臢反賊！早早把俺砍了乾淨！”（第95回）

例5 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洒家！”（第5回）

例6 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

⁵²橫死賊：不得好死的人，也作“橫死人”。（李法白、劉鏡芙）

⁵³殺才：言其可惡該死。（李法白、劉鏡芙）、該殺的家伙。（劉福根）

⁵⁴腌臢：吳語“塵槽”的音轉，其意為骯髒、不淨，又心裡慳吝不快。（張丙剗《《水滸傳》江淮方言詞語拾零》）

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終作何用！眾豪傑且請寬心。”（第19回）

例7 李逵聽了這句話，跳將起來道：“這樣**腌臢歪貨**！卻可是我要謀你的女兒，殺了這幾個撮鳥？”（第93回）

例8 （潘金蓮）指著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⁵⁵！有什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第24回）

“腌臢”一詞在《水滸傳》中使用率頗高，原來是指不潔之意，由以上諸例來看，“腌臢”一詞不僅可單用，而且還能隨意地與其他名詞作搭配，產生了一系列與“腌臢”有關的特色詈罵詞。

2. “混沌魍魎、混沌濁物、濁物”這一組詈罵詞也出現在書中，如：

例9 （潘金蓮）道：“**混沌魍魎**⁵⁶！他來調戲我，倒不吃別人笑！……”（第24回）

例10 （潘金蓮）指著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著喪門關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第24回）

例11 （潘金蓮）道：“呸！**濁物**。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卻聽別人調遣！”（第24回）

在《水滸傳》中，潘金蓮最愛辱罵武大郎愚笨無知，筆者從以上例句發現了個較特別的現象，“濁物”與“混沌”原屬兩個意義不同的語詞，卻因皆有渾濁不清的特點，最終竟能搭配在一起成了指稱不淨的詈罵詞。

3. “濫污、腥污、污、污濫腌臢”這些都是用作詈罵之用，如：

例12 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廝**濫污匹夫**⁵⁷，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出那口怨氣。”（第34回）

例13 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污腳**！”（第52回）

例14 李逵道：“你使的甚麼鳥好，教眾人喝采！**看到了污眼**。你看老爺

⁵⁵ 混沌：糊塗的意思。有時用作名詞，等於說糊塗蟲。（李法白、劉鏡芙）、據趙叔向《肯綮錄》：“不潔曰腌臢。” 腌臢，骯臟討厭。醜：惡劣，討厭；混沌，糊塗；腌臢混沌：混賬臟東西。（劉福根）

⁵⁶ 混沌魍魎，猶如說糊塗鬼。（李法白、劉鏡芙）

⁵⁷ 濫污：言其顛預而不清正，與今吳方言的“爛污”義近。（李法白、劉鏡芙）

使一回教眾人看。”（第 54 回）

例 15 喬冽聽了大怒道：“……打死你這污濫腌臢，也與庫藏除了一蠹？”
（第 95 回）

從例 13 及 14 可見這種奚落他人的功力已擴大了，除了辱罵他人不淨外，甚至認為這些骯髒的畫面會沾污了自己的手、腳或眼睛，從而表現自己對這個人極度厭惡。

（七）以東西、貨色、動物、植物罵人的詈罵詞

1. 以東西、貨色罵人的詈罵詞

（1）在大自然界裡面，萬物皆有生命，使用雜物無生命的跡象來辱罵也能達致污蔑他人的效果。相關詈罵詞有“行貨、糊塗桶、刷子、打脊”，如：

例 1 （戴宗）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⁵⁸！輕咳嗽便是罪過！”（第 38 回）

例 2 （潘金蓮）大罵道：“糊塗桶⁵⁹！有什麼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不再許你留這廝在家裏休歇！”（第 24 回）

例 3 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⁶⁰當敗！”（第 24 回）

例 4 李逵罵道：“打脊⁶¹老牛，女兒偷了漢子，兀自要留她！”（第 73 回）

根據前人對以上四例的說明，我們能確定的是“行貨、糊塗桶及大脊”三個的確是東西，但“刷子”一詞則無法考察到在當代是否是指“洗刷之物”，或是仍是維持宋元時代之義是指浪蕩子弟。若有前者之義，則是以物罵人，若是後者之義，則此則純粹是指人而言。

⁵⁸行貨：稱物、稱人，帶戲虐輕蔑或厭惡的意味，一般只出現在粗野的話裡。（李法白、劉鏡芙）、原指不結實的東西，書中用來指不中用的家伙。（劉福根）

⁵⁹糊塗桶：糊塗蟲，糊塗家伙，罵人不明事理。（李法白、劉鏡芙）。李法白及劉鏡芙、劉福根及《中央研究院》的資料中都顯示“糊塗桶”，但筆者所使用的用書卻是“糊塗桶”，最後決定以用書版本為準。

⁶⁰刷子：宋元時代稱行院的狎客（嫖客），意為浪蕩子弟。（李法白、劉鏡芙）、傻子，亦指好色之徒。（劉福根）

⁶¹打脊：是一種重於杖臀的肉刑，也借用為罵人話，意義是“該打的東西”。（李法白、劉鏡芙）、罵人該遭受到嚴厲的刑罰。（劉福根）

(2) “物”是一個較廣泛的稱呼。它可以是指東西，可以是指神鬼怪物，也可以是指人。對於“物”很早以前是指人的這個說法，學界都有很不一樣的看法。根據《水滸傳》中“物”詞的使用，筆者將“物”定義為“東西”及“怪物”兩類，與“人物”沒有關係。相關詈罵詞有“老蠢物、蠢物、郎當怪物”，如：

例5 虔婆便罵道：“**老蠢物**⁶²！你省得什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第69回）

例6 （智深）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第7回）

例7 （老婆）便把王慶臉上打了一掌道：“**郎當怪物**，卻終日在外面，罔顧家裏。今晚到家裏，一回兒又做甚麼來？”（第102回）

對於“物”這種的詈罵詞在今天的社會依舊被廣泛作為罵人的話，特別是以上例子中提及的“蠢物、怪物”也常在罵人場合中聽見。

2.以動物罵人的詈罵詞

以動物來罵人自古以來就有很多例子，斥人禽獸在漢族文化中是最狠毒但又是大家最愛使用的，當我們以動物來罵人時，等同於把他人的身份地位貶到和牲畜一樣低，因牠們不是人類所生的，所以既沒有人性也沒有身份地位。此外，在漢人這種對祖宗和宗法家族思想很強的民族面前，辱罵對方是動物，等於直接地也把對方的祖宗十八代也一同辱罵了。

一般而言，動物或東西本身其實是沒有任何詈罵意義的，這都是由人類的文化觀念或個人價值來決定。這一類的詈罵語包括以下幾類：

(1) “牛”除了給人健壯印象外，在宋元時代也是對村人的謔稱，相關詈罵詞有“鐵牛、老牛子”，如：

例8 李逵哭道：“幹鳥氣麼！這箇也去取爺，那箇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第42回）

例9 （大漢）罵道：“**老牛子**⁶³，快把女兒好好地與我做渾家，萬事幹休。……。”（第93回）

⁶²蠢物：愚蠢的家伙。（劉福根）

⁶³牛子：強盜稱呼所捉獲的人。（李法白、劉鏡芙）、相當於鄉巴佬。（劉福根）

以上二例具辱罵意味，特別是對於鄉下人和固執的老頭子，用“牛”來稱呼，具有貶義。

(2) “畜生、禽獸、老畜生”是指動物的總稱，以下之例如：

例 10 史進大喝道：“**畜生**⁶⁴！卻怎生好！”（第 3 回）

例 11 宋江大喝道：“這黑**禽獸**又來無禮、如今做了國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第 110 回）

例 12 那和尚道：“……小僧看施主檀越之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第 6 回）

在辱罵時，除了以特定動物的惡劣表現能作為詈罵詞外，我們多會用以上例子所見的動物的總稱用詞，當把人與畜生，禽獸放在相等的位置上來批評辱罵時，等於是貶低人的地位，認為人和其他動物是同一類的意思。

(3) 一般而言，對於蟲的詈罵詞多是“大蟲”，但《水滸傳》中還出現了與“蟲”相似的“蠹”作為詈罵詞，所以還有了“蟲”“蠹”搭配的新穎組合。關於這一類的詈罵詞有“沒毛大蟲、蠹蟲、混賴大蟲、蠹”，如：

例 13 原來這個人，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⁶⁵”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為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第 12 回）

例 14 （毛太公）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第 49 回）

例 15 王婆道：“**咬蟲**⁶⁶！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第 26 回）

例 16 喬冽聽了大怒道：“……庫藏糧餉，都是民脂民膏，你只顧侵來肥己，買笑追歡，敗壞了國家許多大事。打死你這污濫醜賤，也與庫藏除了一**蠹**？”（第 94 回）

例 17 （阮小二）指著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蠹蟲**⁶⁷！我

⁶⁴ 宋元時，“畜生”出現了不少變體，作“丑生”。（劉福根）

⁶⁵ 沒毛大蟲：原本指沒有毛的老虎，這比喻為兇猛的人物（李法白、劉鏡芙）

⁶⁶ 咬蟲：即是咬人的動物（“蟲”泛指動物），指養漢的女人，稱鴇母或虔婆，賤罵婦人。（劉福根）

⁶⁷ 蠹，咬器物的蟲子。蠹蟲，等於說笨蛋、糊塗蟲。（李法白、劉鏡芙）。

《中央研究院》出現了“蠹蟲”，與筆者所有的版本有異樣，筆者以“蠹蟲”作準。

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第19回）

根據劉仰⁶⁸的一篇文章記載，“大蟲”是“老虎”的說法在唐朝極為流行，甚至到了宋代及明代時竟已約定成俗成為常用詞了，因此《水滸傳》中的“大蟲”係指老虎而非“蛇”類。而“蠹+蟲”這種組合中的“蟲”所指的並沒有“老虎”之意，是比喻危害集體利益的壞人。以上五例中的蟲或蠹蟲可分為三種類型，例13，14指老虎，例15因可泛指動物，故不明；例16，17是指咬器物的蠹蟲，三者間略有異。

(4) 以“野貓”作為詈罵詞的例子只有一句，可見“貓”的形象比較單一性，如：

例18 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貓**⁶⁹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第4回）

以“貓”來作為詈罵詞的例子確不多，從這方面筆者整理了幾點可能性：一為貓屬於外來物種，為人所飼養的年代較晚。二為古代的文化社會中，因為狗與人類的關係相當密切，且很早即為人類馴服飼養，所以人類對狗的態度可能同時存在著親密與輕蔑兩種情感，因為狗常愛表現出向人示好，搖擺尾巴的奴才相。另外，從《水滸傳》中的野貓用來指男人，但現今的野貓則多半用來影射女人來看，詞義發生轉移，從男性轉向女性。

(5) 李福根《漢語詈詞研究-漢語詈詈小史》（2008：74）指出，驢非中土本產，而是從西域引進的家畜，所以是非常珍貴的畜牲，而驢字帶有貶義則是從隋唐才開始。驢象征愚醜、猥瑣。孫順霖《中國罵文化趣談》（2000：97）卻提及驢長得耳大面長，性犟脾氣大，稍不遂意便躑起厥子亂咬亂踢，因此性格與驢相近者亦會以“驢”來形容之。相關詈罵詞有“賊驢、老驢、驢頭、驢馬頭”等。

例19 （阮小二）指著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蠹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

⁶⁸ <http://big5.ce.cn/gate/big5/blog.ce.cn/html/32/101932-214333.html>（劉仰一個人世界）

⁶⁹ 野貓，比喻粗野不受約束的人。（李法白、劉鏡芙）

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第 19 回）

例 20 （大王）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第 5 回）

例 21 喬道清仗劍大喝道：“如肯歸降，都留下驢頭。”（第 108 回）

例 22 阮小七大怒，指著王稟、趙譚道：“你這兩個，值得甚鳥！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時，你這兩個驢馬頭，早被方臘已都砍下了！…”（第 119 回）

從以諸例顯示，儘管“驢”的形象與很多的動物相較下，看起來比較老實，忠厚，不過卻受到民間的輕視，地位也顯得卑微和低下，從而形成侮辱他人的詈罵用詞。

(6) “猢猻、小猢猻”是猴子的別名套用。“猴”與“孩”是音轉關係（劉福根《漢語詈詞研究-漢語罵詈小史》（2008：122），所以“猢猻”就借指刁鑽頑皮的孩子。

例 23 （婆子）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第 24 回）

例 24 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第 24 回）

被人罵作猢猻聽起來似乎會很生氣，不過從例 23 中的“含鳥”猢猻來看，這根本就是雙重的侮辱，除了是被罵成動物外，還要做出被羞辱的行為，這可是一大恥辱。

(7) “狗”一詞在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有特別突出的變化，而且出現頻率也很高。其實，“狗”屬於中性詞，褒貶性質亦同時存在。劉福根認為狗作詈罵詞之用始於南北朝，隋唐時成為常用詈罵詞，甚至到今天依然可聽見。其次，在中國人的眼中，豬總是意味著懶惰、愚蠢的樣子，但在《水滸傳》一書卻不見單獨使用“豬”的詈罵詞，倒是出現了隋唐時期所出現過的“豬狗”這兩種動物合體的詈罵詞。此外，書中還出現了狐狗這一組動物連用的情形，狐是指狡猾而仗勢作惡的奸人，與狗字結合後便產生另一類詈罵詞，具有只有單用“狗”字時的不同效果。相關詈罵詞有“老狗、狗弟子孩兒、奴狗、老豬狗、豬狗、狐朋狗黨”，如：

例 25 （魯達）：“……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第 3 回）

例 26 鄆哥道：“你老大一個人，原來沒有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第 25 回）

例 27 那漢睜圓怪眼罵道：“狗弟子孩兒⁷⁰，你敢傷你老爺！”（第 104 回）

例 28 梁永大怒，叫軍漢：“打那三個奴狗⁷¹跪著！”（第 108 回）

例 29 鄆哥道：“……我指望去賺三、五十錢使，叵耐那王婆老豬狗⁷²，不放我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第 25 回）

例 30 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⁷³！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第 24 回）

例 31 宋江立馬大喝道：“不要狐朋狗黨，敢出來挑戰麼？”（第 88 回）
罵人“狗”已是很狠的話，在以上例句中我們甚至看見了有“豬+狗”組合而成的罵人詞，對聽見而言這種詞彙聽起來讓了更加不舒服，當中投射了家族“亂倫”的嘲笑意味。

(8) “鴨”與“雞”同是男和女的象征，宋元時不見“雞”詈罵詞，只有“鴨”作為詈詞，如：

例 32 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⁷⁴？”（第 25 回）

對於“鴨”一字的解讀流傳至今似乎起了點變化，在古時所指的是“自己的妻子有外遇”，意指老婆紅杏出牆，自己被帶了綠帽；而現今對“鴨”的認知卻是“從事與女子金錢交易行業的男子”，相當於牛郎的角色，二者詞義有別。

(9) 以“巢穴”作為詈罵詞是意味著將對方“人”的尊貴地位降格至與蟲蟻禽獸一樣低賤，如：

例 33 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了水泊，驚群動眾；今擅離巢穴，自取

⁷⁰ 弟子孩兒：宋元時代稱妓女為“弟子孩兒”，意同“娘子養的”。（文孟君）、弟子：妓女；弟子孩兒：娼妓所生的孩兒。此處表示妓女和狗這種低等動物交配所生的孩子，這是個雙重性辱罵詈罵詞。（劉福根）

⁷¹ 奴狗：是指像狗一樣的奴才，其地位卑賤，只能受人唆使，聽命於主人。（李法白、劉鏡芙）

⁷² 老豬狗，罵老婦人（李法白、劉鏡芙）

⁷³ 豬狗，謂下賤。（劉福根）

⁷⁴ 鴨：元明時代規定娼家男子帶綠頭巾以示辱，而鴨科中有一類的頭部就是綠色的，與娼家男子相似，因此得名。（關英偉）、指妻子有外遇的人，相當於現在說的烏龜、王八之類。（李法白、劉鏡芙）、斥妻有外遇。（劉福根）

其禍。若救北京，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第 63 回）

除了直接以動物來辱罵外，與動物相關的生活習性也被引入詈罵詞的選用行列，以上例句就是間接說明他人和動物一樣住在“巢”與“穴”裡，具有貶義。

(10) 關英偉 (2000: 43) 認為用龜來罵人是極為刻薄且侮辱的。古人認為，龜沒有雄性的，雌龜需要與蛇交配後才能繁衍後代，因此用“龜”來罵人是說他人是“雜種”之意。與此類相關詈罵詞有“龜子、亡八窮出鳥來、亡八”等，如：

例 34 王慶喝罵道：“輸敗醜賸村烏龜子，搶了俺的錢，反出穢言！”
（第 104 回）

例 35 龔端道：“這賊亡八窮出鳥來⁷⁵，家裏只有一個老婆；左右鄰里，只礙他的臂力。今日見那賊亡八打壞了，必不肯替他出力氣。……”
（第 103 回）

例 36 （婦人）指著武大便罵道：“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鰲老婆⁷⁶！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來！……”（第 24 回）

從動物界的研究中，發現鰲與龜樣貌長得相似，本屬於同一科但卻是不同的動物。“龜、亡八、鰲、王八、忘八”這一組的詈罵辭，在總動物群中被分析探討時往往都是最受重視的，尤其是探究它們之間的“王八、亡八、忘八”的演變過程。有趣的是，例 35 中的亡八都是指男人，但例 36 卻用鰲來指女人，相當少見。

(11) 老鼠形象卑微猥賤，具有鄙視作用。相關詈罵詞有“鼠輩”，如：

例 37 蕭讓、裴宣、金大堅三人睜眼大罵道：“……即日宋先鋒打破城池，拿你每這夥鼠輩，碎屍萬段！”（第 108 回）

以“鼠”罵人在先秦時期最常見，之後就陸續沿用，可是在《水滸傳》中針對

⁷⁵ 龜：又稱王八或忘八。許慎時期亦認為烏龜是有雌無雄的，只能與蛇交配方能得子。因此，烏性外淫的它就引申出貶義了。（劉福根）；而龜也常被用來侮辱對方膽小怕事、懦弱無能。（柏梅《粗俗語的生成機制及功能探微》）

⁷⁶ 鰲：指王八。（李法白、劉鏡芙）

“鼠”做詈罵詞的例子只有一個，具有瞧不起人的意味。

(12) 對於“鳥”的相關句數量過於龐大，筆者將會在第四章詳談，此處只例舉

“呆鳥、撮鳥”，如：

例 38 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⁷⁷！”（第 44 回）

例 39 智深道：“俺猜這個撮鳥是個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洒家事個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了一口唾，昨入去了。”（第 6 回）

以“鳥”作為詈罵詞的例子在《水滸傳》中可是不勝枚舉，作者讓魯智深在開罵的句子中靈活地插入了“鳥”字，從而塑造了魯智深草莽鮮明的個性。

(13) 虎原本是兇猛的動物，經由“紙虎”這個詈罵詞卻能把老虎此種原有猛獸的地位大打折扣了，如：

例 40 （那婦人）口裡便說道：“閒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個紙虎，也嚇一跤！”（第 25 回）

從字面上來看，“紙虎”有別於一般的動物詈罵詞，通過“紙”字具有虛構的意味，完全展露了老虎無能的自卑，因此這個詞本身就存有濃厚的鄙視成份。

(14) 蒼蠅是弱小低等的生物，因此作為詈罵語時除了可以貶低被罵者外，也能凸出罵人者與被罵者雙方一種強弱對立的明顯情勢。

例 41 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第 47 回）

經筆者大量地搜集之後，發現用以身形渺小的蒼蠅對比自身的巨大與強勢，以此作為詈罵詞的例子，除了此例外，還真的找不到其他例子。

3. 以植物罵人的詈罵詞

筆者在搜集的資料中發現，過去的學者鮮少對植物類詈罵詞多作探討，所以筆者打算對此類語詞加以擴展來討論。據《中國罵文化趣談》（2000）提及以植物作為詈罵語的有三類，包括以植物外部形態和特徵取喻、以植物的質地和功用取喻、以植物的種屬作為修飾語，配以固定的詞語或詈詞，而成為罵語。與之相關的詈罵詞，如：

⁷⁷ 呆鳥，指傻家伙、笨蛋。（李法白、劉鏡芙）

例 42 眾僧出得方丈，都道：“好個囫圇竹的長老⁷⁸！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聽。”（第 4 回）

在《水滸傳》中有關植物的詈罵詞僅有“囫圇竹的長老”一詞，如據以上的分類，筆者認為應把它歸為第二類比較恰當。

（八）與人體器官、排泄物、性有關的詈罵詞

1. 與人體器官有關的詈罵詞

這一類的詈罵詞直接透過人體的四肢、器官及筋骨等配搭“賊”一詞，從而組成有威脅性的詈罵詞。相關的詈罵詞有“賊手賊腳、驢筋頭、頑皮賴骨、賊骨頭、賊眉賊眼賊心肝、賊心肝”等，如：

例 1 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腳！”（第 46 回）

例 2 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第 51 回）

例 3 張孔目上廳稟道：“這個頑皮賴骨⁷⁹，不打如何肯招！”（第 62 回）

例 4 董平便道：“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照！”（第 69 回）

例 5 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肝⁸⁰的人！我倒抬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第 30 回）

例 6 張都監看了大罵道：“……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第 30 回）

從以上的例句可見，“心”、“肝”和“骨”的使用較普遍，例 2 中還搭配上“驢”字，貶義效果更明顯；而例 5 中的詈罵詞內同時出現四種與人體器官（眉、眼、心和肝）有關的詈語，也頗為有趣。

2. 與排泄物有關的詈罵詞

乾淨的東西是每一個人人都喜歡的，相對的，骯臟不淨的常被用來當作詈罵的詞語，這可是全人類共同的禁忌了，基於以上原因，生理排泄物相關的詞語自然被選用為詈罵詞。但“屁”不同於“屎”、“尿”這種實物的穢物，它只是看不

⁷⁸ 囫圇竹：未鑿眼的竹子。比喻頭腦不清楚或不明事理。（電子版《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版》）

⁷⁹ 頑皮賴骨：即死皮賴臉的賤骨頭。（李法白、劉鏡芙）、形容頑劣、不知好歹，指頑劣不遜的人。指品行不端、無賴狡詐。（劉福根）

⁸⁰ 《中央研究院》資料庫中顯示“賊心賊肝”，筆者所使用的版本為“賊眉賊眼賊心肝”，最後以筆者所用的版本為準。

見的一種氣體，由於具有一股讓人難聞的氣味，因此也被用作罵人的話，斥言語的荒謬。與這相關的詈罵詞有“放屁、屁、屁眼”，如：

例 7 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卻似**放屁**！”（第 16 回）

例 8 （婆子）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狢猴！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⁸¹！”
（第 24 回）

例 9 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第 25 回）

例 10 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幹我屁事**！”
（第 52 回）

例 11 王慶怒道：“你輸與我的，卻**放那鳥屁**！”（第 104 回）

例 12 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廝們夾著**屁眼**⁸²撇開！
不去的洒家便打！”（第 3 回）

“屁”是污濁、臭的象徵，在此含義基礎上，《水滸傳》中出現的“屁”多比喻那些文理不通的事情，從而表達自己心中的不滿與不屑之意。

3.與性有關的詈罵詞

自古以來，性是極為神秘及聖潔的，一般是不被允許當作公開性話題的，但詈罵者卻通過性醜化將性器官、性行為都拿來作為詈罵詞之用。相關詈罵詞有“馬泊六、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如：

例 13 鄆哥道：“我是小狢猴，你是‘**馬泊六**⁸³’！”（第 24 回）

例 14 那婆婆哪里有好氣，便指責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賤母狗**！做什麼倒罵我！”（第 51 回）

例 15 （龔端）大罵道：“**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前日賴了我賭錢，今日又上門欺負人！”（第 103 回）

如果將“鳥”也列入這一項的話，《水滸傳》中出現最多的詈罵詞種類應該非這一組莫屬了。從以上例出的詈罵詞可完全感受到一股很強的殺傷力，這是沖著褻瀆對方甚或對方的親屬而來，此組的例子兼指男女，可見以這類污穢性的詈罵詞來罵人，相當普遍。

⁸¹ 放屁辣臊：言其胡說八道，無理取鬧。（李法白、劉鏡芙）

⁸² 屁眼，肛門。（李福根）

⁸³ 馬泊六：撮合男女私通的人。（李法白、劉鏡芙）；馬：女陰；泊：停留；六：鳥，男陰。馬泊六：在撮合的男女關係上，特定是一段不正常的關係。（劉福根）

(九) 其他

1. 與神鬼等有關的詈罵詞

相較於西方人，東方的漢民族在宗教上的詈罵詞顯得比較少。自古以來，佛教及道教對中國影響較大，而這兩個宗教主要是約束個人的行為表現，與西方宗教那種敬愛上帝或聖母而不亂褻瀆的表現很不一樣。在《水滸傳》中，與神鬼相關的詈罵詞不多，有“三分相人，七分似鬼、窮神、妖人、妖術、妖道、妖賊”等，如：

(1) 鬼

例1 (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裡尋思道：“……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樹皮，三分相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第24回）

例2 那婦人笑道：“著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腳水。”（第27回）

因“鬼”不具有具體的外貌及行為，因此往往會讓人產生恐懼及憎惡，例1就用它來指稱自己不喜歡的人。其次，在人的想像中，鬼除了無固定形體外，也是奸詐邪惡的，因此例2就充分表現出人對鬼奸狡的看法。

(2) 神

例3 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悔氣，撞著你這窮神⁸⁴！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叫我們如何擺布？”（第62回）

送窮之俗流傳在廣州民間，在唐朝時已相當盛行，直到宋朝之後依然流行。每到農曆新年初六就會有“送窮”（祭送窮鬼）的風俗，可見大家對它多麼地厭惡。

(3) 妖

例4 馬知府喝道：“你那廝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第53回）

⁸⁴ 窮神：據錢鐘書先生《管錐編》考證，我國唐代民間便開始盛行送“窮鬼”，然而只稱“鬼”而不稱“神”。明清之後，“窮鬼”才被尊為“窮神”。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5026>（國學資訊摘自《北京日報》1.23）

例 5 吳用對宋江道：“賊人會使妖術，連勝兩陣。（第 95 回）

例 6 魯智深、武松、劉唐等齊聲罵道：“妖道！你休要做夢！”（第 95 回）

例 7 宋軍見這個先生破了妖術，齊聲大罵：“喬道清妖賊，如今有手段高強的來了！”（第 95 回）

據《說文解字》中：“妖，地反物為妖也。”，說明了“妖”所指的是人類以外的不尋常物體。從很多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得知“妖”在等級上雖低於人類，但它們的法術卻是那麼高強，變化更是無常，因此便利用此種特徵來侮蔑他人宛如妖類般低等卻又善使法術的形象。

2. 與你娘或他娘有關的詈罵詞

這種以性亂行為來罵人的對象多是設定為女性尊長親屬，其中以母親這個角色最為普遍，通過“入+尊長”這個動作更能表達內心的極度憤恨。與“娘”這個對象有關的詈罵詞包括“他娘、入娘撮鳥、直娘賊、放你娘狗屁、沒你娘鳥興、搗你娘的腸子”，如：

例 8 李逵道：“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板斧拿了去，少去砍他娘千百個鳥頭才罷。”（第 61 回）

例 9 魯智提著鐵禪杖，高聲叫罵：“入娘撮鳥！忒煞是欺負人！把水酒做禦酒來哄俺們吃！”（第 75 回）

例 10 （魯智深）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⁸⁵！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廝打！”（第 4 回）

例 11 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卻是琉璃葫蘆一般！……”（第 21 回）

例 12 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廝倒來撲復老爺！”（第 30 回）

例 13 黃達大怒罵道：“搗你娘的腸子！”（第 103 回）

漢族較崇尚“家族”主義，所以要侮辱他人自然就會往對方的長輩去打主意了，特別是“母親”這個繁衍後代的重要人物。對於這個特有的中國觀念，往往與西方尊崇的“個人”主義有很大的差別，也因此，此類詈罵詞的殺傷效果相當大。

⁸⁵ 入：指性交行為，也作“日”或“直”。（李法白、劉鏡芙）

3.與智商低有關的詈罵詞

在《水滸傳》書中，以直接的方式來辱罵對方智商的例子極少，作者以通過他物的間接咒罵方式似乎顯得高水平一些，也比這種單槍直入模式來得有效果多了。相關詈罵詞有“無智辱子、愚魯匹夫”，如：

例 14 兀顏統軍聽了大喝道：“無智辱子⁸⁶，被汝生擒，縱使得活，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便拿下替俺斬了。……”（第 88 回）

例 15 話說當下保對李俊道：“小弟雖是個愚魯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第 114 回）

例 16（林沖）厲聲高叫：“無知叛逆，謀反狂徒，天兵到此，尚不投降！只待骨肉為泥，悔之何及！”（第 109 回）

其實辱罵他人的智商低也足以詆毀一個人的形象，若以智商低為基礎再加上其他的詈罵詞則效果更顯著。以上三例都是以“無智+辱子”的語詞結合形式，具有雙重罵意，因此在進行對罵時，許多人也常會以這一類的詞語來譏笑及欺辱他人，原因在此。

第二節 詈罵詞分類分析

從數字統計上（見圖表一：《水滸傳》詈罵詞分類表），筆者發現《水滸傳》詈罵詞的語義類別多集中在“以人體器官、排泄物、性”（98 次）、“以東西、貨色、動物、植物罵人”（73 次）、“與地位、身份、種族意識相關”（69 次）、“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61 次）及“與年齡、性別相關”（62 次）之上。

筆者在以上所顯示的資料中，推測作者藉由這五類詈罵詞的安排及設計揭露了當世的黑暗面，從而展示了平民百姓心理所祈求“平等”的觀念。對於“咒死”或“以神鬼”來進行詈罵的詞語並不多，筆者相信這可能與宋時期的“無神論”風氣興起有關。宋代的張載⁸⁷及陳亮⁸⁸等人都是“無神論者”，他們對當時的“神鬼迷信”及“生死現象”提出了有別於傳統的意見，而《水滸傳》作者是否

⁸⁶ 辱子：猶小子。（李法白、劉鏡芙）

⁸⁷ 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次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托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一，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後耶？（《性理拾遺》）

⁸⁸ “天下大勢趨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二而易之者人也。”（《陳亮集》卷 11《人法》）

也受此影響而持有這種另類看法，則有待後續學者的相關探討了。

據筆者對《水滸傳》詈罵詞進行分析後，發現大量的詈罵詞在分類上並非單純只屬一類，每一個都肩負了好幾層的性質。就單一詞數而言，只擁有單一屬性的數量高達 98 個，這個統計數字並沒有讓大家感到很意外，因每個詈罵詞的詞義只有一項，所以這類的量會如此龐大也是必然的。至於同時擁有兩個及三個屬性的詈罵詞分別佔了 97 個和 33 個，從中可見數目呈現一個大滑落的現象，因此筆者認為多重屬性的詈罵詞是比較不容易被塑造出來的。

在書中的詈罵詞內，屬性次數最多的有“直娘賊、賊賤蟲、賊老咬蟲、老賊蟲、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賊亡八窮出鳥來”等。很巧地，在這僅有的 6 個詈罵詞中，我們同時發現它們都兼具著“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與地位、身份、種族意識”和“以東西、貨色、動物罵人”這 3 類的屬性。如果我們再看回圖表一：《水滸傳》詈罵詞分類表的總計欄，發現以上所述的 3 類屬性分別是 61，69 及 73，換言之，這三類是所有詈罵詞中最常被概括的屬性了，而這 6 個詈罵詞可以同時重疊著這 3 類意義，可謂相當不容易。

圖表一：《水滸傳》詈罵詞分類表

類別 詈罵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廝			✓	✓								2
瘋		✓										1
鴨							✓					1
蠱							✓					1
鳥人								✓				1
鳥寺								✓				1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鳥氣								✓				1
鳥話								✓				1
鳥撞								✓				1
鳥嘴							✓	✓				2
鳥事								✓				1
鳥強								✓				1
鳥嚇								✓				1
鳥事								✓				1
鳥意								✓				1
鳥書							✓	✓				1
鳥村								✓				1
鳥路								✓				1
鳥斧								✓				1
鳥位								✓				1
鳥官								✓				1
鳥腳							✓	✓				2
鳥躲								✓				1
鳥火								✓				1
鳥臉							✓	✓				2
鳥聲							✓	✓				2
鳥莊							✓	✓				2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鳥頭							✓	✓				2
鳥眼							✓	✓				2
鳥術								✓				1
鳥符								✓				1
鳥口							✓	✓				2
撮鳥		✓		✓								2
禿驢			✓				✓					2
老驢				✓			✓					2
村鳥				✓								1
村驢				✓			✓					2
村夫			✓	✓								2
村人							✓	✓				1
潑賊		✓										1
潑皮		✓	✓									2
潑婦		✓	✓	✓								3
賊漢		✓		✓			✓					3
賊臣			✓	✓								2
賊禿	✓			✓								2
賊驢		✓		✓			✓					3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謊賊								✓				1
草賊		✓		✓								2
精賊						✓	✓					2
驢頭							✓					1
驢鳥							✓					1
呆漢			✓								✓	2
含鳥							✓					1
呆鳥								✓				1
妖術									✓			1
妖賊				✓					✓			2
妖人									✓			1
妖道									✓			1
賤人		✓		✓								2
歹人							✓					1
蠹蟲					✓							1
咬蟲				✓								1
大蟲							✓					1
直娘			✓					✓		✓		2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婆娘				✓								1
搗子							✓					1
矮子		✓	✓									2
逆子							✓					1
蠻子				✓	✓							2
婊子			✓	✓				✓				3
龜子							✓					1
刷子							✓					1
鐵牛		✓										1
奴狗				✓			✓					2
紙虎	✓											1
豬狗		✓		✓								2
野貓			✓				✓					2
鼠輩							✓					1
禽獸							✓					1
蒼蠅								✓				1
畜生								✓				1
蠢物		✓		✓								2
屁眼	✓			✓			✓					3
放屁	✓		✓	✓								3
禿廝							✓					1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討死					✓							1
短命		✓	✓									2
濁物			✓									1
雌兒		✓	✓									2
淫婦		✓	✓									2
刁徒							✓					1
殺才			✓									1
草寇		✓	✓									2
行貨							✓				✓	2
忤奴		✓		✓								2
他娘			✓							✓		2
窮神				✓					✓			2
巢穴							✓					1
姦夫		✓	✓									2
大頑		✓										1
腌臢						✓						1
逆種		✓					✓					2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小寇				✓								1
賊賤蟲	✓			✓			✓					3
賊乞丐	✓			✓								2
賊獼猴	✓			✓				✓				3
賊男女	✓		✓	✓								3
賊陀頭				✓								1
賊妮子	✓		✓	✓								3
賊行者				✓								1
賊骨頭	✓			✓				✓				3
賊鳥道				✓				✓				2
賊配軍	✓			✓								2
賊亡八	✓			✓			✓					3
橫死賊	✓			✓	✓							3
直娘賊	✓		✓	✓					✓			4
晦鳥氣								✓				1
胡鳥說								✓				1
咬我鳥								✓				1
干鳥甚								✓				1
鳥官人				✓				✓				2
鳥漢子			✓					✓				2
鳥店子								✓				1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鳥做聲								✓				1
鳥大蟲							✓	✓				2
鳥男女			✓					✓				2
鳥蠢漢			✓					✓		✓		3
鳥先生			✓					✓				2
鳥道童				✓				✓				2
鳥頭陀				✓				✓				2
鳥鎗棒							✓	✓				2
鳥主人				✓				✓				2
鳥女子			✓					✓				2
鳥廟門								✓				1
鳥水泊								✓				1
鳥婆娘			✓				✓	✓				3
鳥耐煩								✓				1
鳥師父								✓				1
鳥位子								✓				1
鳥將軍				✓				✓				2
鳥敗漢			✓					✓				2
鳥怪物							✓	✓				2
鳥閒話							✓	✓				2

類別 詈罵詞	相 貌 、 生 理 缺 陷	斥 人 品 德 惡 劣 、 行 為 無 恥	年 齡 、 性 別	地 位 、 身 份 、 種 族 意 識	咒 死	骯 髒	東 西 、 貨 色 、 動 物 、 植 物	人 體 器 官 、 排 泄 物 、 性	其 他 一 ： 神 鬼	其 他 二 ： 你 娘 、 他 娘	其 他 三 ： 智 商 低	合 計
鳥大漢			✓					✓				2
ㄇㄣˊ竹							✓				✓	2
老咬蟲			✓				✓					2
老賊蟲		✓	✓	✓			✓					4
老豬狗			✓				✓					2
老牛子			✓				✓					2
老蠢物			✓				✓				✓	3
老畜生			✓				✓					2
潑賤賊		✓	✓	✓								3
潑煙花		✓	✓									2
潑男女		✓	✓									2
驢筋頭							✓	✓				2
驢馬頭							✓					1
鰲老婆			✓				✓					2
乞貧婆			✓	✓								2
糊塗桶							✓				✓	2
小猢猻			✓				✓					2
馬泊六								✓				1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奸似鬼										✓		1
腌臢廝			✓			✓						2
腌臢畜生						✓	✓					2
腌臢混沌						✓						1
腌臢草寇		✓		✓		✓						3
腌臢歪貨						✓	✓					2
腌臢反賊		✓		✓		✓						3
腌臢潑才		✓				✓						2
污濫腌臢						✓						1
含鳥獠猴							✓	✓				2
悶出鳥來								✓				1
放那鳥屁								✓				1
淡出鳥來								✓				1
甚麼鳥刀								✓				1
甚麼鳥亂								✓				1
直甚麼屁								✓				1
招甚鳥安								✓				1
打甚鳥緊								✓				1
入娘撮鳥			✓					✓		✓		3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混賴大蟲		✓					✓					2
沒毛大蟲							✓					1
賊手賊腳		✓		✓				✓				3
賊老咬蟲		✓	✓	✓			✓					4
混沌魍魎						✓						1
混沌濁物						✓	✓					2
幹我屁事								✓				1
放屁辣臊								✓				1
濫官污吏		✓		✓		✓						3
濫污匹夫		✓		✓		✓						3
愚魯匹夫			✓							✓		2
草賊匹夫		✓	✓	✓								3
助虐匹夫		✓	✓	✓								3
助逆賊道		✓		✓								2
無智辱子		✓	✓								✓	3
無道昏君		✓		✓								2
刁徒潑皮		✓	✓									2
禽心獸肝							✓	✓				2
窮酸餓醋				✓								1
黑矮漢子	✓		✓									2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腥手污腳						✓		✓				2
乞丐道人				✓								1
骨肉為泥					✓			✓				2
頑皮賴骨		✓										1
該死狂徒				✓	✓							2
打脊老牛					✓		✓					2
奴婢佞臣		✓	✓	✓								3
狐朋狗黨							✓					1
郎當怪物	✓						✓					2
碎尸萬段					✓			✓				2
鳥兩個公人				✓				✓				2
喝甚麼鳥采								✓				1
沒你娘鳥興								✓		✓		2
閉了這鳥關								✓				1
放你娘狗屁			✓					✓		✓		3
狗弟子孩兒							✓	✓				2
狗一般的人							✓					1
看到了污眼						✓		✓				2
死期也到了					✓							1

類別 詈罵詞	相貌、生理缺陷	斥人品德惡劣、行為無恥	年齡、性別	地位、身份、種族意識	咒死	骯髒	東西、貨色、動物、植物	人體器官、排泄物、性	其他一：神鬼	其他二：你娘、他娘	其他三：智商低	合計
乾隔澇漢子	✓		✓									2
腌臢打脊潑才		✓				✓						2
鳥祝太公老賊			✓	✓				✓				3
畏懼懦弱匹夫		✓	✓	✓								3
不才奸佞之臣		✓		✓								2
浪弟子，鳥歪貨		✓					✓	✓				3
搗你娘的腸子			✓							✓		2
賊頭賊臉賊骨頭				✓				✓				2
賊眉賊眼賊心肝		✓		✓				✓				3
賊潑賤小淫婦兒		✓	✓	✓								3
賊亡八窮出鳥來		✓		✓			✓	✓				4
三分相人，七分似鬼									✓			1
打脊餓不死凍不殺					✓							1
忘恩背主負義匹夫		✓	✓	✓								3
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		✓	✓	✓			✓	✓				5
千人騎，萬人壓，亂人人賤母狗		✓	✓				✓			✓		4
合計	7	61	62	69	10	16	73	98	6	9	8	

另外，據筆者粗略統計（見圖表二：《水滸傳》詈罵詞詞類分配圖），《水滸傳》書中的詈罵詞最多是以“人體器官、排泄物、性”為主，佔 23%，當中書中以“鳥”字作為詈罵詞更是中國四大名著中獨一無二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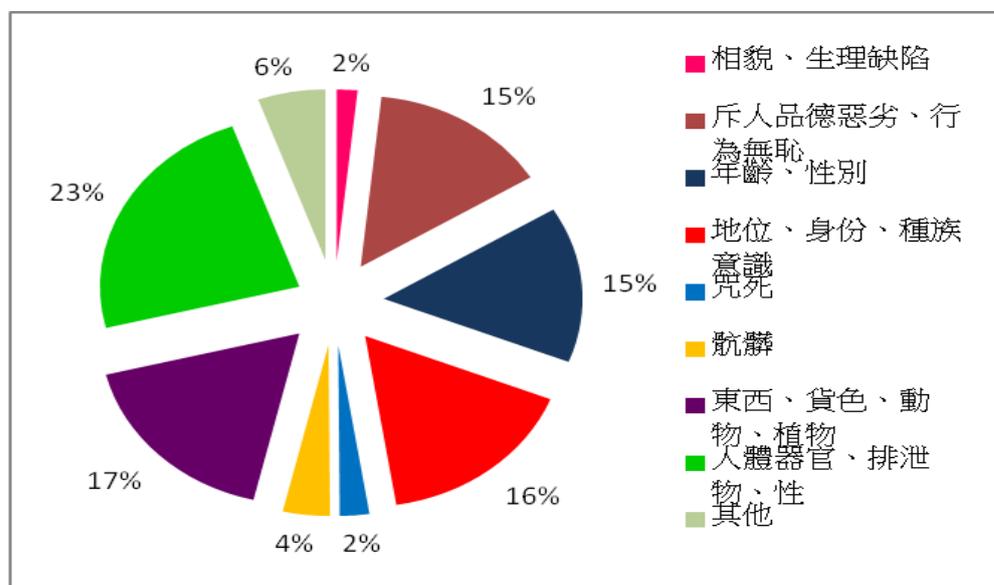
而書中“以東西、貨色、動物罵人”的詈罵詞也很多，佔總數 17%。在這當中，動物類的詈罵詞在書中出現的頻率頗高，筆者發現書中出現以“蒼蠅”“蠹”來罵人的這兩類較為特別。而以植物類作為詈罵詞極不普遍，全書只有一例。此外，“以地位、身份、種族意識有關”以及與“年齡、性別有關”的詈罵詞數量略少些，分別是 16%與 15%。在前者之中，種族類詈罵語不多，因為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描述受土豪劣紳迫害的好漢與宋朝相對抗的經歷，因此在這過程中所相遇的都是同一類人，也無其他異族加入，是以這一類的詈罵詞較不見於書中也是合理的。後者中，以年齡作為詈罵詞的這一類出現了不少例句，特別是以“老”作為前綴詞的詈罵詞可是本書詈罵詞的一大特色。

另，“品德惡劣、行為無恥”也佔了 15%。筆者認為這與書中的內容設計有最直接的關係，一群落草為寇的下等百姓被腐敗的官府、昏庸的皇帝弄得民不聊生，因此心中的怒火必然是指向批評當時的品德與行為敗壞的風氣了。

“咒死類”與“相貌、生理缺陷”有關的詈罵詞在書中並不發達，各佔了 2%。書中眾多人物中，唯有和尚那一顆光滑的頭及武大郎“三寸釘”的身材最為耀眼，因此他們成了這一類的代表。

最後，筆者發現書中詈罵詞有三類是值得提的，它們相加起來的百分比不高，只有 6%。其中以“與你娘和他娘”的這一類是較有趣的，“動詞+你娘/他娘”是詈罵時的基本程式，而作者在動詞的安排上也做了多變化的嘗試，如：入、直、放、搗等，使得在詈罵時更具殺傷力。

圖表二：《水滸傳》詈罵詞詞類分配圖



最後，筆者⁸⁹在《水滸傳》詈罵詞中的統計與前人相比，所統計的數量顯得有落差，對於此點提出了個人的一些不同看法：

(一) 語義分辨的認知不同

1.那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第 67 回）

筆者認為“尿流屁滾”在句子中所展現的是說話者的一種恐嚇與威嚴而已，實際上並不具有所謂的詈罵成分，因此不能歸入詈罵詞中。

2.那打鐵的看魯智深腮邊新刷，暴長短鬚，戢戢地好**滲瀨**人，先有五分怕他。（第 4 回）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網路修訂版）》，“滲瀨”指醜陋，恐怖。《水滸語詞典》中“滲瀨”所指的是醜陋，兇暴之義。從這解釋可見“滲瀨”純粹只

⁸⁹ 筆者認定的詈罵詞只有 240 個，而李玫瑩（2005）認為有 337 個，王琴（2006）認為 335 個，王靜（2008）認為有 378 個。其中只有王琴在論文中有列出所有的詈罵語，因此筆者只以他所列的詈罵詞進行分析。

是作為形容詞之用，並不見得有詈罵的成分，但具有貶義則是可確定的。

3. (潘金蓮) 指著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這喪門關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第 24 回）

王靜在《《水滸全傳》詞匯研究》（2008）認為喪門是詈罵詞，據《水滸語詞詞典》中解釋喪門為星命家所謂兇煞之一，也叫喪門神，主死喪哭泣之事。此外，《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網路修訂本）》另有一解釋為喪家之門（喪家，有喪事的人家，所以喪家之門就是指有喪事的人家的門）。根據以上的解釋，如果勉強將這“喪門”解釋為“咒罵家人身亡”之義，而列入詈罵詞行列當然也能接受，不過筆者卻認為它沒有顯著的詈罵成分。

4. 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今景陽崗上有一只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第 23 回）

5. 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吃了我娘！”放下樸刀，跨邊擎出腰刀。（第 43 回）

王靜和王琴都將這二例中的“業畜”列入詈罵詞行列，但筆者認為不適當。因在書中的兩個例句中，“業畜”都是指大蟲（老虎）而言，而老虎本身就是畜牲，何見“業畜”一詞在此有發揮詈罵功能呢？筆者認為與其說是詈罵詞，不如說是貶低大蟲為業畜較合適。

（二）侮辱性不足

一、說話

1. 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第 24 回）

2. 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吃！”（第 23 回）

3. (戴宗) 回覆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瘋的人，屎穢污全不顧，口裡胡言亂語，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第 39 回）

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網路修訂本）》中，聒噪為吵鬧不休之義，這詞視為形容詞之用，當中並沒有詈罵成分。另外，“胡說”及“胡言亂語”在句中雖然有反面色彩，不過其在句中並不具有辱罵性質，所屬性質還是形容詞，只是具有

貶義。

二、死亡

- 1.包節級罵道：“……今番我手裡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做‘單尾’且與我押入大牢裡去！”（第49回）
- 2.雷橫在馬上大笑，喝道：“匹夫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怎敢與吾決戰？”（第77回）
- 3.（宋江）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當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汝但早來就降，可以免辱一死！”（第69回）
- 4.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奄奄地，便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里也沒氣？”

王琴⁹⁰在這一個部分列舉了許多詈罵詞，筆者認為這些詈罵詞並沒有真正展現“詈罵”的色彩。以上這些語詞較接近“與驅逐威脅性詈罵語”一類，在文字形式上看起來的確有驅逐性以至威脅到“死”的這個意味，可是在本質上似乎並不具有詈罵詞的主要“侮辱”成分，也就是說，語義內容雖具有威脅驅逐意味，但尚未到侮辱程度。基本上，我們可以輕易地通過不同的文字形式去說“死”，不過在篩選詈罵語上，我們卻不能將它們通通照單接受，這樣會混淆了大家對詈罵詞的認知，因此筆者在這方面會較慎選，認為以上諸例還不構成詈罵詞。

（三）定義過於寬鬆

針對王琴（2006）在“與不端行為有關”此定義中的詈罵詞數量極多，筆者認為對這類的詈罵詞定義過於寬鬆，如：敗壞風俗、強盜、莽和尚、昏君、如此無禮、貪生怕死、巧言令色、多嘴多舌等這類貶義詞也列入詈罵語行列，似乎過於寬泛。如要將涉及這些層面的詞語都列出的話，那麼書中觸手可及的還有很多，如：胡亂（第5回）、失人倫（第27回）、謀逆之人（第40回）、小嘍囉（第41回）、好無道理（第52回）、胡亂惹事（第52回）、辱國敗將（第67回）等。因此，對詈罵詞的定義是寬是嚴也是需要斟酌的。

⁹⁰ 王琴所列舉的包括：短命、倒街臥巷的橫死賊、該死的狂徒、直待骨肉為泥、來這裡納命猶自不知死、匹夫死在眼前、早來受死、死在目前，尚且不知、寸草不知、到此送死、天兵到此，早下馬受縛，免污刀斧、教你一個個都死、拿住你碎死萬段、你每的死期到了、上前來吃我一劍、在太歲頭上動土、待俺劈你一百斧、那個敢上前來納命、我等不把你這賊徒殺絕，誓不回兵、我今直把你殺誅盡殺絕，方才罷兵、我今直殺的你片甲不回才罷、汝等急早投降，免汝一死、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為令、今番我手裡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蠍做單尾蠍、煮你在鍋裡也沒氣

(四) 版本不一以致於用字不同

1.西門慶笑道：“你看這瘋婆子！只要扯著瘋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第24回)

筆者用書中的“瘋”字與王琴所舉出的“風婆子”與“風臉”中的“風”字不同，但實際上是否同義呢？查《康熙字典》對“風”的眾多解釋，“《神異經》：西方有披髮東走，一名狂，一名顛，一名狷，一名風。”由這一句裡的“狂”與“顛”有理由推論“風”就是“瘋”，因此雖然用字不同，但所指意義是相同的。因此，針對不同版本《水滸傳》中的語詞，可能因印書用字不用而略有出入，這是不能不注意的。

(五) 統計有誤

由於《水滸傳》的章節及文字繁多，因此在做文字的統計上難免會有誤點，王琴在《《紅樓夢》與《水滸全傳》罵詈語比較表》(2006)中，出現了詈罵語重複列舉的現象，它們包括：頑皮賴骨(2次)、奸似鬼(2次)。因此，筆者認為在作統計數量的工作上，可能要稍微謹慎多加留意，以免造成統計數據上的差異。

以上只是筆者對《水滸傳》詈罵詞相關研究的粗略看法，限於論文重心和方向，無法就以上五種和前人不同觀點的所有例句一一列出來分析討論，僅能列舉數例來概括說明，而這其中也有很多地方尚待補充及指正，以作更深入的分析 and 討論。對於這一部分，尚待筆者未來繼續追索和探究。

第四章 《水滸傳》中詈罵語的語用習慣

本章是根據《水滸傳》中詈罵詞的特有風格、使用情況、探討發達的前綴詞以及詈罵語的連用情形、詈罵語的語用目的等五個部分，分成五個小節進行論述說明。

第一節 使用詈罵語的特有風格

劉福根（2008）認為漢語詈罵詞發展到宋元時期，已經是一個完全轉型的階段，與之前的時期相較下會顯得比較世俗、隨意及輕鬆。據劉氏的說明，宋元時期的詈罵語呈現了以下四個特性：一為內容的市井氣和低俗化；二為系列詈詞的發達，許多詈詞有詞頭的功能，組詞能力很強；三為多詈詞的連用；四為美惡同辭，同一詈詞既可表示恨，又可表示愛。

在檢視過《水滸傳》一書中的詈罵詞後，筆者發現該書中的詈罵詞與劉氏所提及的四點特色有相同處但也有不同處。就第一點來說，我們知道書中的人物大多是出身貧賤且沒文化的，再加上有好些人物的性格魯莽、急躁，所以在進行詈罵時所用的內容自然就會貼近低俗化。因此，就書中人物的性格顯示，與劉氏所言之“市井氣和低俗化”頗為相合。

劉氏所提及的第二及第三特點在書中的表現頗為顯著，特別是那些與發達的前詞綴所組成的詈罵詞最為顯目，對於這方面我們將會在本章的第三節中詳細討論，筆者認為這種自由搭配的詈罵詞是一種不受語言約束的放縱形式，也是在塑造梁山泊英雄形象時的合理需求。

最後，劉氏所言之美惡同詞的現象並沒有出現在《水滸傳》一書中，筆者認為這極有可能與此書內容有密切關係。這一群長時間被朝廷壓迫的百姓，對推翻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可說迫不及待，因此在書中的情節裡，處處充滿緊張和不滿的語言氣氛，而這群魯莽不羈的男性們在選用詈罵詞時，都是視對象和情緒直接訴諸表達，不習慣運用這種美惡同形詞彙來顯示情緒，因此這類語詞不見於本書中。

第二節 “鳥⁹¹”字的使用變化多元

根據李法白及劉鏡芙（1989）對“鳥”字的解說，鳥是“屌”的借字，指男

⁹¹ 《廣韻》：都了切，上聲筱韻端母。《漢語大辭典》：一為niǎo，另一為diǎo。鍾惠堯在《“菜鳥”小議》（2006）一文中提及“鳥”在古代只有統一的讀音，但隨著語言的演變及語用習慣的緣故，人們把表示水禽的“鳥”讀成niǎo；表示男性生殖器官的“鳥”讀成diǎo。

子的生殖器。常用以罵人；有時也非罵人，只是夾雜在語句裡，成為一種粗野的口頭語。在這部描寫綠林好漢的《水滸傳》中，“鳥”字可說是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鳥”字就成了研究詈罵詞的學者常關注的重要課題。對於“鳥”字的出現次數，眾多位學者都持有不一樣的想法，其中以王靜（2008）所認為的以“鳥”用作詈罵詞的例子數量最多，有199次；陳思坤（2000）所提出的178次“鳥”例句居第二；胡士雲（1997）對於“鳥”例句所作的統計有157次；李玟瑩（2005）對於“鳥”用作性器官來指稱人或事物的計數有53次，而王琴（2006）認為有75次。

以上幾位學者的說法儘管不一樣，也沒有詳細列出自己所統計的“鳥”例句，因此筆者無法對前賢所作出的“鳥”語詞數量統計做明確的分析。如果我們單從數字的變化來看，筆者發現使用時間越早的《水滸傳》版本，所得出的“鳥”例句數量會比晚期來的少，筆者猜想原因可能有二：

- 一、諸位學者在文中並沒有說明自己所用的《水滸傳》版本及出版社，因此版本不一可能會影響計算總數。
- 二、《水滸傳》的字數龐大，在印刷上難免會出現錯亂。

例如：李逵道：“今日我已到鄉裡了，便吃兩碗兒打甚麼（鳥）緊！”筆者所用的用書（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與中央研究院的《水滸傳》語料庫就有出入。在這一句話上，筆者所用書中並沒有“鳥”，而研究院所顯示的例句就有“鳥”字。在早期，由於文獻尚未完全建立，所以在統計上有可能是通過人力來計算，因此在最後所得的數量會出現不一樣就可以理解了。

筆者在“鳥”字出現的統計上，發現全書一共出現了174次，（另有4次和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版本不一，所以不納入統計中）。在眾多“鳥”字出現的例句中，當中有不少是有重複性的，例如：撮鳥、鳥人、甚鳥、鳥氣等。如果諸位學者並沒有考慮它們的重疊性而直接把重複出現的“鳥”字詞全數都列入詈罵詞統計裡，就很容易造成計數的不同以及讀者在理解上的混淆。

另外，“鳥”字在《水滸傳》中的使用很活躍，如果要真正去劃分它的類別也真的不簡單，例如：打甚鳥緊，在語用上，我們可以將它劃分為“打/甚/鳥/緊張、打/甚鳥/緊、打緊/甚/鳥、打緊/甚鳥”四種分類。因此在分類計算中，學者多是以自己的習慣來做分類，而大家始終無法得出明確的數量究竟有多少，有

很大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了。在“鳥”字作為詈罵語的研究上，不應該只是得出統計數量，如能將它們都一一列出並進行討論的話，筆者相信對讀者或未來的研究應能有很大的幫助。

綜觀各位學者對《水滸傳》的“鳥”字分類後，整理出它的運用可謂多元，意思亦很強烈，特別是出現在句中能起修飾作用。對於“鳥”詞在書中出現的形式，學者們也以不同的視角對它們進行了分類。劉福根（2008）依“鳥”所處在各詞性的前後位置及其作用來進行分析，共分六類⁹²；李玫瑩（2005）及王靜（2008）都是以“鳥”詞與各詞性所組成的固定形式模型為依據來歸類，分別是三類及八類⁹³。陳思坤（2000）⁹⁴在眾多位學者當中，雖然也是離不開以詞性和“鳥”的前後位置的這一種分類法，不過筆者發現在他的分類內，出現了一種以偏正短語形式來分類的方法。筆者認為這種以短語形式來探究“鳥”的使用方法頗為新鮮，因此接下來在本章節內將會在刪除那些重複性的“鳥”詞後⁹⁵，把僅得的96個語詞根據其語用作出分類並進行說明。

一、構成偏正式短語

“鳥”字在此處發揮了兩類不一樣的修飾作用，一類為“偏”的修飾成分，多是以形容詞身份出現；另一類為“正”的受修飾成分，多是以名詞身份出現。

（1）“鳥”在前，作為修飾成分

1. 為“偏”的修飾成分

例1 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個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第2回）

例2 魯智深道：“……休道這兩個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第4回）

例3 魯智深道：“你這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

⁹² 作名詞、修飾詞，前有形容詞及名詞、與前面動詞合成名詞、在名詞前起修飾作用、在動詞及形容詞前起修飾作用、作插入。

⁹³ 李玫瑩：鳥+名詞、形容詞+鳥/動詞+鳥、鳥+動詞/鳥+形容詞

王靜：鳥+名詞、鳥+形容詞、鳥+動詞、形容詞+鳥、動詞+鳥、名詞+鳥、形容詞+鳥+名詞、其他。

⁹⁴ 直接指代人、用在指人或指物的名詞前，構成“鳥x”形式的偏正短語、用在動詞前、用在動詞後、用在形容詞後及形容詞前

⁹⁵ 被列為重複性的“鳥”詈罵詞有：鳥人、撮鳥、鳥氣、鳥亂、鳥漢子、鳥人、怕什麼鳥、鳥嘴、含鳥猢猻、鳥大漢、鳥男女、鳥頭陀、鳥漢、鳥主人、打什麼鳥緊、沒你娘鳥興、驢鳥、鳥大蟲、鳥莊、鳥婆娘、咬我鳥、干鳥氣麼、鳥奈煩、鳥、鳥術，共72次。

- 饒你兩個鳥命…”（第9回）
- 例4 牛二喝道：“甚麼鳥刀，要賣許多錢！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第12回）
- 例5 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虫唬嚇我？”（第23回）
- 例6 梢公答道：“岸上一夥人趕這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卻是鳥兩個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里人。”（第37回）
- 例7 李逵道：“…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第39回）
- 例8 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衝州撞府，那里不曾去……我們便挨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第40回）
- 例9 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里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第40回）
- 例10 李逵道：“……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第53回）
- 例11 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第53回）
- 例12 李逵自暗暗尋思道：“那廝知道我要殺他，卻又鳥說。”（第53回）
- 例13 李逵道：“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板斧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個鳥頭纔罷。”（第61回）
- 例14 眾人道：“這個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第61回）
- 例15 李逵叫道：“今朝沒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盧員外做丞相，我們都做大官，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子，卻不強似在這里鳥亂！”（第67回）
- 例16 那婦人罵道：“浪弟子，鳥歪貨！你閒常時，只歡喜使腿牽拳，今日弄出來了。”（第102回）
- 例17 那婦人又將王慶打了箇耳刮子道：“鳥怪物！你又想了那裏去？”（第102回）
- 例18 王慶喝罵道：“輸敗醜贖村鳥龜子！搶了俺的錢，反出穢言！”（第104回）
- 例19 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第38

回)

這一類“鳥 + 名詞”的組合在書中出現較多，“鳥”在此處擔當了形容詞的角色，以對隨後的名詞進行描述。而由後接的名詞性質來看，有人、動物以及無生命的器物，可說五花八門，種類繁多。

2. 為“正”的受修飾成分

例1 潘金蓮發話道：“……我當初嫁給武大時，不曾聽說有甚麼阿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鳥撞著許多事！”（第24回）

例2 李逵心焦，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卻鳥躲在那里！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第53回）

儘管“鳥”字隨後的是一個動詞類，它也能在句中充當修飾性的狀語，除了能連貫中心語的語義外，也能透過“鳥”增強其話中語氣。

(2) “鳥”在後，作為受修飾主成分。

例1 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的甚麼。”（第16回）

例2 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公，你不要咬我鳥！”（第37回）

例3 智深道：“你卻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第7回）

例4 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第44回）

以上例句中的“鳥”成為了主語，它所表示的並非是指飛禽的鳥類，而是借由借代的形式樹立了“鳥”非禽的另一種身份。

二、構成謂補式短語

例1 魯智深尋思道：“…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洒家吃，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吃也好！”（第4回）

例2 李逵哭道：“王鳥氣麼！這個也去取爺，那個也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裡鑽出來的！”（第42回）

例3 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箇，正肚中飢出鳥來。”（第43回）

例4 李逵睜眼睜開，對宋江道：“……我來也罷了，既帶我來，卻教我看房，悶出鳥來！你們都自去快活。”（第72回）

例5 龔端道：“這賊亡八窮出鳥來！家裡只有一個老婆；左右鄰里，只礙他的膂力，今日見那賊亡八大壞了，必不肯替他出力氣……”
(第103回)

“鳥”字穿插在謂語及補語之間，組成“動詞/形容詞 + 鳥 + 補語”這樣的結構。“鳥”字在此處並不是實詞類，而是發揮了其表達“程度”上的功效，使得原本在後方的補語多抹上了一層表示程度的雙重色彩。

三、構成同位式短語

(1) 這 + 鳥

- 例1 魯智深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卻拿著拳頭嚇洒家！……”（第4回）
- 例2 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裡去買，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要緊？……”（第16回）
- 例3 魯智深道：“叵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卻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裡人多，救了上山去性命，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第17回）
- 例4 武松焦躁道：“……休要引老爹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第23回）
- 例5 武松笑道：“……幾時見說有大虫！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第23回）
- 例6 那婦人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吃飯吃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卻也會戲弄老娘……”（第27回）
- 例7 武松指著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鳥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虫，也只三拳兩腳……”（第30回）
- 例8 武松道：“刀卻自好！到我手裏不曾發市，且把這個鳥先生試刀。”（第31回）
- 例9 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第31回）
- 例10 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卻怎地便動手動腳的？”（第32回）
- 例11 魯智深大叫道：“……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

寺。”（第4回）

例 12 那大漢睜著眼喝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吩咐了眾人休睬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第37回）

例 13 李逵道：“……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卻待要和那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卻被大哥叫了我上來。”（第38回）

例 14 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要緊急！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裡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第39回）

例 15 李逵跳起來道：“…我們都做箇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箇鳥水泊裡面。”（第41回）

例 16 李逵笑道：“量這箇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了三二百箇孩兒們殺將去，把這箇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第47回）

例 17 李逵道：“啊也！我的這鳥腳不由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邊奔了去！不要討我性發，把大斧砍了下來！”（第53回）

例 18 李逵一路上自尋思道：“這兩個鳥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我搶入城中，一斧一個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吃一驚，也和他們爭得一口氣。”（第67回）

例 19 喬道清笑道：“量你這鳥術幹得甚事！”（第95回）

馬靈縱馬挺戟，大喝道：“你每這夥鳥敗漢，可速還俺們的城池！若稍延挨，教你片甲不留！”（第99回）

以上諸例都是屬於“這（箇、廝等）+鳥”的形式，在語義上“這”即等於“鳥～”，是用方位代詞和名詞共同構成一個同義短語，具有強調作用。

（2）那 + 鳥

例 1 智深喝道：“你那眾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眾人。”（第7回）

例 2 智深先居中坐了，指著眾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第7回）

例 3 阮小二指著罵道：“……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教他休要討死。（第19回）

- 例 4 李逵便道：“…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箇⁹⁶鳥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便走。”（第 40 回）
- 例 5 那漢道：“……隨後我叫了賭房裡一夥人，趕將去客房裡，拿得那買藥的來，盡氣力打了一頓，如今吧來吊在都頭家裡，明日送去江邊，綑做一塊，拋在江裏，出那口鳥氣。”（第 37 回）
- 例 6 李逵那里忍得住，拍著雙斧，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裡！”（第 47 回）
- 例 7 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喊道：“那鳥婆娘趕我哥哥那里去？”（第 48 回）
- 例 8 李逵道：“那廝若還去告，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第 52 回）
- 例 9 雷道：“你看老爺輩是甚麼樣人！你卻放那鳥屁！你要砍黑爺爺，憑你拿去砍上幾百刀！……”（第 95 回）
- 例 10 李逵道：“俺聽得說那賊鳥道在百谷嶺，待俺去砍那撮鳥一百斧，出那口鳥氣！”（第 97 回）
- 例 11 那漢大怒，便罵：“賊配軍！俺的鎗棒遠近聞名。你敢開了那鳥口，輕慢我的棒，放出這個屁來！”（第 102 回）
- 例 12 李應便對柴進道：“待小弟去莊前等那鳥敗賊，殺他片甲不回。”（第 104 回）

此一形式與“這+鳥”相同，也是屬於同位式短語。

(3) 誰 + 鳥

- 例 1 李逵答道：“誰鳥奈煩！見著活的便砍了。”（第 50 回）

從以上例句中，可見“這、那”這兩類方位代詞在例句中出現的次數非常頻繁，而由人稱代詞“誰”所組合而成的“誰+鳥”例句就僅有一個，當中配上“鳥”詞起了同位作用。在眾多例句中，“鳥”後頭跟上的除了那占多數的指人名詞外，也出現了其他類名詞如“店子、鎗棒、書、莊、話”等。

四、構成“甚麼+鳥”形式

(1) 甚麼/甚 + 鳥

⁹⁶箇：“個”的異體字（《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版》）、《集韻》亦作个、介。俗作個。（康熙字典網路版）

例1 智深先居中坐了，指著眾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裡戲弄洒家。”（第7回）

例2 牛二喝道：“甚麼鳥刀，要賣許多錢！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第12回）

例3 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裡？”（第54回）

以上三例與“這+鳥”和“那+鳥”不同的是，“甚麼/甚+鳥”帶有疑問意味，與前二類的肯定語義有別。

(2) 動詞 + 甚麼/甚 + 鳥

例1 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第7回）

例2 智深道：“你卻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第7回）

例3 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第7回）

例4 牛二道：“喝甚麼鳥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第12回）

例5 王婆：“……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卻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第25回）

例6 那稍公睜著眼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板底下。……”（第37回）

例7 李逵道：“若真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卻拜甚鳥！……”

例8 李逵道：“你使的甚麼鳥好，教眾人喝采！看了到污眼，你看老爺使一回教眾人看。”（第54回）

例9 石秀睜著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第62回）

例10 李逵大叫道：“…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做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第68回）

例11 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第71回）

例12 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樣，都沒甚麼鳥符。身到房裏，便揪出鬼來。”（第73回）

例 13 李逵道：“哥哥，你說甚麼鳥閑話！山寨裡都是你手下的人，護你的多，那裡不藏過了？……”（第 73 回）

例 14 李逵正說到興濃處，揎拳裹袖的說道：“打甚麼鳥不禁！真箇一生不曾做恁般快暢的事！……”（第 93 回）

例 15 阮小元怒，指著王稟、趙譚道：“你這兩個直得甚鳥！”

例 16 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裡誰敢奈何他！……”（第 39 回）

例 17 李逵應道：“我卻怕甚鳥！”（第 43 回）

這一類的形式在書中所出現的例句也有很多，“甚麼”與“鳥”作上搭配可算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甚麼”畢竟是個疑問詞，但在此處並沒有提出疑問的意思，在與“鳥”字做搭配後，整句所呈現的口氣確實是肯定的，與上一類又不相同。

五、用作穿插語，處於名詞或動詞之間

例 1 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第 23 回）

例 2 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廝倒來撲復老爺！”（第 30 回）

例 3 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廝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不曾發布。……”（第 43 回）

例 4 李逵跳起來道：“…我們都做箇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箇鳥水泊裡面。”（第 41 回）

例 5 李逵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第 41 回）

例 6 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第 38 回）

以上諸例都是硬生生地把“鳥”字擠入名詞或動詞中，塑造出生動卻又粗俗的口語詞，而從鳥字可置於詞前、中、後來看，帶“鳥”字的詞語可塑性相當高，

六、其他

例 1 王婆道：“含鳥猢猻，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第 24

回)

例2 燕順那里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第35回）

例3 魯智深尋思道：“干鳥甚！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餓乾癯了！”（第4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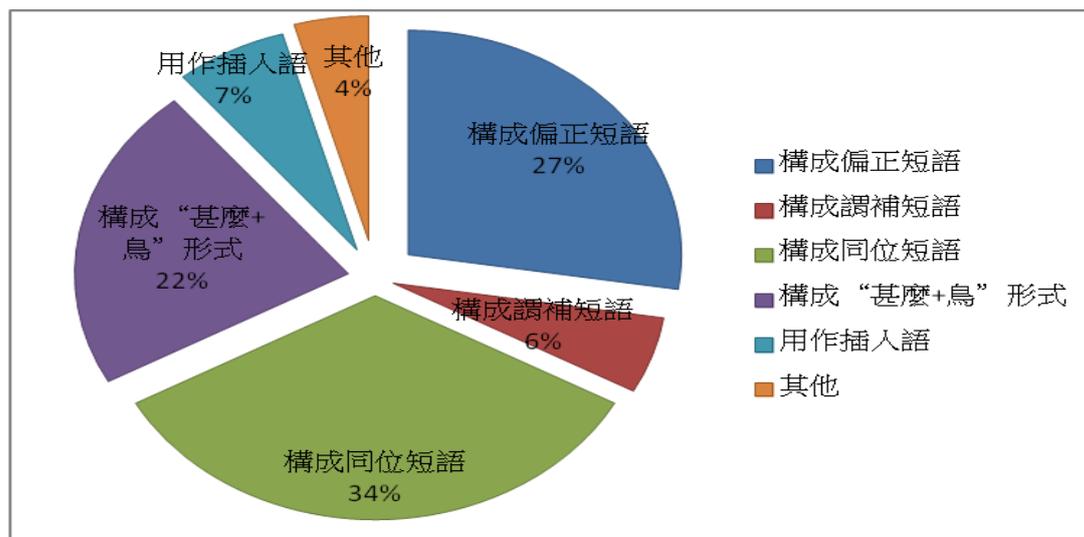
例4 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則聲。”（第53回）

以上例句“鳥”字詞運用的形式相當稀少，幾乎各只有一例，除了可搭配形容詞外亦能接動詞；此外，“鳥”能出現在動詞後，也能處於“干”“甚”之間，可見它組合的靈活性高。

從圖表三的顯示可見，《水滸傳》裡所出現的以“鳥”作為詈罵語的例句中，我們發現“鳥”在同位式短語的形式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佔了34.1%。其次，以偏正形式出現的“鳥”字也佔27.5%，其中又以它作為修飾語比做為受修飾語的要多。此外，以“甚麼+鳥”這系列形式出現的佔22%，其中的“動詞+甚麼+鳥”可說是書中一大特色。最後，以“鳥”作為謂補式短語及插入語的這組分別是5.6%及6.6%，這些例句的數量雖不多，不過卻能發揮了“鳥”字變化無窮，高效用的功能，尤其是插入語的這一類，竟能穿插在語詞當中卻又不影響該詞原本的含義，並且具有提升其色彩的功用。此外，書中還出現了幾個“鳥”組合形式稀少，幾乎只有一例，佔了4%。

儘管“鳥”字的使用在《水滸傳》中是多變化的，可是書中的“鳥”字與名詞類作搭配的例子數量遠勝其他類詞語，可見“鳥”在書中所慣用的還是與名詞做結合的模式較多。語言的語義及語用畢竟是一種會隨著年代轉換而起變化的有期限產物，縱觀“鳥”字在書中的用法，其實與我們現代對“鳥”罵的使用方式也真的非常相近，由此可見“鳥”詞在語言中所能表達的並非只有其原有的意義而已，所能散發出的是本身所擁有的“詈罵”魅力。

圖表三：“鳥”在《水滸傳》中的使用分類



第三節 前綴詞發達——以“賊”、“老”為例

漢語詞綴的衍生原因是多元的，蔣信及蔣宗許（2009）認為它和漢語詞彙的複音化有密切關係。上古的語言隨著社會不斷演進及新生事物增多而不得不進行創新，因此詞綴的現象就出現了。詞綴的選用是由常用詞虛化而變成的，且具有很強的口語性，能讓語言表達更準確，聲音顯得更有美感及和諧。筆者認為以上所言的詞綴目的並不適用於“詈罵詞詞綴”，因為在詈罵詞前所用的詞綴並不會對該原本的音節或音律起任何作用。在詈罵詞前加入綴詞除了能展延其概念，豐富其表義外，更能明確其詈罵範圍，它的確與一般前綴詞所能表現的“審美觀念”和“韻律節奏”很不一樣。

一、“賊”

在先秦時，“賊”的最早文獻意義是“殺”⁹⁷，秦漢文獻指稱叛逆作亂者，當時尚未演變成詈罵詞；魏晉南北朝時開始發展為詈罵詞，但基本上限於指稱叛逆作亂者；隋唐時期延續了這一用法，但變體略有增加（劉福根，2008）。我們從秦漢文獻中可知“賊”已貶義為詈詞，但用例尚少，直到魏晉南北朝則廣泛用

⁹⁷ 《尚書》孔傳多次釋“賊”為“殺”；《舜典》“寇賊奸軌”，孔傳：“殺人曰賊”；《秦誓中》“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孔傳：“賊，殺也”。《周禮·秋官·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玄注引鄭司農（眾）云：“謂盜賊群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正義：“盜賊并言者，盜謂盜取人物，賊謂殺人。”（劉福根，2008）

作詈罵詞。據劉福根先生在書中所舉出的例子，可見“賊”在秦漢、魏晉南北朝及唐朝時是作為後綴⁹⁸之用。到了宋元時，“賊”用作前綴之用的例子開始明顯增多了，出現“賊漢、賊奴、賊子、賊丑生及賊骨頭”等。

在《水滸傳》中，以“賊”作為前綴詞使用的例子有不少，由於它後面緊接的全是名詞，因此筆者認為在此處是發生了“名詞→形容詞”的變化脈絡，詳細的說明見下文。據中央研究院語料庫所收，約有77⁹⁹個與賊有關的詞語，由於數量龐大，筆者此處進行討論時無法一一列出原句，但將相關詈罵詞收錄在注釋中，以供參考。

針對《辭海》中對“賊”羅列的五大義項如下：

- (一) 傷害、敗壞
- (二) 虐害、殺害
- (三) 一種害蟲
- (四) 指作亂叛國危害人民或外來侵犯的人
- (五) 盜竊犯的通稱，亦專指小竊，也形容鬼崇不正派

從筆者手上所得資料可見，“賊”在古代一般是指殺人賊及叛逆賊，因此“賊”字在《水滸傳》中作為前綴詞時，多具有(一)(二)(四)之義，如：

- 1.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第37回）
- 2.蔡九知府（對戴宗）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因此不曾看得分曉。”（第40回）
- 3.這婦人輕輕地罵了一聲：“賊禿！倒好見識！”（第45回）
- 4.呼延灼少停，再縱馬出陣，（對魯智深）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見個勝敗！”（第57回）
- 5.李逵道：“俺聽得說那賊鳥道在百穀嶺，待俺去砍那撮鳥一百斧，出那口鳥期！”（第97回）
- 6.婆子（對宋江）罵道：“賊猢猻！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第24回）

《論語·陽貨第十七·鄉愿章》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中“賊”就是

⁹⁸ 妖賊、蛾賊（《後漢書·順帝紀》等）；山賊（《三國志·魏志·張燕傳》）；宗賊（《三國志·魏志·劉表傳》）；舐榆賊（《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傳》）；狂賊（《三水小牘》）；反賊（《大唐新語》）；逆賊（《伍子胥變文》）；草賊（《舊唐書·僖宗紀》）；“國賊”（《舊唐書·昭宗李晔本紀》）

⁹⁹ 包括賊配軍(17)、賊骨頭(4)、賊頭賊臉賊骨頭(1)、賊心賊肝(3)、賊男女(5)、賊驢(5)、賊賤蟲(1)、賊乞丐(1)、賊老咬蟲(1)、賊賤人(4)、賊猢猻(1)、賊漢(2)、賊行者(1)、賊頭陀(1)、賊禽獸(1)、賊妮子(1)、賊道(3)、賊和尚(1)、賊奴(1)、賊臣(17)、賊性命(1)、賊潑賤小淫婦兒(1)、賊亡八(4)

指泛指破壞道德的人，因此與（一）的義項相近。相同地，將這個解釋用作《水滸傳》“賊”前綴詞來看，絕對是符合的。（二）的義項是一個引申義，見賈誼《論積貯疏》中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句中的“大賊”就是指禍害了。這個解釋在《水滸傳》“賊”前綴詞的使用上並沒有直接的引用，可是間接上也不能說毫無關係。第（三）種義項所指的涵意並沒有出現在書中，“賊”與“蝨”原指吃禾稻的害蟲，見《詩經·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蝨賊，無害我田稚。”，而《水滸傳》書中的“賊”前綴詞並不見有指向此義之例。在《詩·大雅·召旻》：“天降罪罟，蝨賊內訌。”一句中，可見此處之“賊”所指向的不再是真正的害蟲，而是映射那些危害國家或人民的人，這個解釋與（四）義項的解釋相符，所以《水滸傳》中出現的“賊”前綴詞，應是符合此項解釋的說法。

對於（五）的義項解釋也在《水滸傳》中可獲得印證，一般而言，被罵者的行為表現與“賊”貌似，才會使用有“賊”的前綴詞，因此辭海中（五）義項的後半部“形容鬼崇不正派”是成立的。但在其前半部的“盜竊犯的通稱，亦專指小竊”，筆者認為這個說明也符合書中“賊”所存有的詈罵意涵。在《水滸傳》中，儘管“108條好漢”被後人賜予美譽，畢竟他們還是一群梁山上的盜匪，他們所作所為的背後無論是因世俗所逼還是為了替天行道，都是不符合社會道德的。因此，如果以上所列舉的幾位好漢被他人罵時，常被加上“賊”的詈罵詞，也是可以想見的。

二、“老”

《說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老”字最初所表示的是年老或年長之義，而“老”作為前綴之用，在宋代已經十分普遍地應用於語言實際中，最為突出表現的是北宋詩人蘇軾，如：“老叔”、“老杜”、“老瞞”、“老手”等。

據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資料顯示，以“老”前綴組成的詈罵詞約有 35¹⁰⁰次，可見“老”作為前綴在宋代時已經非常普遍。周元琳（2002）提及前綴詞“老”的語義色彩時，認為可大致分為四類：

（一）由“年歲大”虛化而來，有“可尊可敬”的色彩。

¹⁰⁰ 包括老豬狗（8）、老狗（6）、老驢（5）、老咬蟲（4）、老賊（3）、老畜生（2）、打脊老牛（2）、老牛子（1）、老大蟲（1）、老畜生（1）、老虔婆（1）、老賊蟲（1）

(二) 是從時間久、交情深虛化而來，有“可親可近”的色彩。

(三) 是從“老”的衰退、封閉、保守等聯想意義虛化而來，有“可笑、可憐”的色彩。

(四) 有“可惡可怕”的意味。

如果從周元琳以上所談及的語義色彩來看《水滸傳》中“老”的詈罵詞，我們會發現當“老”作為詈罵語之用時，一般都是分布在(一)¹⁰¹、(三)和(四)之義項上，而“老”前綴詞後皆習慣以牲畜名接上，如：

- 1.(大王)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第5回）
- 2.和尚道：“……小僧看施主檀越之前，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只是敬禮。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第6回）
3. 鄆哥提著籃兒走入茶房裏：“老豬狗，你昨日做甚麼打我？”（第25回）
4. （武松）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今日兄弟與你報仇雪恨！”（第26回）
5. 虔婆便罵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第69回）
6. 李逵罵道：“打脊老牛！男人須婚，女人須嫁，煩惱做甚麼？”（第73回）

筆者從以上例子發現，在加了“老”前綴詞的詈罵語中，還有較強烈的輕蔑之意，除了能讓原句多了一股諷刺及貶斥的意味外，亦能刻畫出較具體及深刻的人物形象。

此外，“賊+老”或“老+賊”連用的現象也出現在書內詈罵語中，如：

- 1.唐牛兒吃了這兩拳，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 ”（第21回）
- 2.在買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去，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紐住押司？”（第21回）
- 3.李逵聽了，叫起來道：“……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賊道直撞下山去。”（第53回）

當然，雙重的前綴詞所發揮的詈罵成效一定也是雙倍的，不過可見此習慣並不流行於該年代，因書中所出現的例子只有三句。筆者認為前綴詞連用其實只是一種語義重疊的附加說明作用而已，並不具有詈罵語連用時（此部分相關說明請見第四節）所爆發的那種強悍力道，因此在詈罵研究上所能見到的例子也不多。

¹⁰¹ （一）只有局部成立，“老”作詈罵語使用並不可能會有“可尊可敬”之色彩。

第四節 多項詈罵語連用

根據劉福根（2008）對宋元時期詈罵詞的特點簡析來看，他認為詈罵詞的連用是該時期的一個重要現象，筆者從他的舉例中，發現其所定義的詈罵語“連用”是指一句話中不間斷地使用相同或不同的詈罵語。但筆者此處所謂的詈罵語“連用”原則，則是定位在一個詈罵詞是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詈罵詞所組成，與劉氏同中有異。這種詈罵語連用的現象出現在書中的數量雖然不會太多，不過筆者認為此現象卻有加強詈罵程度的效用，對聽者而言也能傳達出一份嚴重性。

由兩個詈罵詞組成一詞的現象，在《水滸傳》中頗為常見，而“腌臢”的搭配是最多的，如：“腌臢+潑才”（第3回）、“腌臢+打脊+潑才”（第5回）、“腌臢+畜牲”（第19回）、“腌臢+混沌”（第24回）、“腌臢+草寇”（第63回）、“腌臢+婆娘”（第73回）、“腌臢+歪貨”（第93回）、“腌臢+反賊”（第95回）、“腌臢+村鳥+龜子”（第104回）等。從以上的例子可見，接在“腌臢”後做配搭的均是名詞，其中直接以斥罵他人品行的相關詈罵詞接上的最多。而通過間接性的“動物、貨物”詈罵詞來作搭配的形式也有不少。

另外，還有“混沌+濁物”（第24回）、“刁徒+潑皮”（第26回）、“禽心+獸肝”（第30回）、“賊手+賊腳”（第46回）、“混賴+大蟲”（第49回）、“賴皮+賴骨”（第62回）、“草賊+匹夫”（第64回）、“該死+狂徒”（第69回）、“打脊+老牛”（第73回）、“入娘+撮鳥”（第75回）等。以上這些例子中，我們可看到出現了較靈活的搭配，如：形容詞+名詞、名詞+名詞、動詞+名詞三種形式。

此外，由三個或四個詈罵詞連用所組成的有：“腌臢+打脊+潑才”（第5回）、“賊頭+賊臉+賊骨頭”（第14回）、“賊眉+賊眼+賊心肝”（第30回）、“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第44回）、“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賤+母狗”（第51回）、“賊+潑賤+小淫婦兒”（第98回）、“浪弟子+鳥+歪貨”（第102回）、“賊+亡八+窮出鳥來”（第103回）、“驢牛射出來+賊+亡八”（第103回）、“腌臢+村鳥+龜子”（第104回）等。從以上這些例子中，我們發現這一連串的詈罵詞中，由多個“名詞”疊起的詈罵詞是最常見的。

為了探究以上的詈罵詞連用現象是否也出現在詈其他的文學作品當中，筆者選擇了《紅樓夢》¹⁰²、《金瓶梅》¹⁰³、《醒世姻緣傳》¹⁰⁴這三部作品，試圖去解

¹⁰² 以王琴（2006）《紅樓夢》詈罵語研究附錄的詈罵詞作為依據。

¹⁰³ 以周忠元在《金瓶梅詞話》詞匯研究（2008：30-32）及錢韻然《《金瓶梅》詈詞詈語現象考察》（2007）中所顯示的詈罵詞作為依據。

開這個謎題。經筆者整理發現：

- 1.《紅樓夢》的詈罵語中，出現詈罵詞連用的現象不多，當中只有“泥豬+癩狗”（第7回）、“忘八+羔子”（第45回）、“糞窟+泥溝”（第7回）等約12個。此外，資料中並不見有超過兩個以上詈罵詞連用的例子。
- 2.《金瓶梅》中有許多不同的前後詞綴，因此造成大批的“兩個詈罵詞連用組合”例如：“賊+小囚兒”（第76回）、“浪+淫婦”（第63回）、“淫婦+奴才”（第8回）等。除了二個詈罵詞組成的詈罵語外，還出現了不少三個及四個詈罵詞連用的現象，如：“波答子+爛桃+行貨子”¹⁰⁵（第72回）、“賊+混沌+蟲”（第1回）、“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第22回）、“賊+狗攘的+養漢的+淫婦”（第80回）、“蠢頭+村腦的+禿驢”（第57回）等。由於筆者所見的資料中並未將書裡的詈罵語一一記下，因此無法和《水滸傳》作比較，所以只能粗略知道，《金瓶梅》書中的詈罵語連用情形和《水滸傳》中以兩個詈罵詞連用的情形頗為相近。
- 3.《醒世姻緣傳》內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最長的罵人單句——“放你家那臭私窠子淫婦歪拉骨接萬人的大開門驢子狗臭屁”（第11回），筆者將它劃分後成了“放你家那臭私窠子+淫婦+歪拉骨+接萬人的大開門驢子+狗+臭屁”這種由六個詈罵詞組成的詈罵語句式，這可說是這本著作獨有的特色了。

從上述比較中，可見《水滸傳》和《金瓶梅》的詈罵詞連用現象較相近，詈罵連用最常見的是用兩個詈罵詞組成的詈罵語，而《醒世姻緣傳》中的六個詈罵詞所組成的詈罵語可說是世界之最，無人能比了。由於筆者所搜集的作品都是宋元之後刊行的，所以它們與《水滸傳》有相同的現象並不稀奇，可是對於在《水滸傳》之前的作品是否也出現此種詈罵現象，未來仍待追索。

從詈罵詞連用的現象來看，筆者認為由多詞呈現的詈罵力量較單詞使用來得有爆發力，在罵者的詈罵詞連用越多下，被罵者所承受的壓力會劇增。可是據經濟學理論中的“邊際報酬遞減法則”¹⁰⁶（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來

¹⁰⁴ 《醒世姻緣》又名《惡姻緣》，清初長篇小說。學界對此書的作者及朝代的考究各有不同觀點，一般上認為作者署名為西周生，全書100回，按照佛教的因果報應觀念，先後寫了兩世的兩種惡姻緣。

¹⁰⁵ 波答子：破爛貨；爛桃：喻婦女之濫淫者（錢韻然，2007）

¹⁰⁶ 邊際報酬遞減法則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人口論的論證根據。它是指在其他不變的

看，被罵者卻可能會出現不一樣的情緒變化。初始，被罵者的情緒的確會隨著詈罵語連用的數量而愈來愈激昂，可是當詈罵語次數達到了巔峰時，將、卻會出現報酬遞減現象，也就是說詈罵者的情緒不再停留在激昂的高點上，反而會隨之滑落，甚至情緒會回到原點那麼低平了。換言之，過多的詈罵詞堆積未必會造成強力的詈罵效果，反而可能削減了詈罵力道而導致無感。因此過去的詈罵語數量一般多是介於二個至四個之間，有可能就是因為擔心過多的語詞數量，反而會導致詈罵效果減弱。

第五節 語用目的鮮明且多樣化

一般而言，透過詈罵行為的表現，我們可能無法精準地清楚詈罵語句中真正的語用目的，因為詈罵語背後不僅只有“詈罵”的目的。筆者認為“詈罵”始於初期的“侮辱他人”的目的，後來經由人類情緒的多樣變化，因而它也隨之開拓發展，最後才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語用目的。據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結果，罵人作為一種個人行為也各有動機，從《水滸傳》的詈罵語句中，我們到處可見這種鮮明的現象。

（一）斥責、謾罵

例1 吃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班手裡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這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裡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個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卻不曾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卻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卻才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攏掇押司來我屋裡，擲倒打抹地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脖子只一叉，踉踉蹌蹌，直從房裡叉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第21回）

通常，詈罵詞多是出現於開罵時使用，上例就是唐牛兒與閻婆兩人之間的一段對話，由於當下氣氛極為緊張，雙方情緒激動，所以在言語上會自然地引入詈

情況下，如果一種投入要素連續第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產值後，所提供的產品的增量就會下降。

罵詞，從而凸顯斥罵的語言功能。

（二）侮辱、詛咒

例2 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裡，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卻叫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干干淨淨的，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來往一年半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娶了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夫妻，偕老同歡？此計如何？”（第25回）

文中的詈罵語明顯地沒有發揮詈罵作用，王婆是在情緒平穩的情況下說出了這一段話，其中“搗子”和“矮子”這兩個詈罵詞在話中起了侮辱性作用。當時，王婆正和西門慶對話，因此“搗子”和“矮子”這樣的詈罵詞都在和西門慶的身份及身材的相比下，產生了強烈對比。

例3 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著彌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第2回）

例4 智深道：“胡亂節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家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裡討死！”（第5回）

例5 林沖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盧虞候！那潑潑敢來這裡害我！休要撞著我，只教他骨肉為泥！”（第10回）

例6 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抬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尸萬段！”（第17回）

性命的結束從古就是人類深感害怕的一件事，通過咒罵他人“死”具有解除心中之恨的功用。在《水滸傳》中，除了直接道“死”的“該死”、“討死”外，更有不一樣的文字表達模式，如：“骨肉為泥”“碎尸萬段”等與直接詛咒人死相較之下，“骨肉為泥”和“碎尸萬段”更能形象化的表達其間的痛恨與詛罵的嚴厲程度。

（三）厭惡、發泄

例 7 這個吃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著一、兩個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他，才與我消得這口恨氣！”（第 32 回）

例 8 兩個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可不小！”便把山門關上，把栓栓上。（第 4 回）

例 9 （武松）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著樸刀，躊躇了半響，一個念頭，竟奔向孟州城裡來。（第 31 回）

因厭惡而通過詈罵來發泄就是常見的一種心理反應，因此在以上例句中，可見句中（波浪線處）明顯出現了詈罵者對被詈罵者的厭惡之意，而句中夾帶的詈罵詞句式在此情景下絕對是發泄怒火的最佳手段。

另外，詈罵行為純粹是種情緒表達，筆者相信它本源於憤怒狀態時所直接表現的情緒與態度，但實際上人的情緒變化並非如此單純，因此詈罵就發揮了多樣化的功能。除了以上三類外，《水滸傳》也出現了不存有“詈罵”成分的語用目的，證實了詈罵語目的是多元化的事實，如：

（四）嘲笑、諷刺

例 10 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到：“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爺不怕！你留我在家裡歇，莫不三更半夜，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唬嚇我？”（第 23 回）

例 11 牛二喝道：“甚麼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麼好處，叫做寶刀？”（第 12 回）

基本上，嘲諷既然可能在雙方並不處於對峙的情形下發生，因此該情況下的詈罵詞所肩負的嘲諷功效就遠大於詈罵了。罵人者在詈罵話語的選用上要謹慎，只有選對了詈罵詞才能讓它發揮嘲諷功用，否則嘲諷功用將會減弱。

(五) 調侃、戲謔

例 12 閻婆聽得見女兒腳步下樓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裡。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屋裡多遠，他不會來？他有不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箇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第 21 回）

例 13 李逵道：“不吃酒，卻依得；閉著這個嘴不說話，卻是憋殺我！”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裡銜著一文銅錢便了！”宋江道：“兄弟，你堅執要去，若有疏忽，休要怨我。”李逵道：“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斧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個鳥頭才罷。”眾頭領都笑，那里權得住。（第 61 回）

在以上的例句中，詈罵詞在句子中不再有詈罵意圖，隱藏在背後的卻是一份調侃和戲謔的情緒。例 12 中，閻婆在三郎面前以開玩笑的方式用“賤人”代稱婆惜，這直接透露了三郎與婆惜之間關係密切的事實。例 13 中，李逵選擇在那一刻的回話中加入詈罵詞也別有用意，他希望借由詈罵詞的力量來自我肯定，從而建立起自信心。

最後，詈罵行為在《水滸傳》中出現了另類的語用目的，這一次的詈罵對象不再是他人，而換成了自己。如：

例 14 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王鳥氣麼！這個也取爺，那個也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裡鑽出來的！”（第 42 回）

例 15 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丕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第 35 回）

例 16 李逵睜眼睜開，對宋江道：“哥哥不帶我來也罷了，既帶我來，卻教我看房，悶出鳥來。你們都自去快活。”（第 72 回）

從以上例子中，一旦詈罵的對象換成了自己後，反映出的竟是內心深處“自我咒罵”與“自我埋怨”的兩種心理表現，此時原本用來罵人的“畜生”、“逆子”以及“鳥”字，也都轉為用來罵自己的語詞了。

第五章、從《水滸傳》中詈罵語看社會與文化涵蘊

美國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爾（2000：186）曾說過：“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¹⁰⁷而存在。”這句名言，說明了語言與民族文化間存在著息息相關的關係。儘管詈罵語在歷代都不受重視，但藉由觀察詈罵語可探究一個社會及其文化涵蘊則是個不爭的事實，因此筆者借由這次的研究機會，希望能透過《水滸傳》中的詈罵語去了解當代的社會及漢族文化傳統。

第一節 詈罵語風格形成的原因

每一種文化都有相應的文化心理結構、文化傳統、文化模式、文化價值觀念，而文化對文學作品自身內涵、內蘊的影響，常常能具體地表現出來（阮幸生，1999）。因此，文化除了能對口語的語言產生影響外，對該民族的書面文學創作更是影響深遠。就《水滸傳》一書中的詈罵詞為例，筆者試圖在這歷史的長河中，能發掘到形成詈罵語風格的緣由。

（一） 生活環境

《水滸傳》的成書過程經歷了長達三百餘年的時間，當時的中國社會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整個封建統治已達一個不可救藥的腐朽階段，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郭英德，1985）。

筆者認為書中揭露了當代封建社會的混亂污濁，明顯將下層百姓對上層朝廷官員恨鐵不成鋼的激情表露無疑，相信這種畸形心態就是得透過詈罵來表現才是最佳辦法，如：阮小二怒責濟州州尹是“賊驢”、柴進大罵名府官員是“賊官污吏”、李逵痛斥祝太公是“那鳥祝太公老賊”等。由此可知，上層官吏對下層百姓的所做作為是如此猖狂，以至於在百姓眼中他們就如“賊”般，劫奪比他們更窮困潦倒的人民。

¹⁰⁷（1）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為文化下了一個定義：“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個人所得的任何其他功能和習慣。”

（2）美國人類學家艾爾弗·克羅伯認為文化包括各種外顯的或內隱的行為模式，其核心是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觀念。

（3）《辭海》對文化下的定義為：“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

此外，在《水滸傳》中，可以見到梁山泊好漢各個疏財仗義，為身邊打抱不平的事頻頻出現，郭英德（1985）在書中甚至認為這已經成了當時代普遍的社會風氣。據馬洛斯¹⁰⁸（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中，認為人在需求得不到滿足時，將有可能會導致心理疾病。需求的滿足是由較低層次的需求不斷往上追求，而該朝代的百姓在飽受階級剝削和壓迫之際，從而面對不公平的現實社會及殺不盡的權奸邪佞，就連“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這兩個最基本的需求也無法滿足時，心理總會積存了一層又一層，層疊而上的忿怒之氣，一旦抓著機會馬上就破口開罵。

（二） 人物身份、性格與修養

由於百姓長時間在這種被壓迫的極端社會里生存，從而促成了起義推翻朝廷的意念，特別是對那些賊官污吏和豪富惡霸更是恨之入骨。《水滸傳》中的這一群好漢性情比較豪爽，面對天下不道德的人直接地就是又罵又殺，展露了仗義執言的正義形象。因此，詈罵行為在書中四處可見也不足為奇，他們不平則鳴的形象塑造就是詈罵語興盛發展的原因之一。

一般人認為文化水平高的人比較能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緒，所以較少罵人，對於這樣的推論並非沒有根據，相反的，文化水平較低者雖然未必較常使用詈罵語，但若當有此種行為時，我們似乎認為比較不奇怪。當我們從《水滸傳》中的人物來做分析時，發現書中好漢們的身世及品性確實緊扣著他們的階級成分，因此作者在對白上的安排都是經過細心鋪陳的，如：性情魯莽的魯智深、性情暴躁的李逵、性情剛烈的武松和賣藝人等，都是屬於比較會說詈罵語的角色。

另外，書中的女性角色相比之下較少，可是每位女性的詈罵功夫也不弱，如：市儈陰毒的畸形人物王婆、貪淫好色的潘金蓮、黑店主孫二娘等。書中這些處於社會下階層的人有很多位，他們沒有文化，因此詈罵詞的使用就會較頻繁；反之，有修養及文化水準高的人，如：軍師吳用、太醫安道全、獸醫皇甫端等，他們出身於知識分子，所以在言語中自然就比較不會使用詈罵語。由此可見，人物的性格、身份及文化修養和詈罵語使用與否顯然有最直接的關係。

筆者認為作者在《水滸傳》中穿插了這些常破口大罵的角色，其實是別有用

¹⁰⁸ 馬洛斯（Abraham Maslow），俄國猶太移民。他於1943年之1945年之間在書作《動機與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提出了人類需求五大層次之說，它們包括生理需求（衣食住行等）→安全需求（實現穩定、和諧的一種渴求）→愛與歸屬需求（渴望被他人所愛、所接受）→自尊需求（渴望實現自尊及他尊需求）→自我實現需求（使用自己最大化的潛能去追求和平、改造精神世界等）。

意的。在這本具有一百多個角色的故事裡，如果不想辦法去刻畫某些人物，使其具有獨特形象，還真的容易被書中所出現的眾多角色給掩蓋和忽略了。此外，作者結合了“罵”的動作及“罵”的內容，從而表達出自己或多數人內心所不滿的情緒，也使得所“罵”的內容變成是有其意義並具有研究價值的。

（三） 當代的社會風貌及詞彙的普遍使用

《水滸傳》中的語言色彩是在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大背景下的特殊環境產物，根據對有關史料的研究可知，這與《水滸傳》成熟之前說話藝術發展的歷史，以及宋代“靖康之變”後南北文化交流有直接關係（李永祜，2010），因此，此著作有著鮮明的雙重地域方言色彩，融合了江浙吳語方言及山東方言，頗值得考究。

據劉福根（2008）認為詈罵語的發展在宋元時起了完全性的轉型，這與當代俗文學的興盛和印刷術的發達有關。我們知道《水滸傳》是一部跨越宋元明三代的民間大作，而其中所講述的故事人物多數來自於底層百姓，所以如果要探討有關詈罵語的發展，就不得不回顧該年代的社會形態。宋元時期所使用的詈罵語比較具有市井味，這源於民間技藝包括各種演唱形式如轉踏、賺詞、雜劇、影戲、說話等民俗技藝，發揮了濃厚的市民文化有關。詈罵行為在當時可說司空見慣，這些粗俗的詈罵語除了在小說故事中出現外，就連雜劇文本中也有記載。馬致遠在《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三煞】我則恨那忘恩咬主賊禽獸，怎生不畫在凌煙閣上頭？……”（第二折）就出現了“賊禽獸”這個詈罵詞。王鳳霞（2006）在文中列出了關漢卿的 18 部劇作中所出現的詈罵詞彙，筆者將它們經過整理後，發現共同使用的有短命、殺才、烏龜、驢、畜生、弟子孩兒、潑皮、賴骨頑皮、潑煙花、賤人、村¹⁰⁹等。

此外，筆者認為《水滸傳》中的詈罵詞有可能就是當代百姓普遍使用的話

¹⁰⁹ 短命：《調風月》休胡猜人短命黑心賊（第二折）；
殺才：《杜蕊娘賞金線池》愛你個殺才沒去就。（第二折）
烏龜：《單刀會》唬的我恰便似縮了頭的烏龜則向那汴河裡走。（第二折）
驢：《蝴蝶夢》好打這個老驢！（第一折）
畜生：《蝴蝶夢》呆老婆唱今古……賊禽獸（第二折）
弟子孩兒：《單刀會》師父弟子孩兒！這廝怎末罵我！……（第二折）
潑皮：《緋衣夢》你舊景潑皮，歌著案裡。（第二折）
賴骨頑皮：《望江亭》看怎生的發付他賴骨頑皮（第二折）
潑煙花：《金線池》休想道潑煙花（第一折）
賤人：《調風月》死賤人、死賤人自罵你！（第二折）
村：村婆子（第三折）、村老子（第一折）、村弟子孩兒（第一折）

語。我們知道《水滸傳》的前身是“說話”這種技藝，說故事者在演述的過程中會選擇與市井民眾相通的詈罵詞彙，而唯有使用熟悉的常用語才能讓聽眾產生共鳴。另外，說故事者的說話功力要能夠吸引聽眾，所以為了強調趣味性及製造氣氛的效果，說話人在鏟除大惡這個故事環節中，常會灌入多樣化的罵詞，從而提升說故事時的感染力。因此，筆者相信當時社會普遍對這種詈罵詞四處濺射的故事內容，接受度是頗高的，雖然它們也有可能是編書者在之後寫定時才加上去的，不過筆者認為保留原先說話者所使用的“詈罵詞”此一可能性，應該是較高的。

另外，宋代士人的生活態度是比較世俗化的，不像南朝人士自鳴清高，也不像唐代士人追求工業，而是和光同塵、與俗俯仰，“俗裡光塵合，胸中涇分明”（黃庭堅《次韻答王韻中》）。由於《水滸傳》到了明初才成書，因此這時期的詈罵語發展對該書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做完整的探討時，筆者認為千萬不可忽略了這部分。

第二節 詈罵語與社會文化內涵

（一）人畜物貴賤觀念

古時候，人與非人（如：禽獸、貨物、植物等）之間的等級劃分得很清楚，尤其是對禽獸這個類別更是特別在乎。《後漢書·劉寬傳》中曾記載：

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從以上這段對話看來，可見被罵成和禽獸等同是相當殘酷的，故事中這位身份卑賤的下人被貶低成“畜產”，這對自己而言是一種極度侮辱的說法，甚至會引起被罵者有自殺的嚴重後果。

古人以“禽獸”一詞罵人能流傳多時，必有其原因。以禽獸罵人，最初只是個別的比喻性用法，這種比喻著眼於被罵者的行為或品格與某種動物劣根性的相似之處，由於這種罵法是個別的，零星的，最後就不再說出具體的種類，而籠統地以“禽獸”斥之（劉福根，2008）。筆者認為中國人長時間受傳統儒家如孔子、孟子、荀子等重“人獸之別”這一類思想所影響，社會自然視不符合倫理綱常的人為“禽獸”，直到宋元期間，“禽獸”一詞仍被沿用著，而牛、蟲、驢、龜（亡八）、驢等就是《水滸傳》中普遍選用的詈罵詞。

除了動物外，“物”也是一種作為“非人”類的詈罵對象，這一類的詈罵詞起於隋唐，到了宋元時期更擴大至“貨”、“東西”等。《水滸傳》中這一類的詈罵詞較動物類少很多，而“行貨”卻是這一時期所新增的詈罵詞。另外，筆者將“物”這類的範圍進一步擴展到“植物”類，如《水滸傳》中的“罔圖竹的長老”一詞就應該被列入詈罵詞。筆者對於貨物及植物類詈罵詞，無法像動物類詈語般如此蓬勃發展，提出了幾點看法：

- 1.強化“人”與“非人”的標準。古代文人盛談“非人便是禽獸”之說足以影響社會，下至庶民百姓，上至貴族皇室沒有不受限於聖人這一套倫理觀念的。
- 2.“貨物”及“植物”缺乏活動性。它們屬於靜態類，不像動物類能有活躍的表現，因此不易看到它們有任何作為詈罵的價值性。
- 3.動物與人的關係密切。在古代，人與動物是“相偕相生，相存相伴”的親密關係，因此採用彼此所認識的動物作為詈罵詞才有共識。相反地，我們之前也談到詈罵詞的選用可以是富有個別色彩的，而植物的辨識度沒有動物高，如對他人大罵時，使用了只有自己才懂的植物類，似乎無法達到詈罵的目的。

最後，無論是動物類、貨物類還是植物類，都是從古至今最常使用的詈罵詞，從高等的“人”降格至“非人”的確是人格上的一大侮辱。同時，可見這種“人獸之辯”是引領數千年中華思想倫理的主軸，對民族心理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宗族觀念

中華民族的宗族觀念綿延了幾千年，對於血脈流傳是非常重視的，《孟子·離婁上》中記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另，《十三經注疏》中對“無後為大”作了注解曰：“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可見“斷絕香火”乃是封建社會最忌諱的事，因此要保住宗族的血脈及前途的唯一辦法就是繁殖後代。因此，詈罵者對他人大罵以祖先或後代相關的詈罵詞來說，具有極大的詛咒作用。

李朵（1999）曾提及辱罵對方的家庭、祖宗甚至比辱罵對方本人更能夠發泄辱罵人的憤恨，也更讓被辱罵者難堪。在《水滸傳》中，筆者並不見有直接針對某人宗族而進行辱罵的詞，不過罵者以“性”去侵犯被罵者的母親這樣的說法卻極為普遍，如：直娘～、入娘～、搗娘～等。據書中的資料所知，罵者全是男性，他們通過語言的力量佔了被罵者母親的便宜，還讓其母親冠上“不守婦道”之惡名，有辱宗族。此外，罵者通過與被罵者的母親發生關係後，既能披上“我是你

爸爸”的頭銜，更讓自己的家族地位瞬間高於被罵者。因此，筆者認為這種大罵對方母親的詈罵行為，存有著漢族濃厚的宗族觀念。

再則，筆者認為《水滸傳》中會出現以語言攻擊他人母親事例的原因，與漢族人民的特殊心態有關。作者在故事的發展中穿插了不少“好漢孝母”的情節，如：公孫勝兩次離開起義隊伍，是為了養母盡孝；李逵回鄉接老母上山來享福時，途中碰見了冒充自己搶劫行人的李鬼。李逵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但聽了李鬼“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的托詞，不僅不計較，還給了他十兩銀子（馬黎，2009）。從這幾個事例，可知作者本身非常認同“敬老孝母”的觀念，但矛盾的是，在詈罵時卻又常選擇與“母親”一角亂性有關，這種正面衝突的心理矛盾，顯然是當代大多數人所存有的。筆者推測，在敬老孝母的傳統下，倘若選擇攻擊對方母親，在罵者心理而言，更能達到攻擊和羞辱對方的目的，殺傷力也更強，這可能是此類詞語常被選用的原因。

除此之外，血統純正也是宗族觀念中最為重視的，如果被咒罵與動物有染，這種“雜種”說法便是對恪守先祖文化傳統的漢族人民的一大侮辱。在《水滸傳》中，被選作發生性關係對象的畜牲都是和百姓頗為親近的，而且是長時間以來為人類效勞的，如馬、驢馬等，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充滿著非理性的色彩，不過由此我們卻能看出古代漢族對“血統”的重視程度，儘管是這種非理性的心理衝動，也足夠置被罵者於死地。

（三） 尊卑等級觀念

《左傳·桓公二年》載錄師服的話說：“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去覬覦”。從這麼鮮明的構造模式裡，可知中國傳統文化自古就有上層雅文化¹¹⁰和下層俗文化¹¹¹之分，而下層俗文化在《水滸傳》一書中就被真實體現了，隨著“尊者為主，卑者為奴”的社會價值觀念衍生，卑賤類的詈罵詞也跟著形成。

自宋朝被蒙古大軍滅亡後，中國的社會等級分化起了大變化，國民的階級發生了尖銳的矛盾，而封建制度的弊端更是暴露無疑。在階級制度明顯的元朝，將

¹¹⁰ 上層雅文化或稱精英文化，或稱士大夫文化。以儒學為主流，混以法、佛、道等學主導，但主要的影響還是在士大夫中間。

¹¹¹ 下層俗文化或稱大眾文化，或稱民眾文化。它反映了下層庶民百姓的思想意識、生活情調和審美愛好，它是實際生活的文化，是一種功利性很強的文化（孫雪巖，《水滸傳》與中國下層俗文化，2006）。

全國人分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原金國所屬的漢人、宋朝歸降的南人，從此揭開了不平等的序幕。姜明秀（2006）對於中國民間的等級觀念，分別就長尊幼卑、男尊女卑、官尊民卑、富尊貧卑等來分類，筆者在此就《水滸傳》以下反上的故事背景，只談富尊貧卑一類。

據南宋遺民鄭思肖的遺著，元朝就職業不同也進行了分級，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由於《水滸傳》中的人物角色多是由那些長期沉淪在社會底層的人所構成，如鐵匠湯隆、強盜鬱保四、扒手張橫、小販石秀、獵戶解珍、漁人阮小二、農民宋清、流浪漢劉唐、賭徒石勇等。因此，通過這批下層百姓來進行詈罵，最能直接反映出對中國封建等級制度觀念的不滿。書中針對職業的詈罵語不多，其中以乞丐和賊為主，兩者既然都是等級最低的人，作為詈罵詞使用便能讓對方身份貶值不少。

另外，一個人的身份及地位理應為正統觀念中所重視，除了至高對下這種無形的歧視外，都市意識對鄉下意識的鄙夷態度也呈現另類作風，如《水滸傳》書中的“村夫、村牛、村驢、村人”等。宋朝人諱言“村”，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集：“避‘村’名猶甚於避廟諱……蓋中都人以外人為‘村’，故諱之”（陳偉武，1992）。劉福根（2008）書中談到“村”系列眾多詈罵詞的產生，與當時市民階級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可見以城裡人的眼光看鄉下人的醜態，是宋朝賣藝者擅長使用的典型題材。因此，“村”不但是生活環境舒適的城市人對農村貧賤者的輕蔑語，更含有愚魯無知的意味，顯然這種打擊他人心態的詈罵詞使用，是經濟發展起飛的宋朝所盛行的。

（四）生死觀念

自古，中國人對於生命的延續非常關注，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死觀念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受著遠古思維模式所牽絆的低下平民階級。原始先民對人類生命現象還處於探索階段，因此將生命交給了大自然，如：猛獸、洪水、大火等都是掌控生命的主腦。因為這種無法躲避的死亡命運常在自己的身旁不斷上映著，所以他們對死亡有著超常的恐懼感，從而成為咒死類詈罵語形成的背景。

另一類對立的則是受各學術流派所教化的文人階級。如：儒家朱熹（《朱子語類》卷三）說：“人之所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個盡時。盡則魂

氣歸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道家老子（《知北游》）道：“人之生也，氣也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等。筆者認為道家思想觀念對於古代文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讓人類對生死抱持著較豁達的心態，視生與死為自然的事情，因此使人比較不害怕面對死亡。

就《水滸傳》中的內容而言，筆者認為後期的中國人對於生死觀念是處於矛盾階段的，書中的好漢們各個都是輕生死而重義氣，把生命看作螻蟻般渺小。儘管他們已看破了紅塵，知道了有生必有死的道理，可是在面對別人罵自己與“死亡”有關的詈罵詞時，還是會深感不舒服，因被人咒罵而死亡的心情始終無法像面對自然死亡般坦然。

此外，由生與死直接衍生出的神鬼之說也是值得探討的，在《水滸傳》書中，與神相關的詈罵詞只有一個，而鬼與妖相關的詈罵詞較多。據李佳源，廖德明（2007）談及外國人上帝情節濃厚，顯現出一神的統一信仰。中國人對宗教的信仰意識並沒有外國人強，即使有對神的信仰，也是太多太雜，無法取捨。對於李、廖二者之言，筆者深感贊同。外國人的宗教概念強，且上帝擁有極高的權威性，因此願意跟隨上帝者便能直通天堂之路。反觀漢族，遠古時期所追隨的是對大自然的崇信，因此與神相關的詈詞，相形之下並不比其他單一神祇崇拜的民族多。

至於《水滸傳》書中有關鬼與妖的詈罵詞相對較多，這與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關。中國人的鬼妖可惡可善，男女皆能是擔當鬼妖的角色，就一般理解而言，中國的女鬼妖又較男鬼妖來得多。不過從《水滸傳》中搜集到的相關詈罵詞中，我們發現以此作為詈罵對象的幾乎是男生，當然，筆者相信這和書中的人物多為男性角色有很重要的關係。

（五）性別差異觀念

據文孟君（1998）在書中提及：

西方語言學者萊考夫在《語言與婦女中的地位》一書也曾指出，婦女所處的“無權地位”影響到她們的語言風格，女性說話的語體要比男性的語體委婉、猶豫、含混¹¹²。

就以上的話語可知，《水滸傳》書中針對女性的詈罵詞比男性來得多，這是普遍且可理解的。在古代，大家在儒家禮教的制約下，對於女性的行為表現有著

¹¹² 轉引用自祝畹瑾編著，1992，《社會語言學概論》：114-115頁，《湖南教育出版社》

特別高的標準，尤其是對“貞”、“節”、“烈”三項要求來說，女人的貞節與人格是等值的，沒有了貞操也就沒有了做人的資格（梁海，2003）。

根據前人研究，一般的古代女性在詈罵時會較男性羞於啟齒，性別角色社會化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人們把社會所賦予兩性的價值觀、倫理道德和行為規範內化的過程，它是性別文化¹¹³社會化的結果。不過就《水滸傳》中的女性角色所表現出的言語和行為來看，在詈罵行為的表現上，女性和男性的地位幾乎是平等的。

自《水滸傳》這類白話小說中的女性也能像男性一般盡興地詈罵之後，後來出版的小說更是四處可見女性放縱的詈罵態度及表現。就客觀角度來看，《水滸傳》中的女性能打破舊有觀念而肆意地詈罵是有其原因的，書中的男性角色占據了大多數，其實這無意間就展現了中國傳統中重視“男性”的文化，儘管書中也安排了女性的角色，不過每位皆被作者一一醜化，無一例外。她們不僅品行不端，而且詈罵功夫更是一流，如：潘金蓮、閻婆惜、孫二娘、王婆等，每位都能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筆者發現《水滸傳》中的女性詈罵比起以往有了大突破，同時它也對明清兩代的女性在咒罵上能表現的大膽而言，其實有著最直接的影響。據劉福根（2008）統計《紅樓夢》書中使用詈罵詞最多的前 5 人分別是王熙鳳（女，66 次）、賈寶玉（男，28 次）、王夫人（女，25 次）、賈母（女，23 次）、賈璉（男，23 次）。而《金瓶梅》中潘金蓮的詈罵功力更是無人能出其右，根本就是女性的經典代表人物，其他還包括楊姑娘、李瓶兒、向雪、玉孟樓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展現了罵人功力。

儘管《水滸傳》是一部男人當家的作品，不過董陽（2004）反而從人數比例不高的女性去窺探古代女人形象，將施耐庵在描寫《水滸傳》時所潛藏的傳統女性觀充分地表現出來，其中主要觀點有二：一為對女性美的否定，在施耐庵的筆下，容貌美麗的女性幾乎沒有一個是品行端正、心地善良的，例如：潘金蓮、閻婆惜、潘巧雲、白秀英等。相反的，故事中的孫二娘、顧大嫂容貌醜陋、毫無女性特徵，卻能成為好女人；二為禍水觀念，書中的美貌女子全都成了英雄的禍害，如：林沖的娘子，林沖最後得逼上梁山為寇都是因為妻子的美麗；武松因殺了潘金蓮而在服刑期間遭張督監暗算；雷橫因殺死了白秀英而獲罪等。透過這些女性

¹¹³ 性別文化是指社會為不同性格所規定的信仰、價值和行為的體系，是社會為不同性別的人們所分別限定的所思、所為、所言、所覺的範圍。（吳曉燕《漢語詈語使用的性別差異及其原因分析》）（2009）

形象的分析後，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女性地位是低落的，在男性的傳統思維里，女性的美就是禍害。因此，在施耐庵筆下的美女，每一個的性格都是潑辣無理，滿口粗言粗語的。此外，那至高無上的男性當權者也不斷貶低女性，不僅在社會地位上想支配她們，在言語的使用上更是針對女性而產生了不少詈罵語。

筆者認為《水滸傳》中的女性在詈罵表現上能形成有別於以往的創新特色，與施耐庵別有用心、刻意經營有關，除了延續董陽所言的醜化女性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作品更具有生命力。詈罵語本來就屬於低文化的表現，施耐庵讓書中的女性角色在性格上融入了男性的陽剛氣度，使得在對罵的表現上製造了不一樣的高潮效果，這能讓故事情節顯得更鮮活與新穎。

第六章、詈罵語教學應注意的問題

陳望道（1979）曾提及“語言文字的美醜是由題旨情境決定的，並非語言文字本身有什麼美醜在。語言文字的美醜在於用的切當不切當，用的切當便是美，用的不切當便是醜。”雖然陳氏這話並不是在與詈罵詞相關的文獻內出現，不過筆者相信他話中所指的“語言文字”，應該也概括了詈罵詞在內。

一般而言，東西方人對詈罵語都是避而遠之的，身為家長及教師也從不主動教育孩子去認識這一類的詞彙，儘管這些詈罵詞彙的運用是不被鼓勵，甚至是禁止的，可是我們縱觀古今的創作典籍、日常生活的對話等卻無處不見詈罵詞彙的蹤影。在過去學者的研究資料中，極少有提及“詈罵詞教學”的相關議題，由於教師工作是神聖的，教學內容也要求是潔淨且無瑕的，所以儘管現實中四處散佈著詈罵語，可是教育者從不願將詈罵教學編入課程之中。

筆者認為在通過詈罵語教學的過程中，學習者除了能提升對作品的認識外，也能具體了解漢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因此筆者將首次從華語文教學的角度去談及課堂上教授詈罵語的必要性。此外，華語文教師在詈罵語的教學工作上，也應該有其留心之處，而筆者在這方面也會力圖進行考察研究，希望能為華語文的教學略盡棉薄之力。

第一節 華語文學習者對詈罵語的認知

為了了解華語文學習者對詈罵語的認知程度，筆者在此展開了一項有關《水滸傳》中詈罵語的認識程度調查，茲分述如下：

一、調查對象資料分析

本論文中問卷資料部分包括性別、年齡、國籍、教育程度、學習中文的經驗、是否讀過《水滸傳》、是否讀過全本或簡易版的《水滸傳》。填寫問卷的對象分為兩組：一為母語為華語者（60 人）；二為母語非華語的學習者（43 人）。筆者考慮到填表者有可能是學習正體字或簡體字的不同學習者，因此在字體上特地安排了正、簡體版（見附錄一，附錄二）以免因解讀有誤而影響調查結果。

圖表四：填寫問卷者的基本資料分析

母語為華語者				母語為非華語者			
名稱	項目別	人數	百分比	名稱	項目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2	36.7%	性別	男	25	58.1%
	女	38	63.3%		女	18	41.9%
年齡	19 歲以下	36	60%	年齡	19 歲以下	5	11.6%
	20~29	23	38.3%		20~29	21	48.8%
	30~39	1	1.7%		30~39	13	30.2%
	40~49	0	0%		40~49	3	7%
	50 歲以上	0	0%		50 歲以上	1	2.3%
國籍	臺灣	43	71.7%	國籍	馬來西亞	17	39.5%
	中國	14	23.3%		香港	7	16.3%
					日本	4	9.3%
					新加坡	8	18.6%
					美國	1	2.3%
					越南	1	2.3%
					緬甸	1	2.3%

					印尼	1	2.3%
					韓國	2	4.7%
					其他	1	2.3%
教育程度	小學	0	0%	教育程度	小學	0	0%
	中學	1	1.6%		中學	7	16.3%
	學士	49	81.7%		學士	28	65.1%
	碩士	10	16.7%		碩士	5	11.6%
	博士	0	0%		博士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7%
學習中文的經驗	1~3年	0	0%	學習中文的經驗	1~3年	5	11.6%
	4~6年	0	0%		4~6年	5	11.6%
	7~9年	0	0%		7~9年	6	14%
	10年以上	60	100%		10年以上	27	62.8%
曾讀過《水滸傳》嗎？	有	34	56.7%	曾讀過《水滸傳》嗎？	有	19	44.2%
	沒有	26	43.3%		沒有	24	55.8%
曾讀過《水滸傳》哪個版本？	全本	5	14.7%	曾讀過《水滸傳》哪個版本？	全本	4	21.1%
	簡易本	29	85.3%		簡易本	15	78.9%

從圖表三可知，本問卷的兩組受測者年齡相差極大，對於第一組母語為華語者的年齡層主要集中在 19 至 29 歲之間，而第二組的母語為非華語者則分布在各個年齡層，這由於華語屬於第二外語學習，因此無法在相同的年齡上起步。另外，在尋找華語非母語的受測者時，對於“學習華語的經驗”這項標準上也需要特別留心，由於《水滸傳》一書中所使用的語詞匯集了各地方言色彩，文句上保留著不少文言意味，因此受測者必須有一定的中文程度才有辦法填寫問卷。

二、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1) 對《水滸傳》中運用的詈罵語認識有多少？

圖表五：問卷調查（第二部分）結果分析

母語為華語者		母語為非華語者	
題號	答對百分比	題號	答對百分比
Q1	55%	Q1	69.8%
Q2	73.3%	Q2	67.4%
Q3	91.7%	Q3	62.8%
Q4	68.3%	Q4	44.2%
Q5	55%	Q5	32.6%
Q6	85%	Q6	48.8%
平均值	71.4%	平均值	54.3%

從圖表四可知，“母語為華語者”在此方面的認識比“母語為非華語者”高出 17.1%。從數據來看，我們發現“母語為非華語者”在各題上答對的百分比數比較平均，反觀“母語為華語者”在這部分卻有很大的落差，特別是 Q3 及 Q6 答對的比數居然高達 91.7%及 85%。根據題目的設定，筆者發現這兩題的問題同樣是圍繞著“動物”類的詈罵語，因此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下，動物可能會有不同的象徵意義，因此“母語為華語者”對這類的詈罵語應當較“母語為非華語者”能掌握。

(2) 對《水滸傳》內單詞所蘊藏的文化意涵知道多少？

圖表六：問卷調查（第三部分）結果分析

母語為華語者		母語為非華語者	
題號	答對百分比	題號	答對百分比
Q1	93.3%	Q1	69.8%
Q2	76.7%	Q2	46.5%
Q3	38.3%	Q3	27.9%
平均值	69.4%	平均值	48.1%

從圖表五可知，“母語為華語者”和“母語為非華語者”在這部分的平均值相差 21.3%之多。相較於“詈罵詞彙”的教學，這些隱藏式的“詈罵文化”意涵更是華語學習者所難以掌握的，因此在面對這些“詈罵詞彙”時，若學習者不易理解詈罵當中所投射的意義為何，那麼詈罵就會失去其效用。

至於問卷中的 Q3 一題，“母語為華語者”和“母語為非華語者”的答對百分比分別僅有 38.3%和 27.9%，這一題所提問的是有關“以對方母親作為詈罵對象所反映的中國文化特色為何？”，從答對的比例偏低來看，由此可見兩組學習者似乎對於以“母親”作為詈罵對象的發展過程並不熟悉。

(3) 對文學作品中詈罵語教學的接受度

圖表七：問卷調查（第四部分）結果分析

	母語為華語者		母語為非華語者	
1.可以接受詈罵語嗎？	可以	85%	可以	72.1%
	不可以	15%	不可以	27.9%
2.本身有說詈罵語的習慣嗎？	不曾	16.7%	不曾	25.6%
	極少	46.7%	極少	44.2%
	偶爾	31.7%	偶爾	20.9%
	常常	5%	常常	9.3%
3.認為詈罵語應該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嗎？	應該	73.3%	應該	39.6%
	不應該	26.7%	不應該	53.5%
			其他	7.0%
4.中國文學作品有可能會出現詈罵語嗎？	有	93.3%	有	86.0%
	沒有	6.7%	沒有	14%
5.身為一個中文學習者，你認為老師在教學中有必要教授詈罵語嗎？	有	81.7%	有	65.1%
	沒有	18.3%	沒有	34.9%

6.你認同在進行詈罵語教學中，也能同時引出隱藏在話語中背後的中國文化內涵？	認同	100%	認同	97%
	不認同	0%	不認同	3%
7.當你知道了文學作品中其實藏著許多的詈罵語之後，你對這些詈罵語的學習會感興趣嗎？	有	81.7%	有	67.4%
	沒有	18.3%	沒有	32.6%

從圖表六的統計數字來看，絕大部分對於詈罵語的接受度仍是偏高的，因本身在日常生活中也會以“詈罵”來表達情緒。不過，在“詈罵語是否應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調查上，“母語為華語者”與“母語為非華語者”這兩組的結果竟然有顯著的差別，前者比後者高出 33.7%。就後者的結果顯示，有超過一半的人數提出了否定的意見，可見“詈罵語”與“社會大眾”之間似乎存有著強烈的反對聲浪。

出乎意料的是，當“詈罵語”與“學習”一旦掛上了鉤，“母語為非華語者”所表現的似乎就有了大轉變。除了認同文學作品中會出現“詈罵語”外，也能接受老師在課堂上教授詈罵語與其隱藏在背後的文化知識。“母語為華語者”在這方面也是持著樂觀的看法，認同在課堂上教授詈罵語是有其必要性的。

第二節 借助詈罵詞可加深對文學作品的認識

宋玉柱在《要不要學點“罵人話”》(1999)一文中，曾提到一個疑惑：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能不能讓學生接觸一些罵人話？對這個問題，過去一般採取迴避方針，教材中、講課中都力求“乾淨”，不讓學生接觸罵人話，但是學生在社會生活中，在閱讀文學作品中，都會自然地接觸到這種語言成分，而詞典往往又找不到解釋，不免苦惱，這對學習一種外國語來說，不免是一個損失。對於宋氏的說法，筆者非常支持，中國文學作品中並非全都可見到詈罵詞語的足跡，當然它們也不是作品中的唯一材料，不過它們確實能發揮提昇外國學習者在理解作品時的能力。通過作品中的詈罵詞語學習，筆者認為學習者可達致以下兩項益處：

(一) 反映時代背景

我們通過文學作品中詈罵語詞的使用，就能發現它們能折射出該時代的影子以及社會風貌，因詈罵詞語本身就是歷史和文化的結晶體。劉福根在《漢語詈詞

研究—漢語罵詈小史》(2008)中就舉出了一個事例，“狗”詈罵詞在魏晉南北朝被普遍使用，相關的詈罵詞有死狗(《三國志》)、氐狗(《淮南子》)、吳狗(《三國志》)、狗腳(《魏書》)、狗子(《三國志》)、雞狗(《晉書》)、庸狗(《後漢書》)等。

早期在北方草原牧區，狗原本被視為人類打獵時助獵的工具，直到中原一帶步入農耕社會後，狗開始轉化為提供人類食用的家畜。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入侵中原，使得中原地區的生產與生活發生巨大的轉變，養狗變成主要是助牧而非食用，因此養狗的風氣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由此可見，在魏晉以前，由於人們喜歡大啖狗肉之美，因此尚未出現與“狗”相關的詈罵詞，直到魏晉以後，“狗”才漸漸被當作罵人的詈罵詞語。此外，我們在《水滸傳》中也能找到“狗+豬”這種組合性的詈罵詞，這讓聽著感到極度的不舒服。

另外，劉氏在書中也指出了“‘奴才’這一罵法自古有之，先秦以‘役夫’¹¹⁴罵人乃著眼於君子、小人的正分，人與禽獸有別，後世以‘奴才’¹¹⁵罵人，則是等級制度的產物，是勞動者之地位卑賤在語言中的反映”。由此可見，僕役這個階級自古在眾人眼中，地位不僅和禽獸沒有分別，甚至就連命運也是像禽獸般被自由兜售。在這種黑暗的時代裡，從“役夫”一詞的使用就能深刻地表現出該年代奴隸任人擺布的悲慘命運。此外，奴隸的身份卑下，甚至與禽獸無差別的這種想法也同時顯露出中國社會階級之分的不良觀念。

因此，文學作品中詈罵語詞運用的習慣性模式，能直接反映該時代的社會面貌，學習者在華語教師的引領下，就能一一揭露社會的真實面向。

(二)突出人物形象

在一部文學作品中，角色的安排似乎是關鍵之一，所以作家在這方面會竭盡全力為故事中的每一人物設計出鮮活的形象。一般而言，作家在作品中注入詈罵語詞對白並不是為了自我貶低，而是希望通過詈罵的行為表現從而突出故事人物的鮮活形象，這是寫作的一種表現手段。

據馬彪《談髒話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1994:80)一文提及：

髒話的使用是為創造典型環境，刻畫典型性格服務的，不應簡單第當作發泄的工具。古典長篇白話小說《水滸》描寫了宏闊的場景，刻畫了眾

¹¹⁴ 役夫：稱卑賤的人(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網路版)

¹¹⁵ 奴才：罵人鄙賤之詞(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網路版)

多的草莽英雄。但也只在極少的場合，讓較少的人說髒話，這非但沒有減少作品的真實性，反而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典型性。

在《水滸傳》中，“鳥”這個詈罵語詞可說是家喻戶曉的，凡是讀過這本書的人，沒有人不會對魯智深、李逵所說的“鳥話”留下深刻印象。通過詈罵語詞的使用，這些人物的率直性格就赤裸裸地展現無遺，符合了語言環境及故事情節的安排。

另外，中國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一部文學作品《金瓶梅》中的女主角潘金蓮，也是通過詈罵行為表現從而突顯出鮮明的形象。潘攀《〈金瓶梅〉罵語的藝術功能》(1997)一文中提及“文學作品中，人物語言是表現人物個性的方面，罵語作為文學作品人物的一種特殊言語，對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徵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可經由《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潘金蓮，作者為刻畫其鮮明的人物形象，便是通過詈罵語詞的選用、罵的形式等方面從而一一突出其性格特點，是一位內心狠毒的壞女人典範。

總而言之，借助詈罵語詞，我們可以窺視該時代的社會風貌及加深對人物形象的認識，因此華語文教師在這方面的教學，能讓學習者藉此認識漢族社會和文化的不同面向。

第三節 認識詈罵語的歷時性與共時性

語言常處於不斷地發展與變化的情況當中，因此在使用時務必要認清其在當世的功能性，筆者在此處借由《水滸傳》書中出現過的“龜子、亡八”詈罵語為例說明其歷史性與共時性。

劉仰曾在《閑談“龜-烏龜-王八-王八蛋”中式罵人語言脈絡》一文中解釋“王八蛋”這一句詈罵詞是從最初的“龜”發展過來的，如今“龜”字在中國人心中仍是屬於吉祥的象徵物。在古時候，“龜”演變成“烏龜”的過程恐怕考究不易，就劉氏的假設可能與龜的生活習性有關，它偏愛黑暗的地方，因此有了“烏”龜新詞。

“烏龜”一詞出現後，它開始進行演化環節，從而變成了“王八”一詞。據劉繼興在《“王八”如何成為罵人語》(2009：83)文中將一般對“王八”的緣由歸納成以下幾種說法：

1.西漢史學家褚少孫增補的《史記·龜策列傳》中，“神龜”行列中第八種名為

“王龜”，因此成了烏龜的別名。

- 2.古人在畫烏龜時，以簡單的橫豎來表示龜殼的紋路，形成“王”字，“八”為龜腳，因此“王八”成了烏龜的俗稱。
- 3.北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中，記載：“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鄉里人謂之賊王八”。因此，將這排行第八的王氏所作的惡劣行為投射為無賴的人。
- 4.清代學者趙翼在《陔餘叢考》中曾說：“王八，明人小說又謂忘八，即忘掉孝、悌、忠、信、禮、儀、廉、恥”這八個字。
- 5.據《百家姓》開頭兩句：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王姓恰好排行第八位，所以稱之“王八”。

由以上五種論點來看，“王八”一詞的來源頗為多樣，不易確定。

此外，陳衛恒在《從文獻資料看詈語“王八”的形成過程》(2010)探究“王八”時，提出較不一樣的想法，陳氏猜測它與“鴨”有不可磨滅的關係存在著，如：

“王八”本為行第稱謂，遲至宋代依然如此；後來它被借用作本已在江浙方言作為詈詞流行的“鴨”之切口，兼指物、人，在江湖通用；後漸入官話，因意義相類而轉指鱉龜之類，亦漸指物、人，成為通語詈詞。

如果我們以文獻記錄來看“王八”的歷時性發展，可發現“王八”原本只是人名，並沒有任何不雅。據搜集到的資料顯示，中國古籍最早出現“王八”一詞的是《遼史》，到了《金史》忠義傳中記載：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眾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路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軀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八”一詞到了北宋時期就開始變質（見以上提及的《新五代史》中的一文），這時的“王八”與無賴般的行為惡劣表現掛上了鉤，並漸漸在北方口語中約定俗成。直到明代，趙翼提出了“王八”說成“忘八”之說，可是這個說法並不能成立。傅憎享在《烏龜/王八跌落至軌跡》(2004)文中曾提出了幾種觀點，筆者整理如下：

- 1.八德的觀念有誤。“四維”與“四德”獨立分稱，並未有合稱八德之說。
- 2.道家對八德的觀念內涵不同。“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

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莊子·齊物論》）；“八行科立于徽宗崇寧中，士有：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者，苟備八行，即奏貢入太學，免試補為上舍”（《宋史·選舉志》）。從以上可見，大家對“八德”的標準並不一致。

3.忘卻廉恥於理不合。“忘八”指妻子偷漢的男子，在這件事上，丈夫是個受害者，又怎麼能說是背上“缺德無恥”之名呢？

很明顯地，“王八蛋”一詞也是從“王八”的詈罵地位穩固後所衍生出來的，尤其是在現代文學作品中，“王八蛋”一詞的使用依舊很活躍，如曹禺的眾多作品中就喜歡使用“王八蛋”一詞來罵人，例句見下：

1.魯貴：……這次回來，你媽要還是那副寡婦臉子，我就當你哥哥的面不認她，說不定就離開她，別看她替我養女兒，外帶來你這個倒霉蛋哥哥。

四鳳：（不願聽）爸爸。

魯貴：哼，（罵得高興了）誰知道那個王八蛋的兒子。（《雷雨》第一幕）

2.白傻子：（忽然很怪異地看著仇虎）你怎麼知道我……我的外號。

仇虎：怎麼？

白傻子：這兒的人要我幹活的時候，才叫我白傻子。做完了活，總叫我傻王八蛋。（《原野》序幕）

3.張順：杜家又來人說，陰陽生看好那壽木要在今天下半夜，寅時以前，抬進杜家館，他們問大奶奶……

曾文彩：你……

（江泰拿著一定破帽提著手杖匆匆地走出來）

江泰：（對張順，興高采烈）你叫他們杜家那一批混賬王八蛋再在客廳等一下，你就說錢就來，我們老太爺的壽木要留在家裡劈材燒呢！（《北京人》四十一）

王八蛋在口語中的使用很廣，能指那些來歷不明、血緣關係可疑的人，也能指向那些行為無恥、品質卑鄙齷齪的人，具有輕蔑之意。因此，由“王八”和“王八蛋”一詞進行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追索，便可清楚了解它從最先以及後來在不同時期的詞義演變脈絡。最後，筆者認為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可以將詈罵詞的演變過程或由它進一步所衍變出的詈罵詞也作介紹，這除了能讓學習者了解該詈罵詞的發展歷程外，對也能提升學生對華語語文中詈罵詞認識及學習的興趣。

第四節 認識詈罵語的地域差異

周榮在《漢語詈罵語研究》(2001)中,列舉了五點有關促成詈罵語有地域差異的可能情況:

- 1.同一種詈罵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變體。
- 2.在表示同一種語義上,不同的地方使用了不同的詞語。
- 3.屬於有些地區獨特的詈罵語。
- 4.不同的地方對同一詈罵語有不同的反應。
- 5.同一詈罵語在不同的場合使用頻率不同。

筆者認為周氏在這方面的分類過於繁雜,因此經筆者在搜集資料後,將它們大致歸納成兩項來敘述:

一、不同地域但共用的詈罵詞

據賀顯斌在《民族文化個性與英漢詈罵語差異》(2001)¹¹⁶文中提及,每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其他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其獨特的個性。就詈罵語而言,民族文化個性對語言的影響之一,是使得每種語言都有一些獨特的詈罵語彙。

我們知道《水滸傳》一書以山東話為主,但當中亦有大量的吳語成份。在中國這片大地上,使用吳語的地區有很多,其中包括江蘇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江西東北部、福建西北角。儘管大家是處在同一吳語區,可是對於一些語言形式的表達還是有所差異的。在《水滸傳》中出現的“入娘撮鳥”及“搞你娘的腸子”兩個詞近似於國罵“他媽的”,筆者現在就以這來作為例句說明。對於“他媽的”這個詈罵詞,無錫人的罵法是“尙弗煞”,蘇州人說“戳唔篤娘”,上海人說“戳倅”,浙江人說“娘稀屁”,貴州人說“爾媽”,而浙南的溫州人則是說“搗你入娘。”對於這種地域性差異頗大的詈罵詞,教師在教授前必須對該詞以及吳語及不同的方言小片有相當的認識,在解說時才能清楚說明該詈罵詞的含義與源流。

筆者認為不同的地理環境會塑造不同的思想與性格,因此在言語的使用上也會有出現不一樣的習慣性。如:“哇塞”,這個詈罵詞原出自臺灣的閩南語,“哇”即第一人稱代詞“我”,而“塞”是動詞,表示男性性行為的動作,其後

¹¹⁶轉引自 張誼生,2010年,〈試論詈罵語的詞匯化、標記化與結構化—兼論演化中的詈罵語在當代漢語中的表達作用〉《當代修辭學》,第4期:1-13頁

本應接上賓語，一般上都被省略（戴琴，2006：59）。這同樣的話，流傳到中國不同的省份後，卻出現了許多不一樣的說法：東北人說“我操”、西北人說“我日”、廣東人說“我屌”、河南人說“我靠”。儘管這些地方彼此用著屬於自己的詈罵詞語，不過對於他人的詈罵詞依然是清楚的，從這點來看，筆者認為隨著科技的發達、兩岸各國的文學作品的交流等緣故，能直接打破彼此的隔閡。換句話說，詈罵詞的流通性能隨著外在因素而改變，只要它們能大量流通，就能不再受限於區域的枷鎖了。

二、不同地域而獨有的詈罵詞

由於不同的地理位置、生活環境會反射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從而創造出屬於自己獨有的詈罵詞。筆者認為教師在教授詈罵語時也要考慮到學習者來自不同區域，易在語詞的使用上遭受到地域性有別的困擾，如《水滸傳》中“腌臢”一詞是屬於山東方言，它的生命力頗強，甚至如今的北方方言依舊在使用。因此，華語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就要因地制宜，對於學習者缺乏的部分應多做補充。

另，對於來自西方國家的華語學習者，筆者就列舉兩點有關他們有別於漢民族的詈罵詞特徵：

1. 宗教信仰的影響—據栗宏在《社會語言學框架下的罵詈語分析》（2010）提及由於西方人絕大多數信奉基督教，因此在語言發展過程及思維模式中，四處留有基督教文化的痕跡。此外，這種神化的力量大，並賦予某種超乎尋常的神秘力量，在相應的文化與心理氛圍中，不斷刺激人們去迷信他，使之產生語言迷信效應。因此，西方國家詈罵時常使用的詞語都和宗教信仰有關，如：GOD,damn，hell，devil 等，相對於漢民族顯然就少了這些表示瀆神、褻瀆神聖的詈罵詞。
2. 個體主義的影響—西方人在交談中較重視個人主義，因此在進行詈罵時也不例外。一般來說，他們的詈罵對象會指向個人本身，也不會有牽連到各家族或宗族的觀念，這一點與漢民族的集體思維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另外，露絲·韋津利在《髒話文化史》（2006）中也曾記錄了有關〈日本人罵人方式頗為古怪〉一文，文中提及日本人在詈罵時上有以下幾點特性：

1. 詈罵對象較多偏向女性及外貌欠佳者。
2. 日本人詈罵時多抱持著坦率的態度。
3. 在自言自語，不針對任何人進行詈罵，是可以接受的。
4. 奇特的詈罵詞，如：宇宙人（うちゅうじん，外星人、異形）、こちしてやる

(我要宰了你)、へそまがり(奇形怪狀的肚臍/怪胎)

筆者認為除了以上所述的特性外，華語教師在遇到日籍學生時也可嘗試從日文的複雜敬語系統去探究，因為這個民族的語言有相當明顯的“階級身份之別”，儘管話語中不見詈罵詞的痕跡，亦能達致“侮辱他人”的目的。

最後，筆者覺得這些特定的詈罵詞對不同民族文化及背景的學習者而言會較難理解，所以建議華語教師在教授這些詈罵語詞時，可以多花點時間對這方面加以講述，從而體現出這些詈罵詞的特殊文化背景元素。

第五節 注意區分字面詈罵語和實際詈罵語

華語文教師在教授詈罵語時，除了要說明該詈罵詞的含義外，也要教導學習者去分辨屬於字面性或實際性的詈罵詞。對於這方面，筆者將它分成了兩部分來論述：

一、現代罕用的書面詈罵語

據筆者所搜集的資料提及《水滸傳》中“馬泊六”一詞，屬宋元時代市井間的一種隱語，活躍於明清章回小說，泛指中國古代民間社會對拉攏撮合男女私情者。在過去封閉的農商社會中，男女關係之間社交圈小，總需要靠這些走街串巷的“馬泊六”來穿針引線，提高男女間風情際會的效率。如今，隨著人們的行為規範及觀念的改變，“馬泊六”一職只能停留在過去的社會，不再適合用在今日了。

另，姜明秀在《漢語詈罵語研究》(2007)中，舉出了一些現代鮮少使用的詈罵詞語，如“漢奸、賣國賊、臭老九、牛鬼蛇神、黑五類、斷子絕孫、小蹄子”等，這些詈罵詞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漸漸地失去實用性，以下筆者便以“小蹄子”來說明它只能屬於字面詈罵語的原因。“小蹄子”是元明清三代相當流行的一句罵人話，它與中國古時女人纏足的習俗有直接關係。在南宋以後，纏足風氣開始興盛，在元代更是達到巔峰，幾乎沒有女人不崇拜小腳，沒有男人不喜愛小腳。

“小蹄子”一詞卻是蒙古人、滿人入主中原後，因瞧不起裹小腳的漢族女人，故以此詞來詈罵她們的用語。直到清朝以後，纏足的風俗才漸漸被推翻，至今再也不見這種習俗了。因此，詈罵詞“小蹄子”只能是存在於民國以前的字面上會出

現的詈罵詞語，現今已不適用，也失去了實際使用的功能。

因此，華語文教師在教授這類與“斷子絕孫”相關的詈罵詞時，應該強調它們因時空有別從而促使詈罵程度減弱。

對於這類字面詈罵詞，筆者想要強調說明這些詈罵詞並非完全被新世紀所淘汰，只是隨著語言時空的變幻，使它們逐漸失去了實際的交際功能，從而留下來的僅剩字面上的足跡罷了。

二、實際口語中的詈罵語

筆者依據張誼生在《試論罵詈語的詞匯化、標記化與構式化—兼論演化中的罵詈語在當代漢語中的表達作用》(2010)一文中提及，儘管有些詈罵詞在平時口語中經常使用，可是一旦轉化為文字寫出來時，有些是出於避諱與禁忌，有些則因本字長期不用而不會書寫，因此人們通常會選用一些字來代替。

據張氏在文中所言，他舉出了“屌、屌、屌、禽、入”等詈罵語詞的變化來證明，以上這幾個詈罵詞在現在的書面語中雖極少使用，不過作家們卻在文學作品中採用了通假用法來取代。如《水滸傳》書中出現的“鳥”字與“屌”字的發音相同，在明清以後“鳥”就成了“屌”的諧音字，此字在《水滸傳》中出現的次數更是極為頻繁。直至現今，“鳥”字還是延用著，甚至新一代的年輕人以“吊”的簡寫模式來替代也頗為常見。華語教師對於這類同音替代詞的詈罵詞就應特別說明清楚，免得學習者在閱讀上造成混淆。

另外，流行語言的加入也使得原本的詈罵語有了巨大的變化，筆者就以《西遊記》中的“夯貨”詈罵語詞來作說明：

例 1 (孫悟空)口裡罵道：“那饜糠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麼！”(第 19 回)

例 2 八戒道：“我不是夯貨，你等真是奴才！”(第 26 回)

例 3 行者上前，喝了一聲道：“夯貨！顯甚麼魂？這不是師父來了？”

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對“夯貨”的注解有二：一為笨重的東西；二為罵人蠢笨。如果我們再僅以“夯”一字來看，它可以有以下三種解釋：一為用來敲打地基，使其結實的工具；二為用夯砸地；三為北方方言。指用力以肩扛物。由此可見，“夯”在《西遊記》會反映“愚笨”的含義，這似乎有可能是從“結實、大力”這些含義引申而來的。反觀今天，“夯”這個詞的使用似乎已經擺脫了原義或引申義，如見以下各報紙標題：

例 1 花博便當最夯 每天熱銷 6 千個 (聯合報新聞網 2011.04.26)

例 2 財報優於預期 應特爾概念股**夯** (中時電子報 2011.04.21)

例 3 “稻草人集合” **夯**活動加長 (奇摩新聞 2011.04.13)

例 4 三代同堂愛三房 單身新婚**夯**二房 (今日新聞網 2011.03.01)

由以上新聞標題可知，“夯”在句中屬於褒義詞，有“熱門”、“熱烈”之意，與《西遊記》中“夯貨”的“夯”所屬的貶義詞有很大的出入，因此華語教師要時時留意“流行語詞”的轉變，特別是像這種“褒貶義大轉換”的詞彙更要特別說明。

總的來說，古代詈罵語詞造就了現代人所使用的詈罵詞語，儘管它們在實際口語使用上呈現了不一樣的面貌，但它們始終是來自同一源流。基本上，實際詈罵語詞的使用率會隨著人們的習慣而逐漸提升或降落，因此，身為華語文教師要多加注意社會上的詈罵詞彙使用。

第六節 注意詈罵語的使用場合和對象

據劉福根在《〈紅樓夢〉詈語使用分析》(2008)一文中，曾說過：“詈語使用的場合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所選擇的詈語也是很不同的。”因此，筆者相信罵人的“場合”及“對象”的選擇就是關鍵，如果在不適合的地方說出了詈罵語，後果可是一發不可收拾，

徐兆淮在《說罵》(1998)一篇隨筆文章中提到：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一段十分精辟的話：“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遍的事情，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這說明對罵確實該作些具體分析；而高明的罵，自有著紛繁複雜的原因。

由此可知，詈罵行為雖是自然情緒的一種表現，可是它依舊能受我們控制。筆者認為一個人在說話的方式及選用的語言詞彙上往往會受場合的影響，然而對今天的人們而言，有少部分的人對於“在適當的場合說適當的話”這個概念似乎並不注視。如果從語用角度來看，筆者相信詈罵語始終能發揮其效用，從而提升對話的效果。

在進行言語交際時，筆者認為雙方都該秉持“互相尊重”的準則，特別是對他人破口大罵更是要不得的表現。2011年4月24日奇摩¹¹⁷網上的一則新聞報導：新竹縣關西鎮47歲鄭姓男子與羅姓鄰居因不合而鬧上派出所，鄭男在公共場合指著羅男大罵：“畜生”、“跟大便一樣臭”、“忘恩負義”以貶損他的名譽，

¹¹⁷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24/78/2qd6j.html>

最終判處拘役 20 日。我們從以上這件事情可知，鄭姓男子就是同時犯上了“場合”與“對象”兩大錯誤，因此落得這個地步。

然而，李洪偉在《〈水滸傳〉狂歡言語研究》（2007）文中對於詈罵語使用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

禁忌語、粗俗語的使用當然不符合禮貌原則，這是一個普遍的認識。在正常的言語交際中，尤其在公開場合應該禁止使用這語言。然而，有些正常情況下的禁忌、粗俗言語，在特定的人際關係中說出或話語內容使聽話者得益時，並不失禮貌，對方完全能接受，甚至樂於接受。

從李氏的說法中，可見人際關係的親疏具有能否使用詈罵語的決定性，對有感情基礎的人可以使用詈罵語，反之則不要隨意使用，免得有失身份及造成他人的困擾。筆者對這一點也深有同感，如果選擇在私密場合使用詈罵語，往往詈罵詞語所存有的“罵”成分可能會隨之減弱，從而是戲謔性的玩笑的成份大些。

總而言之，當我們使用詈罵詞時要時時謹慎，在正式及公共場合就不應該使用，儘管對方與自己的交情多深厚也不合適。如果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自己受到對方的辱罵時，可以選擇以開玩笑詈罵¹¹⁸或暗示性詈罵¹¹⁹回話，這樣既能化解緊張的氣氛，又能避免與聽話者發生直接的衝突。

¹¹⁸ 玩笑式詈罵指的是罵詈在一定的語境中不再表達劍拔弩張的罵詈語義，相反具有一種輕鬆隨意的詼諧、親昵語義和功能。（康燦輝，2008，〈語用學視角下的罵詈語言行為類型研究〉《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 13 卷第 3 期：71-73）

¹¹⁹ 暗示言語與罵詈行為似乎沒有明顯的關聯，而是借助聽話人在合作原則基礎上，根據語境、語用原則推斷出說話人的真實意圖以達到罵詈的交際目的。（康燦輝，2008，〈語用學視角下的罵詈語言行為類型研究〉《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 13 卷第 3 期：71-73）

第七章 結論

詈罵行為自古就已存在，對於這種特殊的語言，很多人可能會選擇避而不談，筆者認為身為語言研究者其實是有責任去挖掘及揭露當中精髓的。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留下了宋、金、元、明時代的生活痕跡，在本論文中，筆者舉出了書中無數的詈罵語詞例子，其中根據詞彙的性質再進行分類說明。從這些分類的細項中，發現詈罵詞的選用與該民族的文化、生活、思維等方面有著密切的關聯，從而能反映最直接的社會現象。以下分別就詈罵語在學術研究和華語文教學上的作用以及未來尚待開展的方向二小節來說明。

第一節 詈罵語在學術研究與華語文教學上的意義與作用

(1) 詈罵語及《水滸傳》詈罵語在學術研究上的意義與作用

通過本論文的研究，筆者對詈罵語作出了三大項主要的整理：

1. 前人對“詈罵”的界定過於寬鬆，這容易造成詈罵詞出現判斷不清的現象。因此，筆者在本論文中，針對“詈罵語”一詞作了較具體及詳盡的定義：
 - A. 詈罵程度：粗俗、野蠻並達致“侮辱”程度。
 - B. 詈罵目的：詈罵後能有平衡心理的作用，開罵對象可是自己或他人。
 - C. 詈罵行為：詈罵行為與詈罵語需共存，缺一不可。
2. 儘管古今的詈罵語始終存有著時代的隔閡，但是在回顧古代的詈罵詞使用時，我們不能不承認現今多數使用的詈罵詞與古人所選用的詈罵詞彙及習慣是有密切關係的，尤其是在心理意識這方面更是關係緊密。
3. 筆者先整理出前人對詈罵語發展過程的資料，然後再對《水滸傳》一書中的詈罵語作了分類。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水滸傳》中所出現的詈罵語詞的選用與詈罵者本身的時代風氣及文化背景有關。隨著時代轉變，詈罵語詞也面臨滅亡的危機，儘管它們只是詈罵他人的話語，可是卻能通過研究這些存亡的詞彙，我們也能從中得到瞭解文化、社會、生活、民族特徵的機會。

總而言之，詈罵語是古今兩代人所使用的語言之一，它反映了社會及生活等多個面向，藉由分析與追索便能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精神更加掌握。儘管這些

詈罵詞彙可能會受到時代的考驗，導致在使用上產生無限多可能的變數，但是對於它們的發展還是有跡可尋的。

(2) 詈罵語在華語教學上的意義與作用

文學作品中的詈罵語使用能自然地反映社會等多個面向，因此華語文教師在課堂上如能進行詈罵語的教學，那必能為學習者揭開這一層隱藏性的中華文化面紗。通過這項研究筆者發現：

1. 詈罵語中所承載的中華文化及觀念，能經由華語文教師在進行文學作品教學時傳達。此外，漢族的思維與心理機制，也能透過詈罵語使用的習慣得知。
2. 文學作品中難免會出現許多艱澀的語詞，特別是詈罵成分的語詞極需通過華語教師的解析。學習者在通過華語教師在課堂上的解釋之後，對故事的內容發展及鮮明的角色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掌握住故事的連貫性。
3. 通過 103 份有效問卷中，我們初步發現到其中的 43 份母語非華語的學習者在閱讀《水滸傳》時，對文中出現的詈罵詞中的涵義及其所蘊藏的文化意涵並不完全了解，如以下統計：

3.1 對《水滸傳》中運用的詈罵語認識有多少？(平均值 54.3%)

3.2 對《水滸傳》內單詞所蘊藏的文化意涵知道多少？(平均值 48.1%)

另外，母語為華語的學習者在這兩項提問中，分別所獲得的平均值為 71.4%與 69.4%，由此可見，即便是從小在中國文化薰陶下成長的學習者，對先人的一些思維及文化淵源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更何況是母語非華語的學習者了，難度會更高。因此，筆者認為在進行華語教學時，如碰上文學作品中的詈罵語時，有給予相關解說的必要性。

最後，吳恩鋒，全曉雲（2007）曾提及：

我們認為，詈語儘管粗俗不雅，在文明社會的正規學校教育中不值得提倡及推廣，但它畢竟是一種客觀存在語言現象，並且包含了重要的文化訊息和認知語用價值，豐富了語言的表現力，創造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總括而言，文學作品中多半存在著詈罵語，因此華語教師在教學上如果能坦然以對，為學習者提供正確的文化訊息，這必能破除以往偏見，也能提高教學效果。

第二節 未來尚待開展的議題與方向

- (1) 許多前輩學者在進行“詈罵”的相關研究時，必定會對“詈罵”一詞重新定義，筆者認為許多位研究者所提出的定義多屬抽象的層面。換言之，這種定義是不太明確的，時常因個別的認知不同而誤判。筆者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對“詈罵”的定義這方面再進行更具體性的剖析及列出該定義的範圍，從而讓大家在相同的基礎上去看何謂詈罵語？
- (2) 筆者在搜集前人的研究資料過程中，發現了在中國四大名著中以《紅樓夢》與《水滸傳》的詈罵詞運用最為豐富，尤其大家偏愛對《紅樓夢》展開研究，因此研究成果遠比《水滸傳》豐富。筆者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多對後者進行分析探究，從而發掘出更不一樣的研究結果。
- (3) 詈罵語教學是進行語詞教學研究中較有趣味的新課題，期盼日後有興趣的學者能對這一塊領域展開深入的研討，而個人也會繼續在此領域深入鑽研，以彌補目前不足的部份。

最後，本論文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比如對於《水滸傳》中的詈罵詞選用，僅是以個人所下的定義做初步的分析，其中若有分析不夠透徹或是錯誤的地方，希望日後能有進一步修正與研究的機會。另外，問卷調查的設計及對象選擇方面還不夠細緻，可能在數據的準確性上會略有不足，也敬請諸位師長與學友們不吝批評指正。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文孟君，1998，《罵詈語》，北京：新華出版社
2. 李炳澤，1997，《咒與罵》，河北：人民出版社
3. 竺青，1998，《名家解讀〈水滸傳〉》，山東：人民出版社
4. 孫順霖，2000，《中國罵文化趣談》，中原：農民出版社
5. 陳松柏，2006，《水滸傳源流考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6. 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1985，《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7. 趙聰，1983，《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8. 劉福根，2008，《漢語詈詞研究—漢語罵詈小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9. 羅常培，2004，《語言與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
10. 嚴敦易，1957，《水滸傳的演變》，北京：作家出版社
11. 露絲·韋津利(Ruth Wajnryb)，2006，《髒話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

1. 王燕，2005，〈宗族及性詈罵的文化闡釋〉，《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2期：37-39頁
2. 王鳳霞，2006，〈關漢卿雜劇詈詞詈語分類〉，《西川戲劇》第4期，84-86
3. 江結寶，2002，〈詈罵的構成與分類〉，《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1期：101-104頁
4. 江結寶，2003，〈自罵：一種言語策略〉，《修辭學習》第2期
5. 李朵，1999，〈古代漢語詈語中的文化蘊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第2期：65-68頁
6. 李玄伯，1925，〈《水滸傳》故事的演變〉，《猛進周刊》：28-29頁
7. 李佳源、廖德明，2007，〈“髒話”的多維度解構〉，《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第3期：79-81頁
8. 李玟瑩，2005，〈《水滸全傳》中的罵詈語〉，《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59-61頁

9. 宋玉柱，1999，〈要不要學點“罵人話”〉《漢語學習》第3期：9頁
10. 阮幸生，1999，〈文學作品與文化的關係〉，《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63-67頁
11. 吳恩鋒、全曉雲，2007，〈詈語的語用認知價值探討〉，《術語標準化與信息技術》第2期：26-30頁
12. 吳曉燕，2009.6，〈漢語詈罵使用的性別差異及其原因分析〉，《社會科學論壇（文學歷史）》：141-144頁
13. 孟昭水，2006，〈漢語詈罵的致詈方式及文化內涵〉，《齊魯學刊》第4期：77-81頁
14. 邱慶山，2004，〈漢語詈語致詈方式的文化心理〉，《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7頁
15. 胡士雲，1997，〈罵人話及罵人話研究雜談〉，《語言教學與研究》第3期：83-90頁
16. 胡健生，2007，〈淺議關漢卿雜劇“罵”的藝術〉《閱讀與寫作》第4期：22-23
17. 胡劍波，2009，〈我國詈語研究綜述〉，《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卷第2期：137-142頁
18. 查金萍，2009，〈對外漢語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探討〉，《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第1卷第5期：58-60頁
19. 柏梅，2009，〈粗俗語的生成機制及功能探微〉《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第25卷第2期
20. 栗宏 2010〈社會語言學框架下的英語罵詈語分析〉《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2-204頁
21. 徐兆淮，1998〈說罵〉《滇池》第3期：56-57
22. 孫雪巖，2006，〈《水滸傳》與中國下層俗文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76-79頁
23. 馬彪 1994〈談髒話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求是學刊》第6期 78-81
24. 馬黎，2009，〈《水滸傳》裡的道德理念〉，《新西部（下半月）》，第4期：124，128頁
25. 郭英德，1985年，〈論《水滸傳》的思想意義〉《水滸爭鳴》第4輯，長江文藝出版社

26. 郭涌，2009，〈習語及其文化內涵〉，《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第32卷第5期：125-126頁
27. 梁海，2003，〈從《水滸傳》中潘金蓮、閻婆惜、潘巧雲的形象塑造來談施耐庵創作的矛盾心態〉《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期：43-46
28. 陳思坤，2000，〈論《水滸傳》中的詈罵詞“鳥”〉，《云夢學刊》：86-89頁
29. 陳開舉，2008，〈英漢罵語的文化心理分析〉，《江漢論壇》：126-129頁
30. 陳偉武，1992，〈罵詈行為與漢語詈詞探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14-123頁
31. 陳衛恒，2010〈從文獻資料看詈語“王八”的形成過程〉《中國文化研究》第4期：102-112頁
32. 張建梅，2006，〈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植入〉，《教育研究》第8期：124-125頁
33. 張誼生，2010，〈試論罵詈語的詞匯化、標記化與結構化—兼論演化中的罵詈語在當代漢語中的表達作用〉《當代修辭學》，第4期：1-13頁
34. 張誼生，2010〈罵詈語的詞匯化、標記化與構式化—兼論演化中罵詈語在當代漢語中的表達功用〉《當代修辭學》第4期：1-13頁
35. 張儀良，2008，〈漢語疾病詈詞初探〉，《畢節學院學報》第一期第26卷：101-104頁
36. 康燦輝，2008，〈語用學視角下的罵詈語言行為類型研究〉《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13卷第3期：71-73
37. 董陽，2004，〈《水滸傳》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女性觀〉《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91-93
38. 傅憎享 2004〈烏龜/王八跌落至軌跡〉《尋根》第5期：95-99頁
39. 賀顯斌，2001，〈民族文化個性與英漢罵詈語差異〉《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97-101
40. 劉薇，2006，〈淺談語言與文化關係〉，《楚雄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4期：40-42頁
41. 劉福根，1997〈漢語詈詞淺議〉《漢語學習》第3期：44-46頁
42. 劉繼興 2009〈“王八”如何成為罵人語〉《半月選讀》第10期：83頁
43. 潘攀，1997〈《金瓶梅》罵語的藝術功能〉《武漢教育學院學報》第2期：

22-27 頁

44. 鮑廷毅，1994，〈短了罵詈，成不了《金瓶梅》--“罵大會”瑣議〉，《棗莊師專學報》第3期：11-16頁
45. 錢韻然，2007，〈《金瓶梅》詈詞詈語現象考察〉《文教資料》第34期：49-54頁
46. 關英偉，2000，〈詈語中動物詞語的文化含義〉，《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40-43頁
47. 譚芳芳，2009，〈近二十年來漢語詈詞詈語研究綜述〉，《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期：71-73頁
48. 羅虹、顏研，2009，〈透視語言與“文化身份”〉，《中國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1期：74-77頁
49. 聶繼勇，2006，〈中英咒詈語差異的文化探源〉，《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10：34-36頁

三、學位論文

1. 王琴，2006，〈《紅樓夢》罵詈語研究〉，中國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 王靜，2008，〈《水滸全傳》詞匯研究〉，中國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3. 李文瑤，2004，〈《水滸傳》女性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4. 李洪偉，2007，〈《水滸傳》狂歡言語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5. 周忠元，2008，〈《金瓶梅詞話》詞匯研究〉，中國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6. 周榮，2001，〈《漢語罵詈語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7. 姜明秀，2007，〈《漢語詈罵研究》〉，中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四、網頁

1. 李永祜，2010，〈《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一）（二）〉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wenxue/11397790.html>
2.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1994）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3. 劉仰《閑談“龜-烏龜-王八-王八蛋”中式罵人語言脈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eb7bd0100dr76.html

五、詞典

1. 李法白、劉鏡芙，1989《水滸語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附錄（一）：《水滸傳》中詈語文化和華語教學研究之問卷調查（繁體版）

親愛的先生/女士：

您好，我是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學生，目前正進行一項有關《水滸傳》詈罵語的學術性研究，非常需要您提供寶貴意見。本問卷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不會對外公開，請安心作答。您的協助將是本論文成功的關鍵，由衷感激您抽出寶貴的時間給予本人最大的幫助，感謝！

敬祝：安康快樂

指導教授：宋韻珊老師

研究生：劉佩佩

(lloowwpei31@yahoo.com.tw)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請您依據個人情況，在空格中打勾（“”）】

- 1.性別： 男 女
- 2.年齡： 19 歲以下 20~29 30~39 40~49 50 歲以上
- 3.國籍：_____
- 4.教育程度： 小學 中學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
- 5.學習中文的經驗： 1~3 年 4~6 年 7~9 年 10 年或以上
- 6.你讀過《水滸傳》嗎？ 有（如讀過請回答第 7 題）
 沒有（如沒有讀過則不用作答第 7 題）
- 7.你讀過的《水滸傳》是哪一種版本？ 全本（以 120 回為標準）
 簡易版（不達 120 回）

第二部分：你對《水滸傳》中所運用的置罵語認識有多少？

第四回

魯智深一道：“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卻拿著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

1. 句子中“鳥”的讀音除了 niǎo (ㄋㄧㄠˇ) 之外，還有可能念成什麼？

- chā (ㄔㄚ) diǎo (ㄉㄧㄠˇ) sǐ (ㄙˇ)

2. “鳥”在句子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 配合語氣，表示震撼。
 配合語氣，表示恐嚇。
 配合語氣，表示輕蔑。

第二十四回

1. 那婆子吃他兩句道著他真病，心中大怒道：“含鳥獼猴！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

2. 王婆笑道：“老身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

1. 句子 1 中“獼猴”是指哪一種動物？

- 烏龜 猴子 狐狸

2. 句子 2 中的“馬泊六”又是指哪一種人？

- 人格卑鄙，專門挑撥離間的小人。
 撮合不正常男女關係的媒人。
 出賣靈肉以換取金錢的賤人。

第一百三回

1.龔端見是黃達，心頭一把無名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住，大罵道：“驢牛
射出來的賊亡八！前日賴了我賭錢，今日又上門欺負人。”

1.句子“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中的“驢牛”是用于罵哪些形象的人？

- 潑辣、橫暴 愚笨、膽小 狡猾、卑劣

2.句中“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中的“亡八”是借此罵對方為那種動物？

- 龜 鴨 狗

第三部分：你對《水滸傳》內的單詞所蘊藏的文化意涵知道多少？

第二回

1.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裏去！”

第六十四回

1.宣贊拍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

1.文中的“廝”和“草賊匹夫”表現出中國人的哪一種觀念？

- 倫理道德觀念 貴賤等級觀念 法紀規範觀念

第二十一回

1.(婆惜)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著！”

第二十九回

1.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

1.句中的詈罵語“短命”、“殺才”體現了中國人哪些文化內涵？

- 中國人重視繁衍後代，希望後繼有人。
 中國人的社會貴賤高低有序。
 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很高，提倡民族氣節。

第四回

1.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人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個鳥寺！”。

第一百三回

1.黃達大怒罵道：“搗你娘的腸子！”。

1.句中出現的詈罵語矛頭都指向對方母親，這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哪一種特色？

- 母親是延續後代的主要來源，所以攻擊她比較能凸顯怒火的威力。
- 因古代婦女的地位很低，所以選擇辱罵母親感覺較適合。
- 借侮辱對方的母親，可同時提高自己在對方面前的身份與地位。

第四部分：文學作品中的詈罵語教學

1.你可以接受詈罵語嗎？

- 可以
- 不可以

2.你本身有說詈罵語的習慣嗎？

- 不曾說
- 極少說
- 偶爾
- 常常說

3.你認為詈罵語應該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嗎？

- 應該
- 不應該

4.在你的印象中，中國文學作品中有可能會出現詈罵語嗎？

- 有可能
- 不可能

5.身為一個中文學習者，你認為老師在教學中有必要教授詈罵語嗎？

有必要 （選此項者繼續回答第 6 題）

沒有必要 （選此項者不用回答第 6 題）

6.你認同在進行詈罵語教學時，也能同時引出隱藏在話語中背後的中國文化內涵？

認同 不認同

7.當你知道了文學作品中其實藏著許多的詈罵語之後，你對這些詈罵語的學習會深感興趣嗎？

有興趣 沒有興趣



附錄（二）《水浒传》中詈语文化和华语教学研究之问卷调查（简体版）

亲爱的先生/女士：

您好，我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的学生，目前正进行一项有关《水浒传》詈骂语的学术性研究，非常需要您提供宝贵意见。本问卷所有资料仅供学术研究之用，绝不会对外公开，请安心作答。您的协助将是本研究成功的关键，由衷感激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给予本人最大的帮助，感谢！

敬祝：安康快乐

指导教师：宋韵珊老师

研究生：刘佩佩

(lloowwpei31@yahoo.com.tw)

**注意：根据《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对“詈”的解释为责骂。因此，这份问卷中的詈语就是指“责骂语”。

第一部分：个人资料 【请您依据个人情况，在空格中打勾（“”）】

- 1.性别： 男 女
- 2.年龄： 19岁以下 20~29 30~39 40~49 50岁以上
- 3.国籍：_____
- 4.教育程度： 小学 中学 学士 硕士 博士 其它
- 5.学习中文的经验： 1~3年 4~6年 7~9年 10年或以上
- 6.你读过《水浒传》吗？ 有（如读过请回答第7题）
 没有（如没有读过则不用作答第7题）
- 7.你说读过得《水浒传》是哪一种版本？ 全本（以120回为标准）
 简易版（不达120回）

第二部分：你对《水浒传》中所运用的詈骂语认识有多少？

第四回

鲁智深一道：“你这个鸟大汉，不替俺敲门，却拿着拳头吓洒家！俺须不怕你！”

1· 句子中“鸟”的读音除了 niǎo (ㄋㄧㄠˇ) 之外，还有可能念成什么？

- ch ā (ㄔㄧㄚ) diǎo (ㄉㄧㄠˇ) sǐ (ㄙˇ)

2· “鸟”在句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 配合语气，表示震撼。
 配合语气，表示恐吓。
 配合语气，表示轻蔑。

第二十四回

1· 那婆子吃他两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道：“含鸟猢猻！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

2· 王婆笑道：“老身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

1· 句子1中“猢猻”是指哪一种动物？

- 乌龟 猴子 狐狸

2· 句子2中的“马泊六”又是指哪一种人？

- 人格卑鄙，专门挑拨离间的小人。
 撮合不正常男女关系的媒人。
 出卖灵肉以换取金钱的贱人。

第一百三回

1. 龚端见是黄达，心头一把无名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住，大骂道：“驴牛射出来的贼亡八！前日赖了我赌钱，今日又上门欺负人。”

1. 句子“驴牛射出来的贼亡八”中的“驴牛”是用于骂哪些形象的人？

- 泼辣、横暴 愚笨、胆小 狡猾、卑劣

2. 句中“驴牛射出来的贼亡八”中的“亡八”是借此骂对方为哪种动物？

- 龟 鸭 狗

第三部分：你对《水浒传》内的单词所蕴藏的文化意涵知道多少？

第二回

1. 高太尉见告，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

第六十四回

1. 宣赞拍马大骂：“**草贼匹夫**！当吾者死，避我者生！”。

1. 文中的“厮”和“草贼匹夫”表现出中国人的哪一种观念？

- 伦理道德观念 贵贱等级观念 法纪规范观念

第二十一回

1. (婆惜)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

第二十九回

1. 那妇人大怒，便骂道：“**杀才**！该死的贼！”。

1. 句中的詈骂语“短命”、“杀才”体现了中国人哪些文化内涵？

- 中国人重视繁衍后代，希望后继有人。
 中国人的社会贵贱高低有序。
 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很高，提倡民族气节。

第四回

1.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山门外讨把火来烧了这个鸟寺！”。

第一百三回

1.黄达大怒骂道：“捣你娘的肠子！”。

1.句中出现的詈骂语矛头都指向对方母亲，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哪一种特色？

- 母亲是延续后代的主要来源，所以攻击她比较能凸显怒火的威力。
- 因古代妇女的地位很低，所以选择辱骂母亲感觉较适合。
- 借侮辱对方的母亲，可同时提高自己在对方面前的身份与地位。

第四部分：文学作品中的詈骂语教学

1.你可以接受詈骂语吗？

- 可以
- 不可以

2.你本身有说詈骂语的习惯吗？

- 不曾说
- 极少说
- 偶尔
- 常常说

3.你认为詈骂语应该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吗？

- 应该
- 不应该

4.在你的印象中，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可能会出现詈骂语吗？

- 有可能
- 不可能

5. 身为一个中文学习者，你认为老师在教学中有必要教授詈骂语吗？

有必要 （选此项者继续回答第 6 题）

没有必要 （选此项者不用回答第 6 题）

6. 你认同在进行詈骂语教学时，也能同时引出隐藏在话语中背后的中国文化内涵？

认同 不认同

7. 当你知道了文学作品中其实藏着许多的詈骂语之后，你对这些詈骂语的学习会深感兴趣吗？

有兴趣 没有兴趣

